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ーる
PRESENTED BY SHIRAI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15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ーる
PRESENTED BY SHIRAI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魔女之旅15 短篇集

TV動畫也已經開播了!!已成為熱門話題，為旅行魔女專寫的『離別』故事。

將過去發佈的特典短篇加毫修正，所有短篇的完全版!!還有新寫的故事一併刊載!

在某個地方有一名魔女，名字叫伊蕾娜。

她遊走於廣闊的世界，不斷書寫旅行的故事。

這次要講述的是，她曾經寫下的種種的故事。

發佈於各種特典和季節活動，以及在SNS和投稿網站上發表的全43話短篇，經過加毫修正後整合成『完全版』短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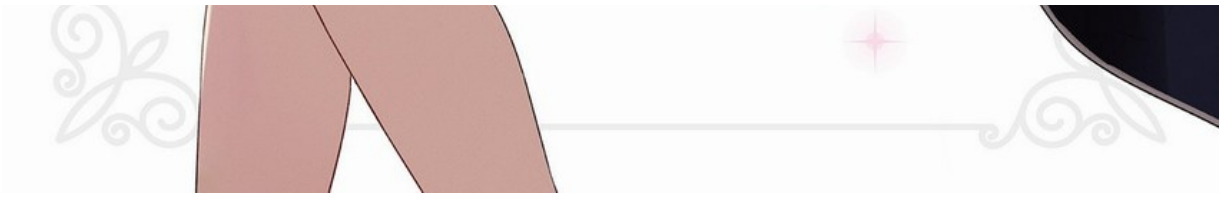
此外，還刊載了新寫的篇章，『灰之魔女』們的故事。

「要成為魔女並不需要什麼理由」。

TV動畫熱播中，相遇與離別的故事將繼續書寫下去。

彩頁





這個嘛——就是這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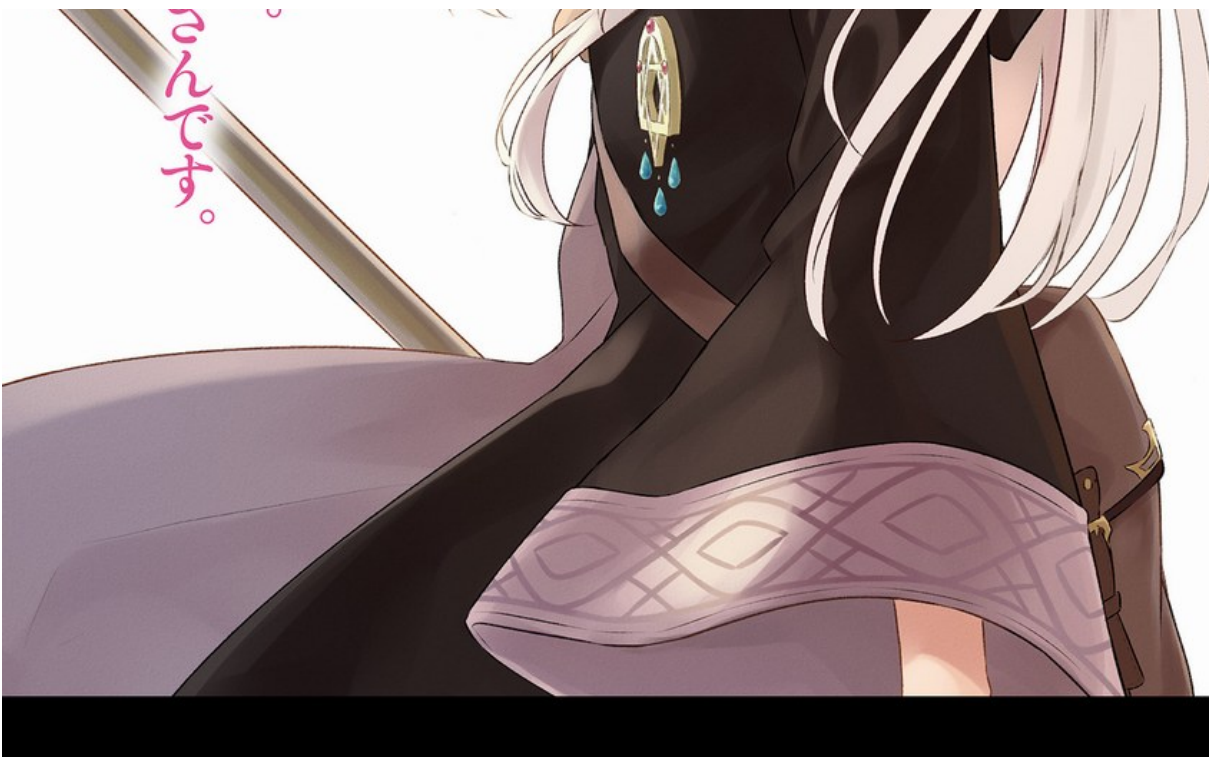
Well——that,s about it.

灰之魔女 伊蕾娜

持有魔法師最高位稱號『魔女』的才女。

一邊獨自旅行，一邊撰寫日記。





我是灰之魔女伊蕾娜。是一名聰明又強大的魔女。





之後，我以灰之魔女的身分旅行了很長一段時間。

第一章

第1話 恐怖故事

「……然後啊，那個男人將饅頭整個吃掉之後，說了這麼一句話。『啊啊，好可怕。這次可怕的是熱茶。』」

美麗的新月出現在魔法師之國的夜空中。月亮下方，一間旅館裡，沙耶坐在床上露出一副十分嚇人的表情講了一個故事。

「……不好意思，你講的這個是恐怖故事吧？可剛剛的故事裡哪裡恐怖了？」

「誒誒？問這個就太不識趣啦，伊蕾娜小姐。你自己想吧。」

「……………」

大晚上，沙耶突然跑進我的房間裡說「來說個恐怖故事吧！」說出來的卻是這麼令人失望的故事，我才這麼問她的，可不知為何我卻被她訓了。真是搞不懂。

「那這次輪到伊蕾娜小姐了。來吧，講個故事嚇我吧！」

「這樣啊。」

「啊，不過我很怕聽恐怖故事的！所以希望你講一個稍微有點恐怖但最後能讓人感動的故事！」

現在我得來講一個恐怖故事，這就更加搞不懂了。而且難度還提高了些許。

不過很遺憾，我倒也不是不知道幾個這種類型的故事。

「我想想，那就講一個壓箱底的。」

然後我開始講故事。

在某個地方有一個旅人。

這位從某個國家遠道而來的旅人，跟平時一樣找一家旅館下榻借宿。然而，旅人借宿的旅館非常詭異。大半夜裡，有個不認識的陌生人走進來說「嘻嘻嘻……一起睡吧……嘻嘻……」想和自己一起睡覺。

旅人感覺到自己有危險，於是從房間裡面反鎖了門，讓誰也進不來。旅人覺得這樣的話就誰也進不來了，放下心來。

可嚇人的是，不認識的陌生人竟然將整扇門破壞掉了。

「沒有人知道旅人後來到底怎麼樣了……」

我講完之後，沙耶誇張地顫抖著說，

「咿咿咿……好嚇人啊。好可怕啊。那個不認識的陌生人肯定是個跟蹤狂！旅人好可憐。」

「順帶一提，剛剛的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

「真，真實發生過的……？咿咿咿……我好怕啊。伊蕾娜小姐，陪我一起睡吧。」

「你一開始就是衝著這個來的吧。絕對不要。」

「怎麼這樣！再這樣下去，我會怕得睡不著覺的！甚至有可能會影響到明天的練習的！」

「我才不管呢。你就一個人發著抖睡覺吧。」

然後我嘆了一口氣，直直地盯著她。

「還有，能不能快點給我把房門修好？」

【首次公開情報】第1卷 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個故事的靈感是非常有名的落語《饅頭好可怕》。雖然我沒有特別意識到這一點，我在這部作品的轉折點——第10卷裡也用同一個題材寫過短篇。而且連故事風格都一模一樣！白石你這家夥什麼都沒想嗎！

第2話 芙蘭老師的格言

「伊蕾娜，我們在生活中所培養出來的所有品質，都將會成為我們生存的基礎哦。」

修行的日子裡，芙蘭老師有時會突然說聽起來像是格言一樣的話。

一起相處上一段時間的話，就能夠很了解對方。她說這麼一番話，差不多就只是因為她肚子餓了。

所以，我露骨地皺起眉頭。

「是嗎……這樣啊。」

並這麼說。

「是啊。光是回想起來就讓人面紅耳赤的過去，還有艱辛得叫人想死的過去，誰都會有吧。可是，那些過去絕不應該從記憶中抹除掉哦。」

「順便問一下，老師您也有那樣的過去吧？」

「當然有。都這把年紀了還因為追蝴蝶而迷過路，甚至差點哭出來。那真是艱辛得要死的過去呢……」

「哇啊……」

真不想知道……

「伊蕾娜你有嗎？」

「就是剛才我問了您那個問題。」

「……………」

「那麼，您到底想說什麼？」

「……………」老師慢慢地張開嘴巴說。「就算有過失敗，人卻正是因為有失敗的經驗才能夠一點一點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所謂失敗，就是向前進的基礎。所以無需畏懼，勇於做出各種不同的挑戰是很重要的。」

「順便問一下，您從您剛才提到的失敗裡學到了什麼東西？」

「一時衝動跑去追蝴蝶就會導致迷路這個現實。」

「可是老師您和我第一次見面時，您不就在追蝴蝶嗎？」

「……啊。」

原來如此看來這基礎很不穩固呢——與其這麼說。

「既然如此，您不是偶爾也該來為我做料理嗎？」

「不不。我可不會做這種事。」

「跟您之前說的前後矛盾了……」

「你在說什麼呢。我這是在貫徹『不做料理』。我絕對不是出於覺得很麻煩這種理由才不去做料理的。我這個人可是有心做就能成功的。」

「……那您從貫徹『不做料理』這一點中學到了什麼東西？」

「就算我不做料理，只要有擅長做料理的弟子在，就能過上好吃好住的生活這個無可動搖的事實。」

「……………」

「一直以來謝謝你為我做料理。」

看樣子，基礎何止不穩固，都已經在下沈了。

好一句只會讓人覺得這算什麼鬼的格言。不過她當著我的面感謝我，我還是有種不知道是高興還是害羞的奇怪心情。

……總之這次，我就把這樣的經過化為自己堅實基礎的一部分了。

「差不多該來吃飯了。」

【首次公開情報】第1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是為《魔女之旅》第1卷專門寫的短篇。店鋪特典短篇都有頁數限制，所以我經常會把一個故事強行壓縮起來。但在寫第1卷的時候就已經有壓縮得這麼明顯的痕跡，讓人忍不住想笑呢。

第3話 最棒的料理

在某個森林的深處，有一個向往旅人的魔女見習生，在一位魔女的門下修行。

魔女見習生的名字叫伊蕾娜。她是個長著灰色頭髮和琉璃色雙眼，特征相當顯著的少女。

順便她還是個天才。

話說回來，這個天才到底是誰？

沒錯，就是我。

「……………」

開個玩笑而已。

「看啊，伊蕾娜。我做了最棒的料理哦。」

芙蘭老師這麼說。我多希望她說的話也是開玩笑。

『伊蕾娜，我偶爾也想吃點更加美味的東西呢。』

就在前幾天，老師對我說了這句莫名其妙的話。

平時老是讓我做料理，還好意思跟我說這個？我生氣了。實在是忍無可忍了。

『才不要。老師您偶爾也該做一做料理。我生氣了。直到老師您肯做料理為止，我絕對不會做料理了。不管您怎麼勸我都不會做的。我說真的哦？』

像這樣，我非常生氣。

再怎麼說也該有反省過了吧，老師在第二天確實做了料理。

做了料理……本身是件好事。

不過，這叫人怎麼說好呢。桌子上滿是一片慘不忍睹的光景。

「……這就是最棒的料理啊……是啊，看來老師您的眼睛看不清楚東西呢。」

我嘆了一口氣。

可是老師似乎把我的嘆氣聽成是在感嘆，於是就「呵呵呵……」這麼笑得更加開心，還說：

「請看，伊蕾娜。你知道這道料理用了什麼食材嗎？」

「這是墨汁意大利面嗎？」

「不，這是蒜蓉辣椒意大利面。」

「原來如此，最近的蒜蓉辣椒意大利面的面是全黑色的啊。學到了」

「順帶一提，我用上了最高級的面。」芙蘭老師若無其事地說。看來我的忠言被她當作耳邊風了。「那麼下一個，你知道這道湯用了什麼材料嗎？」

「誒？不好意思。我看不出來這是液體。」

「這道湯啊，我用上了最高級的龍蝦哦。」

「……看上去就只是龍蝦被插在泥土上面而已。」

「這是湯。」

「是湯啊。」

老師說是的話那就是吧。

「那你知道這道料理用了什麼材料嗎？」

「雜草嗎？」

「這是最高級的沙拉。」

「什麼叫最高級的沙拉啊……」

已經連意思都搞不懂了。

不過，到這裡我才總算明白老師想說的意思。

「那個，老師。」我裝出一副畏畏縮縮的樣子問她：「難不成您是想說，因為用上了最高級的食材所以就是最棒的料理嗎？」

「沒錯，怎麼了？」

「……………如果光是用最高級的食材就能做出最棒的料理，那就不用費工夫了。不如說，如何用有限的食材做出美味的料理，才是我們外行人做料理時必須銘記的。」

多數做高級料理的人都會在盤子的白色部分上用醬汁畫奇怪的圖案，把食物裝點得精美到讓人不舍得弄亂。這大概是那群『啊，不妙了。味道是完美的，但總覺得差了點兒什麼。想再加一點兒藝術元素呢。』這麼說著，既閑過頭又自信過頭的廚師們的玩樂心態所催生出來的。

採用最高級食材的人就是會對這方面很講究，並把這種事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芙蘭老師對眯起雙眼的我自信十足地說：

「伊蕾娜。在吃我做的料理之前就加以否定，我覺得不太好哦。連外表都這麼漂亮了不是嗎？味道我也敢保證，一定是最棒的。」

哦。

您是說眼前的這道料理含有藝術元素，對吧？

「……………」

那還真夠前衛的。

然後，我實際試吃了。

凡事都要講求嘗試。

的確，不吃吃看是沒辦法知道老師做的料理到底好不好吃。

吃了之後，後悔立刻就從我的胃深處如波濤一般湧了上來。

「……嗚嘔——！」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容我閉口不談。

○

「如何？我做的料理是最棒的吧？」

「是啊。這是我至今為止吃過的食物中最難吃的。真虧您敢自信十足地端那種東西出來呢。老師您的舌頭是什麼構造的啊？」

我對老師說了些挖苦的話。老師卻一副飄飄然的樣子，

「哎呀，你在說什麼呢，伊蕾娜。我說過那道料理是最棒的，可我一個字也沒說過好吃啊。」

這麼對我說了。

「……哈？」

怎麼回事？

「順帶一提，剛才我也試吃過，然後就失去意識了。我做的料理果然還是不行啊。真是難吃得不得了。不管用的是什麼食材，一經過我的手都會變成廚余垃圾。」

「都明白會變成廚余垃圾了，為什麼還讓我吃呢……」

「你吃過那道料理之後就明白我做料理的水平有多爛了吧？」

「……………」

「不過，伊蕾娜你做的料理相當好吃。是真正意義上的，最棒的料理。比起自己做料理，我更想吃你做的料理。」

「……………」

「所以呢，今天也拜托你做料理了。」

結果是這樣收場嗎。

我嘆了一口氣，往廚房走去。幸好，老師之前買下來的食材多得離譜，所以調味不是難事。

不僅如此，因為高級食材多得都要滿出來了，我比平時還要大展身手，做了一頓豪華料理。

當我用醬汁在盤子上畫圖案的時候才察覺到，看來我被漂亮地擺了一道了。

【首次公開情報】GA文庫官方博客

【作者評論】

在夏日祭典的小攤還有海之家裡吃到的炒面，好吃得根本想不到這是這個世界的食物。同理，即使是同一種料理，光是周圍的環境就會使味道變得完全不同。即使是美味的料理，能夠讓吃的人覺得美味的環境也是很重要的。在大得離譜的盤子上畫的奇怪圖案，也是為了營造出那種環境的必要環節。

第4話 魔女變魔術

「伊蕾娜。其實我啊，會用魔法哦。」

這是發生在修行的日子裡的事。

森林深處，佇立在樹上的一座不起眼的小屋裡。

芙蘭老師說出十分奇怪的話。

「怎麼了，老師？您的腦袋終於不正常了嗎？」

我的這位以星塵魔女為稱號的老師，看樣子連自己是誰都忘掉了。真是可悲至極。

「啊，不好意思，我說錯了。稍等一下。我看看……」

老師急忙翻開一本寫著『周刊 笨蛋也看得懂的魔術』的書通讀了一遍之後，

「搞砸了。剛才我說的是不能使用魔法的人說的臺詞啊……不好意思，請讓我從頭再來一遍。」這麼對我說。

.....

看來，老師對魔術很感興趣。

「您很閑嗎，老師？」

「才不閑。我只是因為有時間，才想『啊，對了。學會變魔術好像也不錯。』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您這樣就叫做閑啊。」

「話說回來，伊蕾娜，現在要不要來打個賭？」

「打賭嗎？」

老師往桌子上放了一副紙牌，點了點頭。

「現在開始，你要從這副紙牌中抽一張自己喜歡的牌。記住那張牌上面的數字之後，把牌放回牌堆裡。然後就看我漂亮地猜中你抽的是哪一張牌吧。」

老師單手拿著那本『周刊 笨蛋也看得懂的魔術』這麼說。順帶一提，那本雜誌的創刊號賣一枚銅幣。但是從下一期開始就賣一枚金幣。這是敲竹杠吧？

「……那我們要賭什麼？」

雖然我八成可以猜到，以防萬一我還是先問她一句。反正她肯定會說「我贏了的話，你就替我洗碗。」之類的話。

「如果我說中了你抽的是哪一張牌的話，就算我贏。到時就請你替我洗碗。」

我就說嘛。

廚房裡積了一大堆碗盤和各種餐具，都快要溢出來了。因為我一時得意忘形做了太多料理，用過的餐具才會多得這麼離譜。還有就是，裝過芙蘭老師做出來的暗黑物質的餐具也被一並丟在裡頭了，所以整個廚房簡直就是一片混沌。

她大概是看到這麼多沒洗的碗盤，實在看不過眼了吧。

不對，應該是動了歪念頭才對。

「呵呵呵……有了這本書，要騙過伊蕾娜的眼睛也是易如反掌……」

芙蘭老師充滿幹勁準備好作弊。

「那麼，如果老師猜錯了，就請您替我洗一個星期的碗吧。」

我充滿幹勁準備好看穿她的作弊。

○

「請抽牌吧。」

老師將紙牌堆排成扇形，擺在我面前對我說。紙牌上的紅色圖案是交疊延伸的橢圓形，宛如花瓣一樣。

「嘿。」

我從牌堆的正中間附近抽出一張牌。是鬼牌。

同時，老師快速地瀏覽那本『周刊 笨蛋也看得懂的魔術』。順便一提，創刊號是有附贈品的。

我將抽到的鬼牌放回牌堆的正中間，老師才突然回過神來，說「牌放回去了吧？那麼，現在我就把伊蕾娜抽的牌帶到最上面來吧。」並將牌堆集中起來。

然後，她把手蓋在牌堆上面，

「……嘿呀~！」

說了一句像是在念咒語的話。似乎有點令人難為情啊。

之後，她翻開最上面的牌。

是鬼牌。

「伊蕾娜抽到的，是這張鬼牌嗎？」老師一臉得意。「呵呵呵，我可是你的師父啊。你的一切我都能看穿哦。」

「……………」

「好了。伊蕾娜，那就按照約定，你替我洗碗吧。」

老師得意得下巴都要翹起來了。

我看到這樣的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完全猜錯。我抽到的不是這張牌。」

「哎呀，不能說謊哦，伊蕾娜。我可是你的師父哎？你的一切我都能看穿。你抽到的毫無疑問就是這張鬼牌。」

「不對。不是那一張鬼牌。」

「……你說什麼？」

老師露出很驚訝，又莫名不安的表情。我直截了當地說。

「那副紙牌，全部都是鬼牌吧？」

「……………你在說什麼呢？怎麼可能啊？」

「那您把第二張牌翻開給我看看。」

「這就有點……」

「老師。」

「我拒絕。」

「不準拒絕。把牌翻開。」

「這就有點……」

「快點。」

「容我拒絕。」

再跟她多說也是白搭，所以我強行把牌搶了過來。

我將從老師手中搶過來的那副紙牌鋪開在桌面上一看，是清一色的小醜。所有牌面都是小丑。它們對我露出像是在滿心瞧不起我一樣的小家子氣笑容。

是鬼牌。所有的牌都是鬼牌。

「看樣子是我贏了。」

我滿臉得意地說。老師則露出十分不甘心的表情。

「……唔。為什麼你看得出來……我的魔術應該是完美的……」

老師一臉怨氣地瞪著那本『周刊 笨蛋也看得懂的魔術』。

「我可是老師您的弟子哎？您的一切我都能看穿。」

我這麼說。

○

『周刊 笨蛋也看得懂的魔術』。

那本周刊雜誌賣得很貴，但每一期都會附贈能夠簡單學會變魔術的小玩意。封面上的宣傳語是這麼寫著的。

順帶一提，上面還寫著『本期附贈所有牌都是鬼牌的紙牌！有了這個，你也是一流魔術師！』。

因為老師是在我面前讀這本書的，魔術的訣竅和伎倆都讓我看光了。在另一種意義上，的確是笨蛋也看得懂的魔術。

「這麼多碗盤都要我一個人洗嗎……啊啊，真叫人提不起勁啊。」

芙蘭老師面對著廚房裡的一片狼藉垂頭喪氣。

至於我為什麼能看穿她的手法，現在還不能跟她明說。大概以後也不會說的。

因為，老師不是能看穿我的一切嗎？

【首次公開情報】GA文庫官方博客

【作者評論】

以上，就是我對編輯部說了「我要發布幾個短篇來宣傳一下我的書啊呆子！」之後，那邊就說「那就登在GA文庫博客上面吧。」然後就在這上面登載的兩個短篇故事。其實還有一個的，不過那個已經插入到正篇裡去了。

第5話 值得高興的事

那天，我造訪的國家似乎在搞奇怪的活動。大道上和拱形橋上裝飾得很花俏，路邊的一排排小攤也鼓足幹勁裝點自己。

原來如此，看來是在舉行祭典，沒過多久我就這麼注意到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個，不好意思。」我找上一個在路上走著的女性，側頭問她：「今天到底是在搞什麼活動。」

她立刻就兩眼發光說：「哎呀！你是旅人吧？歡迎來到我國！」並抓起我的雙手使勁甩了起來。這招呼打得也太激烈了。

她握著我的手甩了一陣子之後說：「今天啊，是『一下子有一百個旅人來訪我國紀念日』！你在這個日子來這裡旅行正可謂是命運啊！」

「是哦。」

「順帶一提，昨天是『我國不再正經運營紀念日』，明天是『我國的紀念日總數超過三百紀念日』哦！」

我感覺光看這三個紀念日就足以明白這個國家是個怎樣的國家。

「難道你們一年到頭都舉辦這樣的祭典嗎？」

「當然！每天都是紀念日哦！……除了後天。」

「這麼說後天是祭典的休息日嗎？」

「不是的。後天是唯一沒有值得紀念的事情的日子，所以才無法舉辦祭典。舉辦不了祭典對我國來說就等於死……唉。我兩天前就郁悶著了。」

說是這麼說，這人看起來精神十足甚至過頭了。她是不是該翻開辭典查一下郁悶這個詞的意思？

「這樣的話，將後天定為『沒有值得紀念的事情紀念日』不就行了？」

「就是這個！」

她一下子睜大雙眼，然後又抓起我的手使勁甩了起來。這招呼打得實在太激烈了。

幾天後，這個國家最終成功將全部日子都定為紀念日，成為了每天都是祭典的美好國家。這個美好的國家現在也每天都在舉辦祭典，讓前來造訪的旅人和遊客們盡興。

不過每天都舉辦祭典，還真是個歡天喜地的國家。

每天都能舉辦祭典，的確很值得高興就是了。

【首次公開情報】GA小說創刊一周年紀念 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是GA小說創刊一周年紀念短篇。

我則是寫了一個跟一周年八竿子打不著的短篇的輕小說作家……

第6話 伊蕾娜小姐的詐騙講座

「今天叫魔女大人來不為別的。最近，我國有一群騙子開始耍狡猾的手段來詐騙，還請您務必提供一點建議。」

我突然被某個國家的官員叫過去，被他委托了這樣的事。

他們到底對一個旅行魔女期待著什麼？我只不過是在旅行，對詐騙手法並不精通——

「啊啊，我聽說過魔女大人的傳言。您最近在鄰國向居民兜售可疑的東西來賺錢對吧？」

「……………」

「您會幫我們的吧？」

原來如此，他的意思是我不肯幫忙的話就會被關進大牢。

……也就是說，這就不是請求我幫忙，只是在威脅我吧？

「我們調查了一下魔女大人您在鄰國用過的詐騙手法。」

「啊，嗯……這樣啊……」

「您好像是在高價兜售這份資料呢。」

官員在我們之間的桌子上放了一捆紙。封面大大地寫著『笨蛋也能輕鬆賺大錢的方法！』。我對這些字有印象。應該說這就是我寫的字。

「啊，對……我是有派這個……是有過……那樣的事呢……」
我移開視線。

「您好像賺了不少錢。賺了多少呢？」

「呃……不好意思具體的數字我不記得了……」

「哦。賺的錢多到記不清了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官員用筆在筆記本上寫著什麼。「啊，對了。說個題外話，你是怎麼賣這份資料的？要高價兜售這區區幾張紙應該很不容易吧？」搞得越來越像審問了……

「那個……這就涉及到商業機密了……」

我繼續移開視線。不能說的事就得閉口不談。但是。

「哦，是嗎？」官員直盯著我看。「我聽說過這個傳言，您好像是說『誒？這個太貴買不起？沒關係！只要你讓別人買下這份資料的話，就能有10%返現。也就是說只要你將它賣給十個人就能回本了哦』這種花言巧語來大量兜售這東西呢。」

「……………」

「也就是說，從你這裡買下這東西的人轉手賣給十個人，而買下的那十個人又再轉手賣給其他人，是這麼回事……魔女大人，關於這件事您有什麼意見嗎？」

「……………那個，難道您是在審問我……？」

「魔女大人。」官員微微一笑，看著我。「您會幫我們平息這個事態的吧？」

……………

果然，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幫他們的話就會被關進大牢。

【首次公開情報】第6卷 GAMER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真的就是詐騙啊！我在重讀的時候這麼想。這個伊蕾娜大概是第3卷最後一章也沒有出場的，心底裡都爛透了的伊蕾娜吧……大概……寫第6卷的時候我寫了挺多這樣的故事，會有種盡是關於詐騙的感覺呢。和短篇裡的伊蕾娜一樣，我也對自己以前幹過的蠢事覺得有點難為情了。

第7話 食文化交流中心地

我是在正午到達那個國家的。

我在附近國家聽到別人在說這個傳聞。這裡是被稱為食文化交流中心地的大國。據說是一個各個國家的食文化相互交融的美好國家。

「旅人小姐，歡迎。」衛兵在大門前面邊跟我打招呼邊說：「這裡是EVIFLYA之國。」

（譯注：原文エヴィフライ，取自エビフライ，エビフライ（日式炸蝦）在名古屋方言裡的常見讀法。）

「EVI……？誼，什麼？」

「EVIFLYA。」

「那是什麼？」

「哈哈。這位旅人小姐真會說笑。EVIFLYA指的就是EVIFLYA啊。」

「……不，所以我問的是這個EVI什麼的是什麼東西——」

「EVIFLYA就是EVIFLYA。」

看來是不會詳細說明了。

最後，我一邊納悶著，一邊進入這個EVI什麼之國。

○

這個EVI什麼的，是這個國家裡最受歡迎、最美味，這個國家引以為榮的靈魂食物，也是這個國家的國名。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很想知道這到底是什麼食品。

所以，我前往附近的一家咖啡廳，馬上點了一份。

「不好意思。請來一份這個國家最推薦的料理。」

很遺憾，這時的我徹底忘掉了EVIFLYA這個名字，下單就變成這樣不清不楚的了。不過既然是這個國家最推薦的料理，應該不需要仔細說明吧？而事實上，

「好的——」

店員小姐點頭說完就往店裡面走去了。她應該明白我說的了。

沒過多久她就回來了。

「請慢用。」

然後令人驚訝的是，放到桌上的是一盤上面蓋了一大團奶油的鬆餅。

「……請問，這是那個叫EVI什麼的嗎？」

我側著頭這麼問店員小姐。「不是哦。客人，您想吃的是EVIFLYA嗎？」

「嗯……是的。是沒錯……這個國家不是那個EVI什麼之國嗎？」

「呵呵呵。不是哦。這裡是SHIRONOIR之國。」

（譯注：原文シ○ノワール，取自シロノワール，名古屋著名連鎖咖啡廳『珈琲所 コメダ珈琲店』的特色甜點。）

「不好意思有一部分我沒聽清楚。」

「是SHIRONOIR之國。」

「……………」

又出現一個新詞語使我摸不著頭腦。就在這時。

「哦，這話可不能當作沒聽見啊！你說這裡是SHIRONOIR之國？不對！這裡是MISONIKOMIUDON之國！」

（譯注：原文ミソニコミウドン，即味噌煮込みうどん（味噌煮烏冬），名古屋特產之一。）

一個外表硬派的男人在隔壁座位一鼓作氣站起來的同時這麼說。「說到底，這個能當主食嗎？這東西可是甜點，就不該是餐桌的主角！」

硬派男人豎起眉毛怒視著店員小姐。

「哎喲！你這說的是什麼話！MISONIKOMIUDON只有冬天才能當餐桌主角嘛！能夠全年無休當餐桌主角的SHIRONOIR才是最優秀的，為什麼連這都不懂？」

「……………」

又再有一個新詞語出現，使我的腦袋變得越來越那啥了。

兩人無視在一旁困惑的我，爭吵得越來越激烈。

「都說了SHIRONOIR是最好的——」「不對是MISONIKOMI——」

「你們兩個，到此為止吧。在旅人小姐面前這樣吵來吵去，不覺得丟臉嗎？」

正當我覺得局面快要控制不住的時候。

之前守門的衛兵前來調停。

「最好的食物是EVIFLYA。」

不對他只是來火上加油的。

「啊啊？」「你小子說啥呢！」「你們才是在說什麼呢！兩個連EVIFLYA有多好都不知道的小屁孩！」

就不可以說全部都很好吃嗎？

「呵呵呵……還在吵呢。」

如同從天而降一樣出現在貫徹旁觀者一角的我身邊的，是一位一臉無所不知的神秘老人。

總的來說，所謂旅行就是碰上有人發生爭執時，總會有這種一臉無所不知的老人突然出現並解釋事情的緣由。請各位記好了。

「小姑娘，看啊。他們在圍繞喜歡的料理爭吵對吧？」看樣子他打算跟我解釋緣由。

「也就是說，這裡就是食文化的戰場啊，小姑娘。」

「不好意思我聽不太懂您在說什麼。」

就算一臉無所不知的老人這麼跟我解釋，很遺憾我還是一頭霧水。食文化的戰場是什麼鬼。

「呵呵呵……你就看著吧。」

「……好。」我依照他說的，觀望他們的動向。

爭論不休的他們終於發展成「那就來吃一下看看哪個料理才是最好吃的吧」，之後他們「好好吃……」「有種故鄉的味道……」「什麼啊……還挺好吃的嘛……」這樣誇贊各自的料理，最後互相握手達成了和解。

經過這一連串發展，我總算理解了。

這個容納了眾多食文化的國家，大概以前也是像這樣有很多國家和地方的料理互相碰撞吧。每次碰撞之後都會互相認同的各種食文化，就讓這裡成為了食文化的中心地。

我深受感動。

「文化交流指的就是文化互相碰撞吧，老爺爺？」

老爺爺聽了我的話，噗嗤一聲笑了。

「不好意思我聽不太懂你在說什麼。」

「……………」

不管怎樣，這個國家的料理非常美味。

【首次公開情報】 第6卷 animate東海地區限定特典

【作者評論】

這是animate名古屋店限定的短篇。在故事裡玩惡搞會縮小趣味範圍，所以我一向都不怎麼玩。不過這是當地限定短篇，我就覺得玩了也沒關係，於是就在這個短篇裡塞滿各種惡搞了。

第8話 說不了謊的壞處

「伊蕾娜小姐，伊蕾娜小姐，你喜歡我嗎？」

「……………」

這裡是老實人之國，是個不允許說謊，甚至無法說謊，麻煩透頂的國家。

我在這個國家傷透腦筋。

「你喜歡我嗎？話說你為什麼從剛才開始就一直不說話？」

沙耶從稍早就不停重複相同的問題。

「……………」

我則是一味地保持沈默。

對滿嘴謊言的人（也就是我）來說，這個國家的這種機關百害而無一利。

國王一定是打著不能說謊，國家就一定冰清玉潔的如意算盤，但真相偶爾可能會比謊言更麻煩、更難纏。

我深深嘆了一大口氣，說。

「沙耶，你還是別問這個問題吧。回答讓我很傷腦筋。」

「咦？為什麼會傷腦筋？請你簡潔明了又具體地告訴我理由。」

「……………」

我陷入沈默。

在這個國家中未經深思熟慮隨意開口的話，肯定會引火自焚。

因此我才謹慎、畏縮地閉起嘴巴。然而說到沙耶，她仍舊是一邊圍著我轉一邊不停問我。

「伊蕾娜小姐。人家我啊，很信賴你，比誰都重視你——」

「嘿呀！」

我一把將布塞進她的嘴巴，然後直接繞到她的頭後面打了一個結。

這下她就說不出話來了。

「呃是愛啊以矮呃？」她好像是想問這是在哪裡買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失言連連，所以剛才偷偷買的。」

「穩欸鵝恩喔奧……」準備得真周到……她是想這麼說吧。

「你再繼續胡說八道，下次我就用布將你的整個頭包起來，請你做好心理準備。」

「唔……」

我讓她閉嘴後，確認終於能安全地開口說話，這才鬆了口氣。

我想一直保持美麗高潔、一塵不染的形象，所以不想多說無謂的話。

而且，本來就不需要特地開口問我吧。

歸根到底，我根本不會和自己討厭的人一起在旅行中到達的國家散步。

「……………」

反正，就算嘴巴爛掉，我也不會說我心裡這樣想就是了。

【首次公開情報】第2卷 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是老實人之國的故事。伊蕾娜看似不會嬌，實則已經嬌到了極點，沙耶應該也沒有料到吧。

說個題外話，動畫裡的愛荷米雅十分可愛啊。白石我喜歡戴眼鏡的女生。所以我也很喜歡在王立瑟雷斯特利亞那一集出場的那個感覺很可靠的女生。還有，王子的聲優是小西克幸先生讓我吃了一驚。王子真是太帥了……雖然拿著一把醜爆了的劍。

第9話 人家的妹妹不可能這麼過分

伊蕾娜小姐，你願意聽我說嗎……人家的妹妹最近對人家的態度很過分。雖然她以前就是個態度挺過分的孩子，該說是最近變得更明顯嗎，總之就是感覺她比以前還要更加過分了。看到妹妹進入了叛逆期，姐姐我好傷心。

今天，人家在收拾行李準備回去工作，這時人家的妹妹來了，

「誒？那條髒毛巾是怎麼回事？居然在用那種東西？姐姐你是個女孩子，要多注重自己的儀容一點。」

她這麼說，然後沒收了人家的毛巾。很過分吧？那條毛巾人家才用了幾次！還有才不髒呢！再加上，

「姐姐比較適合這個。」她這麼說完就扔過來一條新的毛巾！還有股很好聞的味道！超喜歡的！

誒？你說才這種程度不是很可愛嗎？不對不對，伊蕾娜小姐。其實啊，妹妹的野蠻行為可不止這些呢。

「姐姐，你平時吃什麼？在小攤買的麵包？討厭。就因為你這樣才會不管過多久都還是個矮冬瓜。你要多吃點對身體有益的東西。」

她這麼說，然後就把不情不願的人家硬帶去附近的高級餐廳了！很過分吧！這邊罵人家是矮冬瓜，那邊卻帶人家去跟矮冬瓜完全不搭的店裡害人家被當笑料！而且之後還說「來，啊——」喂人家吃料理！很過分吧！光是害人家被當笑料還不滿足，還把人家當小孩子！她還是第一次這麼對待人家！

誒嘿嘿……不過她那種地方人家也好喜歡哦。

啊，說是喜歡但沒有別的意思哦？該說是遠遠比不上人家對伊蕾娜的喜歡呢，還是喜歡的方向不一樣呢——

「我又沒問你。」

這個強行終止了沙耶秀恩愛的魔女到底是誰？

沒錯，就是我。

我應該露出了一副十分不耐煩的表情。

「……昨天沙耶找我商量的這麼一件事。你怎麼看？」

「無所謂。」

「這樣啊……話說，你現在很寶貝地握在手裡的那個是什麼？」

「這個？姐姐的毛巾。」

「……………」

「上面有姐姐的味道。」

「……我又沒問你。」

「不會給你的。」

「我才不要呢你什麼意思啊討厭。」

這時的我應該也露出了一副十分不耐煩的表情。

「呵呵呵……最喜歡姐姐了。」

不管怎樣，當時我感覺自己說得出口的話只有一句。

沙耶的妹妹不可能這麼過分。

【首次公開情報】第5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不停地說人家很過分其實只是在秀恩愛吧，看似是這樣，實際上卻是在另一種意義上真的很過分（這是在誇她）的這麼一個故事。

話說回來，特典短篇突然從第2卷跳到了第5卷，可能會讓讀者心想：喂喂中間兩卷的短篇哪去了啊？當時並沒有特地叫我寫第3卷和第4卷的短篇，所以就沒有寫。順帶一提，第1卷和第2卷的短篇有一部分我用在正篇裡了，所以收錄在第15卷裡的短篇裡，第1卷到第5卷的部分會比較薄。

第10話 驚喜

因為在自由之城庫諾茲久違地與伊蕾娜小姐重逢而歡欣喜悅的人家，突然想到「送一份驚喜禮物給伊蕾娜小姐，她應該會很高興吧？」。

人家準備好送給她的是麵包。

要說伊蕾娜小姐最喜歡吃的就只有這個了吧。雖然很便宜，不過禮物講求的不是錢而是心意啊！應該送的不是貴的東西，而是她本人喜歡的東西。

所以人家就準備將這份禮物送給伊蕾娜小姐。

「不過找不準時機呢……」

在什麼時候送給伊蕾娜小姐會讓她最高興？說起來，伊蕾娜小姐這個人的特性就是肚子餓了就吃麵包，有空就吃麵包，管它三七二十一先來吃個麵包，就像這樣成天到晚都被麵包吊著走。所以不管什麼時候給她，她都會咬著自己買的麵包回答「誒？啊，謝謝。」這種情況也不是沒有可能。那人家的禮物就沒有意義了。

這就傷腦筋了……

「事情我聽說了。」

當人家「唔唔唔」抱著頭煩惱時，妹妹美奈毫無預兆突然出現。人家稍微嚇了一跳。真是個驚喜。

「……你從哪裡冒出來的，美奈？」

「我一直在守望著姐姐。」

「……啊，這樣啊……」

「不要擺出這副表情。」

「人家現在是什麼表情？」

「露骨地嫌棄的表情。」然後美奈裝模作樣地咳了一聲，說「你好像有煩惱，姐姐。」並低頭看著人家。

「你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將禮物送給伊蕾娜小姐好對吧？」

「誒，你知道啊？」

「當然。我一向很清楚姐姐腦袋裡在想什麼。」

「……啊，這樣啊……」

「不要擺出這副表情。」

「人家現在是什麼表情？」

「失去了感情的表情。」然後美奈稍微別過臉去，「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把禮物送給她，我可以幫你一個忙。我有個好辦法。」這麼說。

哦哦。

「什麼辦法？」

人家老實地再問她，美奈就說「呵呵」然後一臉得意地吹了一下頭髮。

「你知道收到禮物的人會對什麼感到最高興，姐姐？」

「什麼？」

「想想看，假設你收到我送的禮物。」

「如果是美奈你送的，我基本上都會很高興。」

「……………」美奈突然別過臉去。「現在說的不是這個。」

「誒……？」

不過仔細想了想，人家還是想不到收到禮物的人會對什麼感到最高興，於是就「嗯嗯……？」地歪頭不解了一陣子。

人家很遲鈍，不懂得揣測心思。

看不慣人家這個樣子，美奈聳了聳肩，挑明了自己很失望。

「真是沒用呢，姐姐。」

她嘆了一口氣之後這麼說。

隔了一段足夠長的時間，她露出一副神氣十足的表情說：

「就是驚喜啊。」

○

驚喜指的是什麼呢？

人家發揮自己的遲鈍本性問美奈。妹妹很乾脆地回答：「只要對方能被你嚇到，一般都會高興的。你要做的就是悄悄接近嚇她一跳再將禮物送給她。」

「……悄悄接近嚇她一跳再將禮物送給她……」

哦哦。

……這招可以有！

就是這樣。

「好閒啊……」

人家看準伊蕾娜小姐在咖啡廳呆坐著，從背後接近她。這在驚喜裡可以說是最標準的一招。

人家彎下身體，慢慢地接近她，同時回想起和美奈的對話。

『姐姐，說到最能有效給人驚喜的方法，就必須是這一招了。』

『從後面靠近捂著眼睛說「猜猜我是誰？」吧，原來如此，的確是。就是不久前你對人家做過的那個吧。』

『現在說的不是那個。』

『最近你不這麼玩了啊。為什麼？』

『啰嗦。』

不管怎樣，這招肯定是最能讓對方高興的一招。人家屏住呼吸，逐漸靠近伊蕾娜小姐毫無防備的背後。

慢慢地、慢慢地靠近。

然後。

在人家靠近到離她只差一步的時候。

「好像有股麵包的味道。」

「……！」

伊蕾娜小姐突然回頭。

什麼！

人家急忙躲藏起來。想嚇她一跳的自己反過來被她嚇倒，所有準備就全白費了。作戰失敗了。

「……咦？是錯覺嗎……」

之後伊蕾娜小姐繼續看書。不過搞成這樣，恐怕沒辦法將麵包交給她了。

人家決定下次再來。

第二天，人家另外準備了麵包再次挑戰。

這次的作戰並非從後面靠近，而是從暗處突然跳出來嚇她一跳。

可是。

「哎呀……？這附近有一股芳醇的香味呢……」

到底為什麼呢？伊蕾娜小姐對拿著麵包的人馬上就會有反應。她快步走向人家正躲著的暗處。

這個作戰也失敗了。

「……………」

兩次作戰都失敗之後應該也猜得到了，之後人家的作戰全都以失敗告終。

躲在暗處也好，從背後接近也好，在遠處觀察也好，不管人家做什麼，伊蕾娜小姐都會「咦？這附近好像有麵包的氣息呢……」這麼察覺到人家手裡拿著麵包。

因此就算人家藏得再好，她都會立刻察覺到。因為人家每次都是在千鈞一髮之際立刻躲起來，還沒有被她發現過。可即便如此，人家一次也沒有成功將麵包送出去。

歸根到底，在人家拿著麵包的時候伊蕾娜小姐就會察覺了。

事情怎麼會這樣……

「唔唔唔……完全不行啊……」

最後實在無計可施，人家只好坐在長椅上嘆氣。

這還叫人怎麼送啊！

人家悶悶不樂地這麼發牢騷。

「你會嘆氣真是少見。發生什麼事了？」

伊蕾娜小姐忽然從暗處冒出來，還滿臉笑容地說：「好像有股很香的味道呢。」

「伊蕾娜小姐你從哪裡冒出來的？」

「有麵包的地方就有我。」

「……………」

什麼意思……？

「你有什麼煩惱嗎？」

說是煩惱也確實是啦……

「那個啊，我準備——」

送麵包給你的，可就是送不出去，才會抱著頭煩惱。差一點就要說漏嘴的時候，人家立刻閉上了嘴。

本來就是要給她驚喜才會偷偷摸摸地行動，要是跟她明說了不就沒有意義了嗎？

更重要的是。

歸根到底。

「話說沙耶，那個麵包可以給我一個嗎？」

早就露餡了。

伊蕾娜小姐看著人家的麵包，一味呵呵地笑著。伊蕾娜小姐的嗅覺到底有多強？她指著人家手裡的麵包，再次側著頭問：「可以給我一個嗎？」

「……………」

這都已經不能算是驚喜了，不過本來就是要給伊蕾娜小姐的，沒關係啦。

「請便請便。別說一個了，全都拿去吧。」

結果，人家沒有耍任何花招，只是正常地將麵包送到伊蕾娜小姐手上。

「謝謝你。」

伊蕾娜小姐又笑了。人家是想讓她高興才花心思準備給她一個驚喜的，但其實伊蕾娜小姐只要收到麵包就會很高興了。





之後，人家和伊蕾娜小姐一起吃麵包，享受了短暫的休息時光。

所以其實根本就不需要搞什麼驚喜呢！

沒過多久。

伊蕾娜小姐大口嚼著麵包，卻又像是有東西塞在了後槽牙上一樣皺起眉頭，自言自語：

「這麼說來，這陣子我總覺得老是有人在盯著我看……」

「那個人應該是人。」

「誒？」

【首次公開情報】 推特投稿作品

【作者評論】

這是投稿在推特的短篇，時間上是第5卷的故事。

說個題外話，動畫和廣播劇CD裡請到了黑澤朋世小姐飾演沙耶。黑澤小姐的演技完美符合沙耶自由奔放的個性，就好像沙耶本人

就在這裡一樣，不管什麼時候聽都十分有趣。所以我在寫廣播劇CD的原稿時，經常在沙耶出場的部分寫得特別起勁。

第11話 生日之國

「歡迎您來到我國！魔女大人！」

有一天，我造訪了一個平凡無奇的國家。老實說，那個國家在哪裡，是怎樣的國家，這一切我都不知道。簡單來說，那個國家純粹是我在旅行時不知不覺到達的地方。

那一天難得是個紀念日，可以的話我是想停留在一個有意思的國家的，可是我旅遊的地區並沒有什麼相當有趣的國家。最後，我如同漂泊一般來到了那個國家。

衛兵向我敬禮之後說：

「在您入境之際，有些事情想請問一下魔女大人。」

將紙和筆拿在手上，

「首先，請問魔女大人的名字是——」

然後就開始做入境審查。

名字、職業、入境目的，他問了我幾個簡單的問題。

伊蕾娜、魔女、遊山玩水。這些問題我都用單詞來回答了。

然後衛兵「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那麼您的出生年月日是？」側頭這麼問我。

雖然在入境審查時常常被問到這個，我卻不是很想回答。

但是不老實說的話，就走不過去這道門了，於是我，

「……10月17日。」這麼回答。

……我是這麼回答的。

沒錯。

就是今天。

今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才不怎麼想回答。也因此我想去一個有意思的國家作為紀念。

而且，衛兵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之後，肯定會笑嘻嘻地說「哦——恭喜您。您今年幾歲了？」我實在是不喜歡那樣，才會有點不情願地回答。

「……哦哦。10月17日……」

與我預料的正相反，衛兵的反應很冷淡。

「……嗯？10月……17日……？」

正當我這麼想的時候，衛兵才姍姍來遲地反應過來。

「10月17日……？不就是今天嗎！今天！不就是您的生日嗎！太驚人了！驚人的日子啊！這真是不得了！」

這反應來得這麼慢，卻大得離譜。

「不得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快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是我說再離譜也得有個度啊。

「魔女小姐！這位！魔女小姐啊！她過生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不是不是過生日而已用不著鬧得這麼誇張吧。

衛兵無視這麼想著的我，一個勁地高聲大叫，叫得喉嚨都要乾了。因為他這樣大叫，人們都一臉驚訝地聚集過來了。

「什麼？」「這位魔女小姐過生日？」

「這真是不得了！」「各位！準備設宴！」

「快點動手！」

「那個……誼？」

我懵了。

「來吧魔女大人！請到這邊來！」「難得的生日，不好好享受就虧了啊！」「來吧來吧請來這裡！」

「呃……那個……？」

總之我懵了。

結果，我被突然出現的那個國家的人們強硬地拉進了國家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

『——呃，接下來請允許我介紹今天過生日的這一位。』

一副莫名其妙的光景展現在眼前。

應該是某個派對會場吧。映入眼簾的一切都染上了一片白色，天花板上掛著一盞吊燈。下方零星地擺著幾張圓桌，圓桌旁邊坐滿了各種各樣的人。

不管哪個人都是陌生人。說實話，連司儀也是不認識的人。

而我不知為何正被強迫著換上禮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今天過生日的這位魔女大人，名字叫伊蕾娜。她是以灰之魔女為名正在環遊全世界的魔女。』

「我說。」

『今天是10月17日，是魔女大人的生日。各位，請送上熱烈的掌聲！』

「我說……」

司儀無視我繼續主持宴會。大概是因為周圍都是一片鼓掌和喝彩的聲音，才聽不見我的聲音吧。我是不是露出笑容就可以了呢。話說回來這搞的到底是哪一出啊？婚禮嗎？我是要和誰結婚嗎？

『順帶一提，這不是婚禮。』

什麼啊他在讀我的心嗎。

『而是生日派對。』

哪裡有搞得這麼大排場的生日派對啊。

『今天的主角，伊蕾娜小姐，請您致辭幾句。』

怎麼回事為什麼啊。

可是，這個所謂的生日派對無視一臉困惑的我繼續進行，回過神來我已經站在了眾人的面前。

「呃……非常感謝大家……？」

點了點頭這麼說了之後，圓桌上的四處都響起了掌聲，「可愛！」「世界第一可愛！」「啊？世界第一就有點說過頭了吧？」「啊？就是要說過頭才正好啊。」之類的話音也在周圍響起。這種羞恥玩法是怎樣啊。

『謝謝您。』

司儀卻一門心思主持宴會。『接下來，我想請各位為伊蕾娜大人的將來祈福並乾杯致意。乾杯的領頭口號就有請伊蕾娜小姐的情人，沙耶小姐。』

.....

啥？

這個司儀在輕描淡寫地胡說八道些什麼呢。

正當我對此感到困惑時，黑髮少女一臉理所當然地走到了臺上。應該是從屬於魔法統括協會的她，不知為何今天竟然盛裝打扮。

「大家好！人家是伊蕾娜小姐的情人沙耶！」

糟糕透頂的自我介紹。

「你在幹什麼呢沙耶？」

哦哦這一定是夢吧？事情發展大約到了這裡我就這麼察覺到了。

她原本就和我一樣是個滿世界到處跑的旅人，不可能會出現在這種地方。要是真的在，那她可就是跟蹤狂了哦。

「伊蕾娜小姐……祝你，生日快樂……」

不知為何她眼睛濕了。「人家……可以出席伊蕾娜小姐的生日派對……作為情人代表真是人家的榮幸……」

「不對你才不是情人……」

「乾杯————！！」

糊弄過去了。

她傾盡全力蒙混過關了。這人糟透了。真是完全符合她糟透了的自我介紹，糟透了。

乾杯之後就進入了聊天和用餐的時間。順帶一提，我有很多事想問沙耶，但她對我送了個飛吻之後，就嬌羞地跑回其中一張圓桌去了。什麼鬼啊。還好這是一場夢。

『呃，今天的菜單裡有很多用獸人愛麗潔小姐打獵獲得的兔肉做的料理。』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畢竟是夢裡啊。愛麗潔也會在的啊。當然的啊。

（譯注：愛麗潔，出自第2卷第六章《在融雪之前》。）

乾完杯之後，料理被逐一端上來，人們開始閑聊起來。話雖如此，盛裝打扮著的我現在一個人在臺上，老實說還挺閑的。

實在太閑了，於是我就小口享用愛麗潔做的兔肉料理。

過了一陣子，司儀說，

『在各位聊天的時候很抱歉，在今天這一良辰吉日，我們收到了很多人寄來的賀詞和賀電。請允許我在這裡公開發表一部分。』

然後拿著一些紙片上臺。

拿這個來消磨時間再適合不過了。順帶一提，現在我已經對這裡發生的各種事見怪不怪了。盡管放馬過來吧。

『這一封是星塵魔女，芙蘭小姐寄來的。』

我鼓足全力做好了準備，卻一上來就來了個不得了的人物發來的賀電。那就是我的師父。

『伊蕾娜，祝你生日快樂。話說，你知道我的年齡是多少嗎？呵呵，秘密。』

不好意思簡直莫名其妙。

『下一封是，暗夜魔女，席拉小姐寄來的。「伊蕾娜，你知道嗎？聽說一戒了煙，頭腦的運轉就會變得飛快呢。是不是很厲害？」』

對啊。那就麻煩您戒煙吧。

『下一封是，戒祈屋莉莉艾爾的店主，莉莉艾爾小姐寄來的。
「生日快樂。話說我借給你的錢你要什麼時候才肯還我？」』

你真夠小氣的。

（譯注：莉莉艾爾，白石定規所寫的另一本同一世界觀的小說《莉莉艾爾與祈禱之國》的主角。）

『下一封是，戒祈屋莉莉艾兒的店員，麥克米利亞小姐寄來的。
「伊蕾娜，我借你的錢你也沒有還我哦。」』

你根本沒有借錢給我吧趁火打什麼劫呢。

（譯注：麥克米利亞，《莉莉艾兒與祈禱之國》的主角。）

『下一封是，情報商雙胞胎姐妹寄來的。「祝生快。」「今年多指教。」』

這是拜年嗎？拜托你們認真一點。

（譯注：希羅娜&克洛伊，出自《莉莉艾爾與祈禱之國》。）

『下一封是……呃，屍鬼寄來的。「粥……好吃……」日記到這裡就結束了。』

拜托不要寄日記過來。

（譯注：安娜，出自第2卷第十二章《複蘇死者的樂園》。）

『下一封是，風車之都的夫妻寄來的。「生日快樂，旅人小姐。對了，我們結婚了。下次我們要去新婚旅行。呵呵，羨慕吧？」』

拜托不要用賀詞和賀電來炫耀。

（譯注：雪克莉&羅莎米亞，於第2卷第三章《誰在追捕脫逃的公主？》初次出場。）

『下一封是，硬派女魔法師小姐（自稱）寄來的。「我很硬派所以我不報上名字！因為這樣才夠硬派啊！先不提這個，生日快樂！我送給你的禮物是咖啡嗚嘔—————」呃，紙髒掉了所以後面的內容無法閱讀。』

太過分了。

（譯注：尤莉，於第4卷第二章《虛構的魔女》初次出場。）

『下一封是，雅特麗小姐寄來的。「祝你生日快樂。很抱歉今天無法與你共度這值得紀念的一天。還請將這一天的回憶珍藏於心底，盡情享受今後的旅程。」』

明明只是普通的賀詞，我卻有點感動。

（譯注：雅特麗，出自第4卷第六章《水沒街區》。）

『下一封是，薇奧拉小姐寄來的。「盡管話中帶刺，卻寫得出正經文章的雅特麗太可愛了！我要是這麼說就得被她揍了啦。」』

我想也是。

（譯注：薇奧拉，出自第4卷第六章《水沒街區》。）

『下一封是，肌肉人寄來的。「結婚！就是肌肉！能屈能伸，並且常伴左右！以及，有時會像肌肉一樣撕裂，並產生痛苦吧！沒錯！肌肉酸痛和在婚後生活裡雙方有隔閡的時候，是很相似的！不過無需擔心。不管撕裂多少次，不管產生多少次痛苦，將那份痛苦忍耐住才有未來。只要超越了肌肉酸痛，肌肉就會締結更加堅強的羈絆，並不斷茁壯成長。明白我想說的意思了吧？沒錯，肌肉鍛煉正是結婚。也就是說，我想和肌肉結婚。」』

這不是結婚請不要會錯意。還有你也該從肌肉畢業了。

（譯注：肌肉人，於第1卷第三章《旅程途中：尋找妹妹的肌肉男的故事》初次出場。）

『下一封是，作為大約有十五位左右的伊蕾娜小姐的代表，假裝成外國人的伊蕾娜小姐寄來的。「哈啦秀。」』

是啦是啦哈啦秀哈啦秀。

（譯注：十五個伊蕾娜，出自第3卷第十四章《所有一切平凡無奇的灰之魔女故事》。）

『下一封是，掃帚小姐寄來的。「最近我的毛分叉得好厲害。請您做一下保養。」』

這可不是意見箱哦。而且你整天都和我在一起的吧。

『下一封是，艾維莉亞小姐寄來的。「伊蕾娜小姐，姐姐她最近不知道跑去哪裡了，你想得到是哪裡嗎？」』

想不到。

話說回來，誼？失蹤？

『呃，還收到了其他各方人士寄來的很多賀詞賀電，繼續讀下去很麻煩所以就省略掉。』

結果，以這句相當令人在意且不妥的一句話收尾，頂著賀詞賀電這一名目的自我介紹時間迎來了尾聲。

……艾姆妮西亞，失蹤了？

到底是為什麼？

○

賀詞和賀電的發表結束，過了一段用餐和閒聊的時間之後，現在要來切蛋糕。

一位穿著西服的女性將蛋糕送到我的身邊來。

什麼鬼這是結婚蛋糕嗎。

『那麼，接下來就進入切生日蛋糕的儀式吧。』

搞錯了是切生日蛋糕。不對切生日蛋糕是什麼鬼。

「誒，我一個人切嗎？」

如果切的是結婚蛋糕，那就是新郎和新娘一邊相親相愛你儂我儂一邊用刀切入蛋糕。司儀會說『這是兩人第一次一起做一件事！』之類的話來炒熱氣氛，也會說『請新娘用突顯出兩人愛情之大的大勺子，喂新郎吃蛋糕！』並讓新娘往新郎的嘴裡塞入甜膩膩的砂糖塊，這些都成慣例了。口不擇言地說著『哎呀？真是大呢。看這樣子，新娘以後搞不好會是個魔鬼呢。』這一類不怎麼好笑的諷刺話，基本上也是這時候才會有的。

可是，這是生日。那也就是說，我一個人切？

……這也太淒涼了吧？

『現在要進行切蛋糕的儀式，因此特別有請與伊蕾娜小姐一起切蛋糕的嘉賓！請各位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看來從這裡開始的展開和原本的婚禮有所不同。

在眾人掌聲的歡迎下，一個手裡拿著軍刀的少女走到了臺上。

少女長著白色的短髮，一邊「大家好！」這麼打招呼一邊揮舞著軍刀。

「……………你在幹什麼呢艾姆妮西亞。」

在那裡的正是艾維莉亞失蹤的姐姐。

不過我並沒有很驚訝。因為我剛才就隱隱約約看到她了。我看見她在舞臺的暗處「還沒到我嗎？還沒到我嗎？」這麼說著，兩眼發著光呢。

「哎呀，我聽說今天是伊蕾娜你的生日啊。所以我就來了。」

「你是我的戀人嗎？」

「不是哦。」

「就是說啊。」

「是情人哦。」

「……………」

難道在夢裡我的朋友全都被改成是情人了嗎……

『呃，今天是生日，所以就請艾姆妮西亞小姐來幫忙切蛋糕吧。』司儀打斷了我的思考。

「請多指教咯。」艾姆妮西亞拉著我的手，讓我握住軍刀的刀柄。

「……………」

總覺得這樣子看上去真的很像要切結婚蛋糕呢。

……反正是在夢裡，無所謂吧。

這麼想著，然後正當我將手指盤在刀柄上時。

「慢、慢著

—————！」

一聲尖叫停住了朝向生日蛋糕的軍刀。

強硬地停住了。

「誒？那個？哈？不好意思人家有點搞不清楚。呃，伊蕾娜小姐，這個人、是、誰、啊？」

是沙耶。

沙耶慌慌張張地跳到我們跟前來。她那副狼狽的樣子已經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既像是笑又像是哭。不過這副面容怎麼看都是在哭。

「慢著——！你明明就有人家了，這人又是誰啊！為什麼你們兩個看起來這麼要好啊！」

「不是，我們兩個才沒有看起來很要好呢……」

「誒？可是伊蕾娜你其實很開心的吧？」在我旁邊的艾姆妮西亞噗嗤一笑。「話說這人是誰？」感覺她的笑容很可怕。

問我她是誰……

「她是我的朋友沙耶——」

「人家是伊蕾娜小姐的情人沙耶！你又是誰啊！白髮小姐！」

「我叫艾姆妮西亞，是伊蕾娜的情人。」

「不對你們兩個都不是我的情人。」不要說得好像是某種獨一無二的地位一樣。

「等下人家不懂你在胡說什麼呢！因為伊蕾娜的情人之位是人家獨坐的！」

「你才是在胡說什麼呢？那明明就是我獨坐的啊。」

不對我就說了你們兩個誰都不是我的情人而且我根本就沒有什麼情人。真要說的話這個現實也是不存在的。反正是一場夢。

「啥~？要說的話怎麼回事啊你和伊蕾娜小姐是什麼關係啊。難道你和伊蕾娜小姐一起睡過嗎？順帶一提人家可是有哦。」

煽風點火是想怎樣。

「當、當然有啊，不就是一起睡覺嘛！真要說的話，我們一起旅行那陣子每天都一起睡覺呢。」

是在同一個房間才對吧你在瞎扯什麼呢明明睡相差得要命。

「每、每天……都……？你們曾經、一起……旅行……？」

可是，艾姆妮西亞的謊話似乎出乎意料地給了沙耶的心致命一擊。

沙耶她說著「怎、怎麼可能……」當場低下了頭，

「人家的伊蕾娜小姐被玷汙成灰色了……」

還哭了。在你沈浸在悲傷的時候很抱歉可是我本來就是灰色的啊。

「呵呵……看來是我贏了呢！那麼伊蕾娜，我們來切蛋糕吧。」

艾姆妮西亞一個回頭望過來，然後這次終於要讓我的手握住軍刀，朝著蛋糕切下去。

算了怎樣都好啦，我一邊這麼想著，一邊將刀往蛋糕切下去——正準備這麼做。

但是就在我切下去之前。

砰——的一聲，蛋糕一個大爆炸開花了。

散成一片的海綿蛋糕、奶油、草莓全澆在我和艾姆妮西亞身上。

我可沒聽說一刀切下去蛋糕就會爆炸啊怎麼回事啊。我正想要這麼高聲抗議，可這是夢。

因為夢裡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所以蛋糕會爆炸也不算什麼吧。

「哼哼哼……沒有了可以切的蛋糕，就等於切蛋糕這一事實也跟著消失了啦！」

因為夢裡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沙耶會腦子進水也不算什麼吧。

「人家的伊蕾娜小姐是屬於人家的！還給人家！」

沙耶緊握著魔杖，盯著艾姆妮西亞。

原來如此是你將蛋糕炸了啊。

「原來如此——正合我意。放馬過來吧！」

然後艾姆妮西亞將刀對著沙耶。

因為夢裡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所以艾姆妮西亞會腦子進水也不算什麼吧。

之後，艾姆妮西亞和沙耶把我扔在一邊，在生日派對會場幹起了架來。圓桌被砍開、炸得粉碎，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受到魔法影響到處亂飛，會場轉眼間就成了不忍直視的一團糟。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是一場夢啊！

「……………」

可是雖然是在夢中，再怎麼說這一團糟實在是鬧得太過火了吧。這下子怕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呃……蛋糕切完了，所以伊蕾娜小姐的兩位朋友就在表演余興節目……』

司儀來打圓場了。

來這一招嗎。

「……………」

我望著臺下那個已然是喧鬧四起的生日派對會場。

這是我的夢。

坐在生日派對客座的那些人，我一開始還以為他們都是我不認識的陌生人——仔細一看，才發現每個人我都有印象。

比方說，有胖得像木桶一樣的男人，外表很相像的雙胞胎，也一直坐在國與國之間的長椅上的男人，在欺凌醜陋的國家遇到的女性，向往偵探的青年，在一邊不停嘔吐的女性，還有非常喜歡蘋果的女性，貓，在老實人之國的魔法師——

（譯注：胖得像木桶一樣的男人，出自第1卷第八章《旅程途中：兩個爭風吃醋的男人的故事》；

外表很相像的雙胞胎，出自第1卷第五章《旅程途中：無法決定勝負的兩個男人的故事》；

一直坐在國與國之間的長椅上的男人，出自第3卷第八章《戰後第十年》；

在欺凌醜陋的國家遇到的女性，出自第1卷第十一章《欺凌醜陋的國家》；

向往偵探的青年，不停嘔吐的女性，非常喜歡蘋果的女性，均出自第4卷第四章《蘋果殺人事件》；

貓，出自第2卷第十四章《老舊之國與復活的貓神大人》；

在老實人之國的魔法師，流沙魔女愛荷米雅，出自第2卷第八章《老實人之國》。）

因為這裡是我的夢，在這裡出場的所有人物才會以我至今為止遇到過的人們的樣子出現。

「……………」

如果，我之後也繼續旅行下去，又在明年也做同一個夢的話，到那時候，會不會是個有更加多的人圍著我的生日呢？

我用手指將粘在臉上的蛋糕殘渣撇掉，一邊舔一邊呆呆地這麼想。

○

「……………」

一言以蔽之，醒來時感覺糟透了。

首先，生日當天的大清早不應該做那種夢。怎麼搞的啊真是的。

我硬是拖著沈重的身體起來，發現旅館外面仍處於深夜的黑暗之中。

大概是因為第二天就是自己的生日而特別興奮，我似乎做了一個奇怪的夢。直到醒來之前的那場大喧鬧，現在好像還在我的腦袋裡回響著。

時鐘的指針剛剛過十二點。

我剛迎來自己的生日沒多久。

可是我卻莫名感到寂寞。

「……………」

一定是因為那個夢太過鬧騰了吧。似乎是個好夢，又似乎不好，不過還是做了一個挺不錯的夢。再次進入夢鄉的話，是不是就能看到那個夢的後續呢？

「……………」

話說回來。

先不提那個夢。

「……………」

我從床上坐了起來。

心想現在不是睡回籠覺的時候。

「……您這是怎麼了嗎，伊蕾娜大人？突然就幫我做保養。」

「沒什麼哦。」

和我有著相似外貌的她面露詫異，並且正在被我撥弄她的頭髮。

如果我將我的掃帚變成人類的身形，似乎就會擁有與我相仿的外貌。從背後看，盡管髮色不一樣，毫無疑問就是我。

「我在想你的毛最近分叉得越來越厲害了，所以就想幫你梳理一下。」

「用梳子來整理也還是會有毛分叉的。」

「哎呀沒關係啦。」

「還有，比起特地將我變成人類的身形來梳理毛髮，維持掃帚的原樣並用魔法來修整不是可以快點完成嗎？」

「哎呀沒關係啦。」

「……………」

「……………」

我細心梳理她的頭髮。這頭乾淨清爽的秀髮，用手指一撥就如同灑出來的沙子一樣乾爽地滑過指間。

她的頭髮十分漂亮、柔順，讓人想一直摸下去。

「伊蕾娜大人。」

我的掃帚忽然轉過頭來。

「說起來今天是您的生日吧？」

「……是啊。」

「生日快樂。」

「……謝謝。」

聽到我說的話，掃帚噗嗤一聲笑了。

「伊蕾娜大人您一個人迎來自己的生日居然會覺得寂寞呢。沒想到您也有這麼可愛的一面——好痛。好痛啊伊蕾娜大人。拜托您梳的時候稍微溫柔一點——」

不管怎樣。

就這樣，我平安地迎來了自己的生日。

希望明年也能夠做同樣的夢，我在內心某處許下這個願望。

【首次公開情報】KAKUYOMU投稿作品

【作者評論】

這是在伊蕾娜的生日10月17日公開的短篇。

我自己是認為幻想世界的人的生日以現實世界為基準很奇怪的那一類人（也就是覺得「說到底，正因為是幻想世界，歷法和現實世界不一定是一致的，也不一定是用數字來表述的」的那種麻煩家夥），不過能像這樣為她慶生是應該高興的。

第12話 雪人與魔女

「大姐姐，你是魔法師嗎？」

我在那個國家的街角呆站著的時候，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

那是一群全身衣著暖呼呼又毛茸茸的小女孩。她們像是覺得我很新奇一樣看著我。換個角度來看，她們看我的目光也像是在羨慕。

「一點沒錯，我是魔法師。」我略微挺起胸膛回答。「而且還是魔女。」

小女孩們一聲「嗯？」地，全都困惑地歪了歪頭。

「魔女？」「那是什麼？」「很厲害嗎？」

原來如此看來這個國家位於相當偏遠的邊境地帶呢。

「很厲害哦。魔女可是魔法師中最優秀的。也就是說是最強的哦。」

我有些得意，又挺了挺胸膛。女孩子們「哦哦」地說著，雙眼微微發光。

「如果你是最強的，你會做雪雕嗎？」「我們想要一個雪雕。」「做一個雪雕嘛！」

哎呀突然之間說什麼呢。

「為什麼我非要做個雪人不可呢？」

「那裡，不是有一個雪雕嗎？」其中一個女孩子指了指路邊。那裡確實有一個小小的雪人，在一邊笑著一邊望著路上的行人。

「哦哦……做得挺不錯的嘛。」用胡蘿蔔當鼻子，蓋一個桶子來模仿帽子，看著就是個隨處可見的雪人，但有其獨特之處。

「我們想要一個能超越我們的作品的雪雕。」「真想要啊，真想要一個比雪人先生更厲害的作品啊。」「不過嘛，我是不覺得有人做得出能超越我們的作品的雪雕啦。」

哦哦。看來她們有必要知道魔法師到底有多優秀呢。「你們要我做一個比那個老掉牙的雪人更厲害的作品，沒錯吧？小菜一碟。做個漂亮的雪雕什麼的易如反掌。」

「那你就做做看啊。」「真期待呢。」「對啊。」

為了讓這三個瞧不起人的小女孩啞口無言，我取出魔杖。

「那我就讓你們見識一下——所謂最棒的雪雕，指的可是這樣的雪雕。」



在那一年的雪雕比賽裡一舉奪得優勝的，竟然是住在附近的幼女三人組。令人驚訝的是，這三個小女孩長著一副可愛的外貌，與此相反她們做出來了這個投入了可以用缺德來形容的心血的雪雕。精心打磨至極致的細節，以及美麗到甚至透露出神聖感的曲線。這個作品使評審們大受震驚，心想這已經不是雪雕了。但是有一個問題。

「……這位美麗的女性到底是誰啊？」其中一個評審指著雪雕說道。

「她啊，是之前來過這個國家的魔女哦。」其中一個女孩子說道。「我們死纏著她要她當我們的模特兒。」她連草稿也不打就撒了這麼個謊。

「這……還真是個自我意識過剩的魔女啊……」傻眼的評審這麼回答。

「我們也這麼覺得。」傻眼的女孩子們說完，仰望著這個最棒的雪雕。

【首次公開情報】第6卷 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幾個女孩子將來必成大器……我是這麼覺得的。

第13話 幼女魔女

我現在是一個幼女。

我可是幼女哦。變成這樣連魔法也沒辦法正常使用，不過我肯定是會好好利用這個狀況的。要說為什麼，因為我是旅人啊！

那事不宜遲，馬上跑去賺錢——

「喂。你這是什麼打扮？你是誰家的孩子？」

從旅館出來幾分鐘之後，我就被正在巡邏的士兵抓去輔導了。

看來這個國家當今很警惕魔法師。可就算不考慮這點，一個扮成魔女嘴裡還嘟囔著「呵呵……錢……錢……」的幼女肯定會惹人懷疑吧。

「……嗚嗚。呼哧……對不起……我不會再犯了……」

我哭著道歉。當然這是在演戲。我可不是被罵兩句就乖乖反省的那種人。

「慢著慢著你光是哭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反省……總之，你這身打扮太容易招人誤會了，不要再這樣穿了知道嗎？」

「知道了……」我擦了擦從眼睛裡大粒流出來的眼淚（眼藥水），點頭說道。

之後。

打扮成魔女似乎行不通，所以我這次就假扮成占卜師來擺攤賺錢。沒問題，只要把兜帽戴得深一點就不會被人發現我其實只是個幼女——

「喂。幹嘛在那種地方做生意——又是你啊。」

開始做了幾分鐘占卜之後，我就被正在巡邏的士兵抓去輔導了。

看來在這個國家裡坐在路上做奇怪生意的人都會無一例外被通報給士兵。恐怕是因為這裡已經有一個幼女在路上賣奇怪的藥。不可原諒。

「嗚……呼哧……真的很對不起……我不會再犯了……」總之這次我也哭著蒙混過關。

真的會有大人敵得過小女孩的眼淚嗎？不，不可能會有。

「……真是的。好吧。不要哭了啦。搞得像是叔叔我在欺負你一樣。」

士兵為難地皺起眉頭，蹲下來之後說：「哎，看你好像也沒有惡意，我就少罵兩句吧。不過不可以再做這樣的事了哦？」

「知道了……」

他肯原諒我呢。果然沒有比小女孩的眼淚更強的——

「嗯，明白就好。那就請你交罰款吧。」

「誒，要交罰款嗎？」

「當然啦。」

「……呼哧。」

「哭也沒用。」

「……嘖。」

「不要咂舌。」

果然，做壞事是不好的。我這麼想著，將罰款扔給士兵。

打扮成魔女不行，在路上做占卜也不行，因為會像這樣被罰款。最後，我只好賣火柴了。

【首次公開情報】第6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是發生在伊蕾娜和普莉希拉的故事中間的事。說個題外話，我很高興看到改編漫畫和動畫裡都有幼女伊蕾娜出場。幼女伊蕾娜真可愛啊……

第14話 學園小故事

學園的小賣部說是戰場也不過分。

那裡只有血腥的爭鬥。既無平靜可言，也不容許談笑，前往那裡的學生們都默不做聲，僅僅為了各自的目的邁出腳步。

沒錯，因為小賣部那裡，

「……每天限定十個的——麵包！」

在賣這個。

我聽說過傳聞。小賣部的麵包通常都會買進一百個以上，但唯一一種麵包只會買進十個。

大多數學生在進入午休的那一刻就衝出走廊，魔法師學生則騎上掃帚，直奔小賣部。有時他們還會用魔法對打，將對方踢下去，

他們大概都是衝著每天限定十個的麵包去的吧。

當然我也不例外。

「嘿！」我甚至一邊騎著掃帚一邊操縱魔杖。「看招！」我左右揮動魔杖，逐一擊倒往小賣部奔去的學生們。

每天限定十個的麵包是為我而存在的。

「好了好了，把路讓開。小賣部的麵包是為我而存在的。」

我將騎掃帚的學生們逐一擊敗。

我讓跑著要逃開我的學生們腳下結冰凝固，輕而易舉地超過了他們。

然後，我抵達了小賣部。

幸好我是第一個到的。

晚我一步來到的學生們一臉怨氣地咂舌說：「嘖……被搶先了……」

「來，請給我一個限量麵包。」我把錢放在櫃臺上，看著小賣部的阿姨說。

「每天限定十個的麵包……您該不會說沒有吧？」

阿姨望著我的臉，眨了眨眼說：

「……啊啊，限定十個的麵包啊。好的。」

沒有怎麼不情願，就把麵包遞給了我。

「呵呵呵……」我忍不住面露笑容，走出了隊列。

之後，在我後面排隊的學生們一個接一個「牛角包。」「要一個牛角包！」「請給我牛角包！」這麼叫著，點自己想吃的麵包。

哎呀哎呀？怎麼全都是去買牛角包的學生……？

……奇怪了。「他們不買每天限定十個的麵包嗎？」

我叫住一個在後面排隊的女學生，側頭這麼問她。她就說：

「誒？每天只賣十個的麵包？大家趕過來這裡不是為了那個，只是買午飯而已哦？而且這裡的麵包很便宜。還有，那個限量麵包只是稀有而已，其實並不好吃哦。」

不好吃……？這就怪了。

「那為什麼每天只賣十個？」

女學生淡定地回答：

「不就是因為難吃得要命完全賣不出去，才會只買進十個嗎？」

【首次公開情報】第6卷 GAMER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一件東西的稀有價值高並不能證明它的品質好。這個素材在第12卷也用來寫過文章。

我很喜歡這一卷的故事裡穿校服的伊蕾娜。以後還想寫以魔法學園為舞臺的故事呢。

第15話 南瓜祭典

前情提要。

我，灰之魔女伊蕾娜，是個環遊世界的旅人。身穿黑色長袍，頭戴三角帽，灰色長髮隨風飄逸。我的生存意義就是四處造訪各個國家，並且除此以外不會特地去思考什麼。

我是在昨天造訪那個國家的。

當我到達那個相傳正在舉辦南瓜祭典的國家時，我被衛兵搭話，「哎呀你真是可愛啊！太贊啦！從來沒見過這麼可愛的女孩！太棒了！所以呢，這些糖果都給你了。」就這樣拿到了裝滿整個籃子的大量糖果。賺到了。

之後，我在大街上走著。可是不知為何，街上人們的樣子都十分奇怪。

渾身纏著繃帶的壯漢、吸血鬼、魅魔、裹著白色布條的妖怪、還有狼人之類的。

也就是說，這條街道上到處都是怪物，不管是右邊還是左邊都是怪物。哇真是厲害啊。

我簡直就像是被投進困著猛獸的籠子裡的餌食。

南瓜祭典到底是幹什麼的。

這裡簡直就是地獄。

「嘻嘻嘻小姐你真可愛啊。」「哦呀哦呀？魔女小姐你不小心走到我們的街道裡來了嗎？」「和大哥哥哥一起玩吧嗚呵呵呵呵……」「哎呀！這裡可不是小孩子該來的地方哦。」

怪物們把我包圍著，露出猥瑣的笑容。

然後我就成了那裡的怪物們的餌食。

世事難料。

我的旅程就此結束。

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

再怎麼說，變成了怪物的餌食這種展開肯定是假的。而且硬要說的話，開頭那句前情提要也是假的。

順帶一提，我拿到了糖果也是假的。

正確來說，是用錢去換了。

據說在這個國家的這一天裡，可以使用糖果代替貨幣。

所以我把身上帶著的錢全部交出去換成了糖果。

「嘻嘻嘻小姐你真可愛啊。」從這裡開始，我所經歷的事情和之前提到的差不多。

然後，怪物們將抱著糖果的我團團圍住，並這麼說道。

「不給糖果的話就要對你惡作劇了哦。」

「……………」

根據我聽說的，在這個國家裡，這一天是個連這種行為都被容許的討人厭的日子。

在這個國家所舉辦的南瓜祭典當天，國家容許這種可謂是勒索的行為。

「……………給你糖果。」

然後我立刻就身無分文了。

世事難料。

呵呵簡直莫名其妙。

○

我匆忙地走在怪物大肆橫行的街道上。

果然，光明正大地走在滿是怪物的大街上只能算是自殺行為。

比如說，要是我在這種情況下被人搭話「不給我糖果就要對你惡作劇了哦」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身上一點錢（糖果）也沒有的我到底會被他們怎麼樣呢。

「……………」

總之必須先弄點錢（糖果）來。

不過到底該怎麼做？在這條到處都是怪物的街上，肯僱傭身為普通人的我的地方不太可能會有。而且，用強硬手段搶錢的話，說不定會被怪物們吃掉（食欲層面上）。

……………

萬事休矣。

突然就萬事休矣了。

或者說，為什麼我會一上來就陷入危機了呢？

竟然將自己的所有財產全都換成了這個國家的貨幣，自己如此愚蠢真是讓我滿腔怒火。罪該萬死。

「肚子餓了……」

我在路邊為黑暗的現實苦惱著，對在這種情況下居然還要求食物的胃感到厭煩。

「……你沒事吧？」有一位女性站在苦惱不已的我面前。「你是遊客？」

我點了點頭，她說「這樣啊。」並好像理解了似的輕輕拍了拍手。「你可不要坐在這種地方哦？你的錢會被壞家夥們卷走的。」

「……………」

小巷裡八成有很多壞怪物在，大街也是如此。而且連呆在路邊也不行。連一個可以安心休息的地方也沒有啊。這裡簡直就是地獄。

我站起身來，望著那位女性。

她穿著黑色長袍頭戴三角帽，打扮得像個魔法師。她的胸口既沒有胸花也沒有胸針，看得出來她只不過是個魔導士——魔法師之中等級最低的一類人。

「我叫莉莎。順便一提，這身打扮是變裝。」

哦，連魔導士都不是。

「為什麼你要打扮成一個魔法師？這是你的愛好嗎？」

「雖然也算是我的愛好……」莉莎小姐微微笑了笑，把拿在手裡的籃子提了起來。「是為了這個。要賺錢就得變裝啊。」

「變裝就能賺到錢嗎……？」

我不明所以，皺起眉頭。

她也露出了驚訝的神色。

「……難道你什麼也不知道就走進這個國家來了嗎？」

「這個嘛——就是如此。」我把拿在手裡的籃子提起來給她看。和她那糖果裝得滿滿的籃子不同，我的籃子是空的。

莉莎小姐輕輕地嘆了口氣，握住了我的手。

「真是笨蛋。沒有做足功課就跑進這個國家可是會吃大虧的哦。你跟我來一下。」

然後她牽著我的手走了起來。

身無分文的我只好乖乖聽話跟著她走。

如果可以的話能不能給我一顆糖果呢，我這麼想。

因為我現在沒錢，肚子又餓。

○

「不給糖果就要對你惡作劇了哦——這句話，是這個國家的這一天裡的標配臺詞哦。」

在位於廣場旁邊的垃圾桶的暗處，莉莎一邊觀察著聚集在廣場的怪物們，一邊說道。「在這裡的大家都非常起勁地裝扮自己對吧？他們舉辦這場活動，就是為了互相吹捧對方的裝扮。」

她這麼說。

『不給糖果就要對你惡作劇了哦。』

當被人這麼搭話時，如果認為對方裝扮得比自己好，就得交出糖果。如果認為自己裝扮得更好，那就盡管讓對方惡作劇。

就是這麼一回事。

也就是國家公認的勒索。

這種擾亂治安的活動是怎麼回事。討厭好可怕。

「換句話說，那不就是一旦被人搭話就得強制交錢嗎？」誰會自願被人惡作劇啊。

「才不是這樣呢。你看看那邊。」莉莎小姐指了指廣場。

有人在互毆。

兩個狼人在激烈地動手動腳，用牙齒咬對方，用爪子抓對方，仿佛在周圍圍成一團的人們都看不見他們一樣。

「……………」那是在搞哪一出。

「如果被人以剛才提到的那句臺詞搭話而又拒絕的話，就會變成那樣子。究竟哪邊的裝扮更好，靠實力一決高低。」

「……………」所以這種擾亂治安的活動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也就是說，是挨揍還是付錢，二選一對吧。對手可全部都是怪物，要是在這個活動裡被搭話的話不就完蛋了嗎。」

我嘆了口氣，她卻歪了歪頭。

她好像是想說，你在胡說什麼呢。

「怎麼可能會有怪物啊。你還真是什麼都不知道就來了呢。」

她聳了聳肩。「你該不會是覺得那幾個男人是真正的怪物吧？真是天真呢。」

「……什麼意思？」

「他們都只是變了裝的人而已。怪物什麼的一個也沒有哦。」

「……………啥？」

「所以啊，換句話說，這個國家根本不是怪物遍地走的國家，而是所有人都變裝並且相互炫耀自己的裝扮的國家啊。」

「……………」

也就是說，我被只不過是打扮成怪物的普通人搶了錢（糖果）。

哦哦。

這樣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真是叫人怒火中燒。罪該萬死。

「話說回來，你是如何賺到這麼多的？」

「誒？我說『給我糖果的話我就對你惡作劇哦☆』然後他們就滿臉歡喜地給我了。男人真的都是笨蛋呢。」

「惡作劇是？」

「將他們綁起來，晾在一邊不管。」

「你真是個天才。」

「他們其實很好搞定的哦。男人都是笨蛋嘛。」

○

現在開始就是我的主場了。

是時候施展我的拿手好戲了。既然對手不是怪物，那就不足為懼。

我在大街上走著，逮到人就不問男女單方面上去搭話。

「你好啊，我是魔女。」

「哦，你這裝扮真是可愛——」

「糖果。」

「……嗯？」

「給我糖果。」

「我沒聽到那句標配臺詞啊……？」那個男人頭上戴著一個巨大的南瓜。「不過啊，你不覺得我的裝扮才更有型——」

「糖果。」

「……哦哦？」

「給我糖果。」

「不是，那個……」

我將拿在手中的魔杖戳向男人的喉嚨，

「少廢話糖果。」「Please糖果。」「給我嘛。」「快給我糖果。」「不給的話……你知道會怎麼樣的吧？」「順帶一提，」「我是真正的魔女。」「我的意思，」「你懂的吧？」

我步步進逼，一邊圍著男人轉一邊要他給糖果。

「……可是啊……」

即使如此也不打算給我糖果的小氣男人，我在他耳邊施了一個魔法。一塊冰在男人的耳邊裂開。

「順帶一提，我的惡作劇是這種級別的——你覺得如何？想被我惡作劇嗎？」

然後，我將手搭在男人的肩膀上。

「不給我糖果的話我就要惡作劇了哦？你覺得哪個比較好？呵呵。」

之後我賺了個痛快。

現在我手上的錢（糖果）已經變回當初入境時那麼多了，於是我決定離開這個國家。

幾乎和我同一時間，莉莎小姐似乎也要離開，於是我在大門外碰巧遇見了她。

「哎呀，一會兒不見。怎麼樣？賺到了嗎？」

「沒有，不過我身上的錢總算是和入境時幾乎一樣多了。」

「嗯——順便，要看看我賺到的嗎？」

「……你賺了這麼多啊。」

她的錢包裡裝有大量金幣。怎麼回事啊這都有一個一般市民的年收入那麼多了吧太厲害了。

「男人都很單純。只要露出胸部，差不多都能搞定。」

「……………是啊。」

「啊，抱歉。」

她看著我的胸部，然後「哎嘿☆」地輕敲了一下自己的頭。

我忍著想要往她的頭頂砸一塊冰的衝動。「應該說，這就是露出度高的人和手段強硬的人才得有得撈的活動吧。這對那個國家的人們有好處嗎？」

「有啊。」

「什麼好處？」

「可以和可愛的女孩子想聊天就聊天。可以被可愛的女孩子惡作劇。」

「……………男人啊。」

「都是群好搞定的家夥哦。」

「……………」

不過說起來。

關於這次我去的國家，有一點我無法理解。

就算她所說的都是真的，遍布在那條街道上的人們是變裝成怪物的，可他們變裝的完成度實在是高得驚人。

甚至足以令人錯認成真正的怪物。

足以令我被他們包圍時，一不小心嚇破了膽。

「……………」

該不會。

其實那並非變裝，而是真正的怪物們群聚而居的國家。

每年一次，它們為了與人類搞好關係才開展那個祭典。

我不禁一直在想會不會有這個可能。



祭典之後，國家的居民們在酒館暢談。

「今年也很熱鬧啊！」

「我啊，遇上了不得了的事了。我被一個人類女孩子綁起來了！還被晾在一邊了！」

「哈哈我被一個魔女打扮的女孩子搶了糖果呢。」

「什麼？那是真的嗎？我被一個打扮成魔女的女孩子威脅了呢。」

「感覺如何？」

「太棒了。」

「果然人類女孩子就是贊啊……」

「果然人類男孩子就是好啊……」

「聽我說啊！我被一個人類男人求婚了！」

「是嗎。那之後怎麼樣了？」

「他變成石頭了。」

「……我說，你身旁的那塊石頭是……」

「這個？嗯，是我老公。」

「……………」

「咕……殺了我！」

「喂，是哪個家夥撿了個人類女騎士回來啊？快點放她回去！」

「等一下啊，獸人大哥！這女孩可是特別的！」

「特別你個頭啊。剛才開始她就光是在說『咕……殺了我！』不是嗎？」

「這就是她的變裝，沒辦法啊。」

「這種變裝拜托你到了晚上才搞。」

「……………」

「咕殺……」

在怪物們居住的街道上有這麼一個習俗，每年只開放大門一次，舉辦『南瓜祭典』。

只是，為了不讓人類受到過度的驚嚇，他們是以「我們是在變裝成怪物」這種形式來招待前來造訪的遊客們的。

不知從何時開始，祭典成了人類和怪物都打成一片的變裝大會，可是沒有人對這一現狀產生過反感。

不如說他們還很樂在其中。

在酒館的怪物們喧鬧到天亮，期待著大門在明年同一時候敞開。

【首次公開情報】 KAKUYOMU投稿作品

【作者評論】

這是發布在KAKUYOMU上的短篇。說到魔女就得有萬聖節，所以我就配合萬聖節公開了這個短篇。當初開始動筆的時候，本來只想寫個四頁左右的故事，可寫著寫著就占了這麼多頁了。

第16話 雪倫大人今天也活躍表現

雪倫小姐平時就總是一臉神氣十足的樣子，而且總是打扮成魔女，所以似乎經常被其他人以為她是個有著相當實力的人。

「以前造訪過的一個國家裡，有人『最近，街角有個假裝占卜師從平民手裡騙了很多錢，性格壞到骨子裡的魔女，希望你教訓一下她。』這樣拜托過人家。人家不是魔女，所以無法原諒身為魔女卻做出欺騙人這種行為的人，於是就爽快地接下委托了。」

「……哦哦。」假裝占卜師從平民手上騙錢的魔女啊。

這個特征好像在哪裡聽過啊……

「那個魔女在街角向路過的人搭話，說『哎呀這位小姐，你今天的運勢是最糟糕的。恐怕今天會有非常不好的事情發生。』這種話，然後賣給對方一個可疑的壺。這種人居然也是魔女啊。不覺得很難以置信嗎？」

「是啊，那個魔女真是爛透了，最好讓老天爺懲罰她。」

我肯定地點了點頭，雪倫小姐就說著「對吧？爛透了啊。簡直就是垃圾啊。連活著的價值都沒有啊。」並一副不饒人的樣子發起了火。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心覺得很痛。不用說得這麼過分吧……？

然後，她滔滔不絕地跟我說發生在那個國家的事。

聽她說，路人發現自己被哄騙、被強賣了一個壺之後，就回去魔女那裡投訴。魔女卻急中生智，『被奇怪的魔女強賣了一個壺——這毫無疑問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沒錯吧？也就是說，我沒有說謊哦。』找了這麼個莫名其妙的借口，不肯退款。

被別人拜托好好教訓一下這個魔女的雪倫小姐抱著頭煩惱起來。

雖然雪倫小姐總是打扮成魔女，可她只是個內在與年紀相符的少女。要是對上魔女，免不了要被對方擊敗。也就是說，她需要做的

不是跟魔女見面，而是阻止魔女曾經犯下的惡行。這種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事，她真的有可能做到嗎？

雪倫小姐很煩惱。煩惱了一陣子之後，

『我說我說。那邊那位，要不要買壺啊？買了這個壺，你就會變得像人家一樣幸福哦。』

她和那個魔女一樣也開始做這種骯髒生意了，還一臉自信。

「不對不對不對。」我插嘴打斷她的回憶。「……為什麼？」

「一時心血來潮就做了。」

雪倫小姐莫名受到當場的氣氛影響，最後自己也和魔女一樣做起了這種可疑的生意。不過，雪倫小姐這個人就是會讓事情往意料之外的方向展開。

『不愧是雪倫大人！多虧有你，魔女很乾脆地不再做可疑的生意了！』

她假裝占卜師之後，魔女就剛好在同一時刻不幹假裝占卜師的勾當了。

「哼……沒錯吧。真不愧是人家……」她當即擺出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蒙混過關了。可是她說，直到現在都還搞不懂為什麼魔女會不再假裝占卜師。





「……………」

就是客人都被你抢走了，壶卖不出去了而已……

我还是不说出来好了。

【首次公开情报】第7卷 Melonbooks购入特典

【作者评论】

這兩個都不是什麼正經人啊……

雪倫大人在一部分讀者裡似乎有相當高的人氣，編輯也經常跟我說「讓她出場嘛讓她出場嘛！」話說有很多角色都是我想讓她們再出場的啊。

第17話 古龍路雪菴的任性

「不可思議……！」

知名古龍路雪菴眉頭緊皺，發出「唔唔唔……」的沈吟聲。目前有一個令她煩惱的問題。

「為何人得穿衣服？為何非得穿衣服不可？」

不想穿衣服——這是我們人類難以理解的煩惱。

話說我都特地買給你了，你說的這叫什麼話？

「唔~~~好難受好不舒服……」路雪菴開始脫起衣服來。

「等一下，你在做什麼啦？不是說真的你在幹嘛快住手這裡是大庭廣眾之下耶。」

「嗯啊啊放開妾身！還是脫了！妾身不穿了！太不舒服了！」

大街上。

路雪菴聊天聊到一半時突然開始脫衣服。我硬是阻止她。剛才還得意忘形地說「妾身要買這件~」的她似乎跟著我借給她的衣服一起被脫掉了，這裡只剩下一個任性鬧脾氣的女孩子。

都怪她要在大街正中央說著這種話撒潑。

「怎麼了怎麼了？」路上行人都以為我們起了爭執，視線開始聚集。

「哎呀真討厭，吵架嗎？」不停有人停下腳步。

「到底在吵什麼？」直到形成人群。

路雪菴對路人們的視線不理不睬，繼續搖頭。

「妾~身~不~要~！你快放手~！」她不停將衣服往上拉。

「好了好了，聽話。等一下你給我差不多一點我說真的。」我把她的手往下推回去。

在上演這一幕的同時，人群中突然有一個人臉色鐵青地大喊。

「魔女在強脫女孩子的衣服！在大庭廣眾之下！」她交出這種錯到不能再錯的話。「太過分了！魔女小姐！居然做出這種事！」

「不是，我……」然而仔細一看，我們之間的攻防怎麼看都是這麼回事，也像是我企圖對她做什麼下流的行為。「……………」

結果我只能拉著她的手，硬是逃離現場。

「啊！魔女想把女孩子帶到暗巷裡做壞壞的事情！」背後似乎傳來這種聲音，不過我假裝沒有聽到全力跑走。

「果然很緊吶……」擺脫了想要守護一名少女的善良市民，然而等著我的卻是不停碎碎念抱怨的路雪菟。

究竟該如何阻止她做出在眾目睽睽之下脫衣服這種奇怪行徑？

她的舉動自己給了答案。

「啊！你過來！妾身想吃冰淇淋！買給妾身？」

簡單來說，只要讓喜新厭舊的她看到新奇的事物，就連衣服很緊都能成為過往雲煙。

「……好好好。」結果我被她呼來喚去，還害得錢包大失血。

像這樣慌慌張張地度過的幾天，其實还挺愉快的。

【首次公開情報】第7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我很喜歡不諳世事的大小姐角色。在這麼多卷的配角當中，路雪菴是我特別中意的那一型女孩子。雖然稱她為女孩子，她的年齡又有點太大了。

第18話 石膏像修繕專家（炭之魔女）

『創造歷史的偉人們』

這是將對在我國熱愛歷史遺產的人們進行的採訪匯總而成，感動人心的報刊連載歷史記錄專欄。

值得紀念的第一期，嘉賓是這一位。

炭之魔女沙耶。

從屬於魔法統合協會的魔女。

年紀尚輕卻擁有稀世魔法天賦的她，現在是一名周遊列國的旅人，在到處幫助有需要的人。

尤其是修繕石膏像，她的本領無人能及。

人們都這麼稱呼她——石膏像修繕專家。

——感謝您今天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採訪。

「哎呀還是第一次有人稱呼自己石膏像修繕專家呢。」

很有專家氣質的謙遜。這也是成功的匠人所擁有的特質吧。

「匠人什麼的人家真的從來沒有被人這麼稱呼過……不過算了。」

沙耶小姐盡管對採訪者感到無語，還是盡快開始了石膏像的修繕工作。她在進行修繕之余，看著一張灰色頭髮女性的照片面紅耳赤地嘟囔著「誼嘿嘿……」，露出一副不像話的表情。

眼前的她與其說是石膏像修繕專家，更像是一個墜入愛河的少女。

她在匠人之前首先是一個少女。或許這也是她之所以是匠人的理由。

——那張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誰？

「這個人嗎？她是我珍視的人。」

她害羞地撓了一下臉，這麼回答。

——這個人的外貌和女神像長得一模一樣呢。她和女神有什麼關係嗎？

「啥？你在說什麼呢完全不是好嗎。」

沙耶小姐露出了和剛才截然不同，神經緊繃的嚴肅表情。她生氣了。

從她那副認真的表情能夠看出她至今跨越過無數次苦難。

她想說的是這個意思：「人家的石膏像才不是這種印在薄紙上的東西。石膏像能讓我們見識到更廣闊的世界。」

我們為發言輕率的自己感到慚愧。

此時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正可謂是匠人的驕傲。

之後的幾個小時裡，沙耶小姐默默地繼續修繕工作。「伊蕾娜小姐……伊蕾娜小姐……」不時傳入我們耳中的這句話，大概是其他國家的語言吧。她是在鼓勵自己。真是驚人的自律性。

她進行修繕工作直到太陽下山。

「完成了！這就是伊蕾娜像！」

於是經由專家之手修繕，巧奪天工的石膏像，終於完成了……完成……咦？

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那個石膏像毫無疑問不是我們所熟知的女神像。

——這就是那尊有名的女神像嗎？

「啥？你在說什麼呢完全不是好嗎。」

——今天非常感謝您接受採訪。

※本專欄『創造歷史的偉人們』將於第一期後停止連載。

【首次公開情報】第7卷 GAMER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從第6卷開始，店鋪特典短篇就是在那一卷裡發生的事情的補充性質故事。這個故事也一樣，是沙耶修繕石膏像的故事。

第19話 映照在他眼中的世界

那一天，位於東洋的某個國家裡，一位著名畫家的新作品在畫廊裡展出。

在不了解藝術的我看來，他那幅被裝在似乎非常貴的金色畫框裡的畫作，就算看到也只會有「啊，畫得真像啊」這種無趣的感想。

但是對那個國家的人們來說，那一幅畫作似乎蘊含著多種意義。聚集在畫作前面的黑頭髮人群之中，夾雜著各種各樣的話音。

「還以為他時隔幾年終於出畫作了，結果卻是這個……太讓人失望了。」

「他的畫作還是一如既往地美麗呢。這個表情縹緲的魔女更是絕妙無比。」

「我還想好久沒有看到他的新作品了，這是什麼啊？整個就是胡亂畫的。」

「不，這種畫法也很棒啊。」

「這種進化的畫法很有不斷追求革新的他的風格呢。」

「進化？退化才對吧。」

簡單來說就是毀譽參半。

畫家的名字叫庫倫。他是個年紀尚輕就被評為這個國家的頂級畫家的天才，特別是他那以

大膽的用色為特征的……聽說是這樣的。他的簡介是這麼寫的。

新畫作的旁邊是排成一列的他以前的作品。那些畫作每一幅的用色確實都很大膽，起碼連不熟悉繪畫的我也會有「啊，顏色很豐富

呢。」這種無趣的感想，就是這麼大膽。

不過新的畫作又如何呢？

掛在人群對面的那副畫，畫名是『灰之魔女』。一個身穿黑色長袍、頭戴三角帽、胸前別著星型胸針的魔女，在窗邊靜坐著。灰色長髮隨風飄逸的她看起來像是在擺著縹緲的表情，也像是僅僅在無聊地坐著。

誠然，這幅畫並不符合畫家庫倫的作畫風格。

那幅新畫作絲毫沒有大膽的用色。『灰之魔女』就只是以白色和黑色，還有淡灰色畫成的。

看起來像是亂畫，又可以理解為是在挑戰某些新事物……正因如此，這幅畫才會毀譽參半。

「……………」

暫且不管那種事，再好好看一次那幅畫吧。不管人們說是亂畫還是什麼，那幅畫的確很美。畫所描繪的是一個美麗動人的魔女。

話說回來，那幅畫所參照的模特到底是什麼人？

沒錯，就是我。

○

這件事的開端，是我來到這個國家那時候。也就是說，是現在算起大約一個星期之前。

我在街上隨便走著，滿心厭膩。

「……這個充斥著銅臭味的景象是怎麼回事。」

光是走在路上就看得出來，這個國家的人們個個都挺有錢，以及他們對藝術有著異於尋常的追求。

打個比方，書店。書店的裝潢風格就像一間美術館。順帶一提，入口擺著一尊正在一邊走路一邊讀書的男子的銅像。這是在向別人推薦邊走邊看書嗎？

再比如說，肉店。入口並排擺著一些動物剝制標本。有牛、豬、雞，還有羊和野豬，以及馬和狗……狗？

而且，每一家店都像是理所當然地有一幅畫。

我不經意間走進了一間家具店（不知道為什麼，外觀模仿一個巨大的櫥櫃），不出所料那家店也有一幅畫。

「……………」

畫布上被塗滿了某種紅黑色的東西。這種色彩就好比是將滿腔怒火全身心傾瀉出來一樣。而畫的標題居然是『晴天的天空』，真是讓我一臉厭煩。畫這幅畫的人是魔王的後裔還是什麼的嗎？

我像是要逃開這幅不吉利的畫一樣將視線往下移，然後就看到畫上面寫有一個叫做庫倫的簽名，更是讓我看都不想再看了。

來了這個國家之後已經好幾次看到這個名字了。

我去過的幾乎每一家店裡面，都裝飾著一幅他畫的畫。一幅名字是『海』的畫是一整片紅色的，一幅名字是『森林』的畫是一整片藍色的。每一幅畫都完全是他出於自己的自由想法而畫的。

這種畫到底為什麼受人歡迎？

「哎呀！這位客人，您對這幅畫感興趣嗎？」

我呆站著的時候，被店主找上了。不過正合我意。

就讓我直接用語言表達我的疑問吧。

「……這幅畫，到底是哪裡好看？我完全看不出來它的魅力體現在哪裡。」

「什麼？居然不懂這幅畫的魅力……這位客人，難道您是外地來的人嗎？」

「我是個旅人。」

「果然如此！」店主誇張地點了點頭。「這幅畫啊，明明是晴天卻是一片赤紅的這種嶄新才是妙處啊！不過不熟悉藝術的外行人應該不可能理解吧。」

這解釋一點也不得要領呢……

「這裡是家具店吧？為什麼要擺一幅畫呢？」

「那當然是因為，我是個相當熱愛藝術的人啊！」

「這樣啊……不過，這幅畫和這家店的氛圍一點也不搭不是嗎？雖然每一家店裡都有一幅畫，可是只會給人一種不過是個裝飾的感覺。」

這是我來到這個國家到處觀光的時候，湧現在內心的疑問。

然後在這時，店主第一次道出了真心話。

「氛圍什麼的無所謂。只要擺在這裡的是有名而且畫得很棒的畫就足夠了。要說原因，那就是這幅畫可以證明這家店的生意很好啊！店裡生意好就會源源不斷地有客人上門光顧！然後又能買新的畫作！棒極了啊！」

「……………」

我離開那家店，走在大路上，心想這真是個奇怪的國家。

一開始我以為這裡是有錢人的國家，看來並非如此。

不如說，這裡給人一種有很多非常喜歡花裡胡哨之物的人的感覺。

從這個國家的人們身上，我感受不到那種有錢人特有的慷慨大方。反倒是「想擺點氣派的東西」「想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很豪華」

這一類的願望，滲透在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

「……………」

簡單來說，這就是個充斥著愛慕虛榮之人的國家。

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國家的話，所看到的情況也會有所不同。比如說，就連路邊的小攤販都搞大排場。

夾在氣派的建築物之間的每一間小店裡，都放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賣蔬菜的小攤更是離譜，一堆從來沒有見過長得那麼大，而且奇形怪狀，令人懷疑是不是種失敗了的蔬菜擺成一排。但是，這些菜在這個國家似乎被評價為「稀有而高價值！」，所以小店前一片盛況。

另外，還放著一些色彩非常鮮艷的蘑菇，只是那些蘑菇且不說是不是稀有而高價值，明擺著是有毒的。

沿著小攤並列的街道走上一段路之後，這次則是水果店。不過這裡賣的也不是普通的水果。

我在水果店前面停下腳步。

擺放在那裡的，都是些顏色很奇怪的水果。明明是蘋果卻是全藍色的；香蕉是桃紅色的；而桃子卻是黑色的。

簡直就像是，

「上過顏色的水果一樣呢。」

給我這麼一種感覺。

不過店主搖了搖頭。「不對哦，小姐。這些可是新品種的水果。」

「是哦……」

我拿起一顆橙（全紅色的），試著用手指摩擦一下表面。來回地摩擦。

「啊，快住手！會傷到商品的！」

店主慌張地從我手中將橙搶走。我看了看摩擦過橙的手指，上面沾了一點點紅色的痕跡。

.....

真是難看……

「——哦，這香蕉看起來很好吃啊。」

一個男人站在我的旁邊，說著這般不明所以的話。他是個長得比我高，身材偏瘦的男人。年齡大概是二十後半吧。可能是正在購物，他的雙手提著袋子。

一直瞪眼看著我的店主一看到有客人光顧，立刻轉變態度，

「是的。不只是香蕉哦。這些全都是最近剛剛進貨的稀有水果。」

「這樣啊。難怪顏色有點不一樣呢。」

何止一點啊。

「這個桃子怎麼樣？全黑的桃子很少見吧？」

「嗯……好像不怎麼好吃啊。」

「沒問題的，先生。味道就是普通的桃子。」

畢竟只是上了色而已啊。

「那邊的淺色葡萄是什麼呢？」

「那是叫做麝香葡萄的品種。」

為什麼只有麝香葡萄就這麼擺放著呢？

身旁的男人看了店主一眼，

「原來如此……你拿在手上的那個是什麼？」

指了指那顆紅色的橙。

店主嚇得肩膀抖了一下，然後立刻將橙藏在背後。

「哎呀，這個不能賣了。那邊那位客人將這顆橙弄傷了。」

真是失禮。「說是被我弄傷了，其實只是失去了足以讓你拿出來賣的價值而已吧？」

「閉嘴你這小丫頭！我這裡不賣水果給你！」

「是嗎——」

被人家拉黑了。

不過我本來就沒打算買，所以無所謂。

「我說——」

當我無視店主對我說的話時，聽到了從身旁傳來的微弱話音。

回頭一看，就看到那個一直看著怒髮衝冠的店主和隨便應付他的我之間對話，同時一臉啞口無言的男人。他的表情充滿驚訝，就好像是看到了難以置信的東西一樣。

「……你的頭髮，是怎麼回事。」

「……什麼？」

「這頭秀髮是什麼啊，這個顏色，怎麼回事啊……」

男人兩手提著的袋子掉下來了。

嘩啦啦一聲地破開的袋子裡，一堆大小各異的顏料、畫筆之類，各式各樣的畫具灑了出來。

然後男人一臉興奮，

「這，這位小姐！不介意的話請你當我的繪畫模特兒！我會付你很多錢的！」

並一把抓住我的手。

「……什麼？」

我又一次以相同的話回答。

○

金幣五枚怎麼樣！

這麼大聲叫著的男人，帶著我來到大街中心的一間獨立房屋。

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要面子，還是真的很有錢，我被帶到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是一棟豪宅。

「你家還真是大啊。」

「還好啦。別看我這樣，我是個還算挺有名的畫家哦。」

「可以請問你的名字嗎？」

男人點了點頭，並伸手去打開入口的大門。

「我叫庫倫。」

「……啊啊，那個庫倫。」

「哦，你知道我的畫作啊？」

「是啊。畢竟你是個色彩搭配非常奇特的畫家啊。」

「嗯……真叫人不好意思呢。」

這麼說來，奇特是奇怪的近義詞吧。

「為什麼要那樣子用色呢？」

「那是因為，世界在我看來就是那個樣子的啊。」

「哦，這樣啊。」

「你好像不怎麼在意呢……」

「我還以為，一定是什麼怪人畫出這種畫的呢。」

「畫得出奇怪畫作的可不一定就是怪人哦。」

「說的也是。畢竟，畫奇怪畫作的人不一定都有自己是怪人的自知之明啊。」

「哈哈……真是苛刻呢。」

他眯起雙眼，皮笑肉不笑地笑了出來。

然後他打開了大門。

被帶入他的家裡之後，我被招待進去他的工作室。

這間大過頭的房間裡，有一股夾雜著顏料味的新鮮花草香味。窗邊的窗簾被風吹起，早晨的陽光閃耀地搖曳著。

有一張和牆壁緊貼在一起的巨大工作臺，上面散亂地擺著一些顏料和不知道用來做什麼的瓶子。

他從房間的一角拿來一張畫布，將其掛在畫架上，並坐了下來。如果將他這套動作單獨截出來看，真的有一種當紅的名畫家的感覺。可是在他背後零亂放著的各種失敗作又增添了幾分道不清的悲哀。

畫出來的畫作並非每一幅都能夠成功，已然是垃圾的畫作仿佛在對我這麼說道。

「好了，接下來該如何呢……啊，你可以先站在窗邊嗎？」

「好的。」

我照他說的，站在他叫我站的位置。順帶一提，我是呆站著的。

「……那個，你這樣有點不自然，如果可以擺個什麼姿勢就太感謝了。」

「是。」

叫我擺姿勢，我也想不到什麼好的姿勢可擺，於是我舉高雙手。

「不行啊。太過不自然了。麻煩做得自然一點。」

「這樣嗎？」我捂住兩邊耳朵。

「不行。擺點其他姿勢。」

「那麼這樣如何？」我捂住雙眼。

「更加不行。下一個。」

「這樣如何呢？」這次我捂住嘴巴。

「嗯，別再用手捂來捂去的好嗎？」

「原來如此。」嫌麻煩的我乾脆坐在了窗框上。

「這個不錯！」

「哦。」

終於滿意了嗎。是這樣嗎。

「那麼，請你保持這樣先不要動。我現在就來畫。」然後，他拿出破破爛爛的鉛筆，開始輪流注視畫布和我。

「我要這樣保持不動多久？」

「到我畫完為止。」

「所以那是要多久？」

「不好意思，現在我正在畫畫。你這樣我會無法集中精神，所以麻煩你閉嘴。」

「……………」

這人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記不清之後過了多長時間。也許過去了一個小時，還是三個小時，又或者更久。

坐在窗邊望著外面，只能這樣來度過的時間比想象中還要讓人悶得難受。

「——好，休息一下吧。」

說完，庫倫先生放下鉛筆，輕輕地伸展了身體。他的這句話，對我來說就如同宣判死刑一樣。

「……誒，還要繼續嗎？」

對我提出的問題，他像是在說當然一樣點了點頭。

「我只畫了一半左右啊。你也應該累了吧。隨便找個地方坐下吧。我去拿飲料過來。」

說完，他就走出了房間。

……………

盡管我十分疲勞，可我更在意他畫得怎麼樣。我走到他直到不久前一直呆的地方，探頭看畫布。

「……哦哦。」

畫布上有一個靜坐在窗邊，一臉憂郁地眺望著遠方的魔女。雖然還沒有畫完，但非常漂亮。這個模特兒究竟是誰呢？

在心裡開了這麼個玩笑之後，我離開畫布的位置，在工作室裡四處走了走，

地板上疊著的許多失敗作品。我剛才坐過的窗邊。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各種東西。以及，在桌子上散亂地放著的顏料。

總覺得，別有一番情趣。

被稱為天才的畫家苦惱的每一天，都填滿在這個房間裡。

「……………？」

我心不在焉地在房間裡到處看的時候，目光突然停留在桌子上單獨放在一邊的玻璃杯。我沒有多想就拿起來了，裝在裡面的像血一樣滑滑的液體晃了一下，有一滴溢了出來並順著邊緣流到了我的手上。

我以為是飲料於是聞了一下味道，發現根本不是可以入口的東西的味道。應該說，那東西有一股顏料的味道。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討厭……」

就算我絞盡腦汁，對繪畫所知不多的我也不可能得出答案，只能得出這個結論，「是調得不好的顏料吧。」

他回來的時候，我剛好把玻璃杯放回桌子上，正準備擦一擦手。「啊，久等了一一呃，喂喂沒事吧！」

拿著兩個杯子回來的他，一看到我就睜大了眼睛。

「……？什麼沒事？」

「還什麼啊——」他驚慌失措，連門也沒有關就小跑著將杯子放在一邊，在房間裡東跑西跑了起來。「是流血了嗎？啊啊，對了。我記得這附近應該有可以止血的東西——」

「……………？」

血？

「該不會是碰到利器了吧？對不起。這個房間實在太亂了……」他從房間的角落拉出來一塊布條，並拿來遞给了我。

「來，用這個止血吧。雖然傷口好像不算淺……痛不痛？」

我把布條接了過來，

「那個，我的手沒有流血。」

這麼說著，將沾在手上的液體擦掉。

然後，我對楞住的庫倫先生說。

「不好意思。我有點在意桌子上的玻璃杯，就碰了一下。似乎是裡面的液體沾到了我手上。」

「……………」有那麼一瞬間，他面容歪曲了。「啊，啊啊。原來是這樣啊……我一時心急就搞錯了。」

「是的一一真是不好意思，我擅自動了你的東西。」

「不，沒關係。你沒有受傷就好。」

「……是啊。」

擦完手之後，布條染上了些許液體。手上連痕跡也沒有留下。應該是把液體擦乾淨了。

於是我就說，

「對了，你為什麼會覺得我受了傷呢？」

「呃，這個嘛……為什麼呢……可能是那東西很像血吧。」

「那個嗎？」

我指著桌子，又說了一遍。

「你把那東西，錯看成血了嗎？」

我指著的地方——桌子上面，像血一樣黏黏滑滑，全黑色的液體在玻璃杯裡微微晃動了一下。

○

「……呼。」

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後，他在豎立著還沒畫完的畫的畫架前面坐了下來，一副已經死心的樣子。

也許是明白了不可能再繼續隱瞞下去了吧。

「這件事，你千萬不要對任何人說。」

「知道了。我不會說的。」雖然我本來就沒有人可以說。

然後，他開口說。

「我啊，看不見顏色——出生以來就是這樣。顏色這東西在我的眼睛裡是映照不出來的。天空也好大海也好森林也好，不管什麼東西全都是黑色、白色和灰色的。可是，我一直以為這是很正常的事。最早開始懷疑是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朋友們將顏色相同的東西區分為『紅色』『藍色』。我還在想他們到底在說什麼呢。」

「……嗯。」

「自己看不見顏色。其他人看得到的東西我卻看不到。當我發現這個事實時還挺受打擊的。現在回顧起來就不過是往事罷了。」

他垂下目光，望著地板。

然後，等過了足夠長的時間後，就繼續說下去。

「即使我看不見，我也沒有跟周圍的人老實說自己看不見。我假裝自己很正常，裝出一副看得見其實看不見的東西的樣子。」

「……………」

所以他才會死要面子啊。

「就算看不見顏色，我還是有辦法正常地過生活的。就是畫畫的時候有點辛苦了一一我從小就很喜歡畫畫，哪怕知道了自己看不見顏色，我也沒辦法放棄。所以我自始至終都把畫畫當成一種愛好。可我絲毫也沒想過，自己的畫居然會受到好評……」

「是大受好評啊。」

「就是啊。很神奇的是，我畫的畫會受到好評。這個國家裡看過我的畫的人，都大呼『真是獨樹一幟！』或者『用色太奇特了！』什麼的。」

這也是在這個滿是虛榮心重的人的國家才會有的事吧。又或者，是真的因為太具獨創性而受到好評嗎——

「也就是說，你一直都是隨便調色畫畫，而回過神來就已經成了名畫家了，是這麼回事嗎？」

「這個嘛，就是這麼回事……正因為如此，我現在很傷腦筋。」

「……？為什麼？只是將看見的東西照樣畫下來就能賺到很多錢，這麼好的活可沒有第二家了不是嗎？」

「說是簡單，就算是胡亂地調配顏色也並不容易。我變得越有名，出越多的畫作，隨之而來的批評也就越多。像是顏色的平衡很奇怪，畫成了人們真實看到的風景畫，之類的。」

「……嗯。」

「所以，我最近想挑戰一下新事物——我正籌備著用你剛剛拿著的那個東西，畫一幅只有黑和白兩種顏色的畫。」

「那個東西……」我望向桌子。「那個玻璃杯裡的液體，到底是什麼？」

「是墨汁。通過用水將其稀釋，就可以畫出我所看見的景色。」

「……啊啊。」

「我打算用那東西來挑戰新的繪畫。你覺得如何？」

不是，你要我說如何我也……

「畫兩幅畫然後再決定如何？用和之前一樣的方法畫，以及用那個叫墨汁的東西畫，兩種畫。」

「笨蛋。就算我畫同一幅畫兩次，也看不出哪裡不同吧。」

「……………」的確。

「不過，不管被誰說什麼，我都準備用墨汁來畫。」

「……………」

既然已經在心裡決定好要用那個叫墨汁的東西來畫畫，為什麼還要問我怎麼看呢？莫名其妙。你是找人商量的女生嗎？

「當我完成這幅畫並公開發表的時候，我覺得我才終於能明白自己真正的實力。我到底是真的有實力呢，還是僅僅是出於偶然被人捧上臺面的悲哀家夥呢——」

也就是說，這幅畫，是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發起挑戰的意思吧。

在這個到處都是愛慕虛榮之人的國家裡，這個充斥著贗品的國家裡，他為了得到真實的評價而不斷奮力掙紮，就是這麼回事吧。

正因如此，他才會想將映照在他眼中的世界，將他所看到的原本本的風貌畫出來吧。

「好了，休息就到這裡吧。」

他這麼說。聽起來也像是隱約地說「還不快點回到指定位置去」。我依照他的吩咐，走到窗邊去。

走過去的途中，在一邊認真地注視著描繪在畫布上的我，一邊拿著鉛筆不知該從何處著手的他，像是想起來什麼一樣擡起頭來，

「啊啊——說起來，你的頭髮真正的顏色是什麼？」

然後這麼問我。

於是我回答他的問題。

一邊坐在窗邊一邊回答。

「是你也看得見的顏色哦。」

【首次公開情報】KAKUYOMU投稿作品

【作者評論】

這是在寫第2卷的時候寫的故事，但是內容在各種意義上都太過灰暗了就沒有被採用。當初我也是牢騷發個不停，心想著我一定要將這個故事發布出去，於是幾天後我就在KAKUYOMU上發布了。我還挺喜歡這種故事的，真想多寫點呢……

第20話 艾維莉亞的秘密

「我回來了。」

我和姐姐現在也正在旅行中。

每天賺著小錢，走遍各個國家，成了我們現在的日常。

「歡迎回來。」

已經回來的姐姐揮著手歡迎我回來。我從正在品嚐紅茶的姐姐身邊走過，就這樣一下子倒在床上。

姐姐看著一看便知累壞了的我，

「打工怎麼樣？」側著頭問我。

「正如你所見……」

「真是累人的工作呢……」

「姐姐你那邊怎麼樣？」

「正如你所見。」

姐姐一臉怨氣地輕拍著一堆被翻閱過很多次的求職雜誌，嘆了一口氣。

身為旅伴的姐姐和我在同一時間開始尋找可以賺日薪的工作，但不知道是不是運氣不好，她似乎現在都還沒找到工作。

「總是找不到工作啊……」

姐姐嘆了一口氣。「是不是這個國家不招外地人啊……一件好工作都沒有。」

「工作是有的，只要你不挑。」

「誒？是這樣嗎……」

「就是這樣。」

「這麼說來，艾維莉亞你在做什麼打工？」

「秘密。」

「為什麼？」

「我是不挑工作的人。」

「總覺得莫名可疑呢……」姐姐眯起眼睛，然後嘆了一口氣，「只要不挑工作的話，我也能馬上找到工作嗎……」這麼低語道。

說實話，我一直都讓姐姐不去工作並守在旅館裡。可是以她的性格，她應該不會聽我的吧。

我先一步開始了打工這件事或許害姐姐更加過意不去了。姐姐現在也還在拼命地找工作。

希望我們都能盡快找到好工作，好讓她不用再這麼過意不去。

「啊！」

突然姐姐叫了一聲。「我說，這個可了的貓咪咖啡廳怎麼樣？是可以和貓玩的店嗎……好像很有意思。」

哦。

「那間店不行。」

「嗯？為什麼？」

「總之不行就是不行。」

哎呀，說真的。

希望我們都能盡快找到好工作，好讓我不用再這麼過意不去。

【首次公開情報】第8卷 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只要不去挑就有工作可做……！就是以這個為主題的故事。艾維莉亞和艾姆妮西亞的對話都很好寫，我很喜歡。

第21話 艾姆妮西亞的苦惱

我身為一名來自外國的外人，遲遲找不到願意讓我打工的店家。剛來到這個國家時，我隨隨便便地想「嗯……總而言之~先隨便找一間能賺錢的店打工~隨便賺幾個錢就離開吧~」尋找工作。不過我卻四處碰壁慘況連連，甚至讓我想好好教訓入境當初，抱著美好理想精挑細選的自己。

「咦，你是旅人嗎？也就是說不到一周就會離開了吧？不是啦……我們沒有余力請只工作幾天的人啊……」

「我們沒有在招短期打工……不好意思……」

「不想幹就給我滾！」

完畢。

這就是我尋找打工的旅行記錄。工作難找到令人想哭。每次抵達新的國家，我和妹妹艾維莉亞都會找工作，賺錢養活明天的自己，但每次都為了找工作而吃盡苦頭。

「伊蕾娜平時都是怎麼賺錢的呢……」我回想起過去拯救過我的恩人「下次見面的時候請她教我好了……」這麼喃喃說道。

妹妹艾維莉亞聽了對我說，

「我隱約有種感覺，那個人一定會做灰色地帶的事情。」她如此斷言。

「你怎麼會這麼想？」我側著頭問。

「這是女人的直覺。」艾維莉亞斬釘截鐵地回答，然後有些驕傲地說「順帶一提，我已經找到工作了。我從昨天開始就在咖啡廳打工。」這麼跟我炫耀。

「……你怎麼找到工作的？」

「這也是女人的直覺。」

在不知不覺間超越了我的妹妹又接著說。

「姐姐，外地人想要賺錢的話，做一些灰色地帶的事情也是情非得已……」

她的眼神望向遠方，看起來像是在我不知道的時候前往了大人的世界。

「你長大了呢……艾維莉亞……」

「不是，我應該只是被玷汙了而已……」





像這樣，在和妹妹聊過之後，我依然在到處尋找工作，可是外地人想靠正當渠道找到工作果然有些困難。

我走了很久，不停吃閉門羹而筋疲力盡，於是決定找一家咖啡廳休息。我在街上找到一間在幕後無惡不作……設定有些複雜的店。

我沒有多想，就推開了門。

【首次公開情報】第8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第8卷的短篇其實都是與本篇有各自關聯的故事。盡管無法放到本篇裡，我還是寫下了這些故事來讓本篇的故事變得更加完整。

說個題外話，我很喜歡廣播劇CD裡小原好美小姐（艾姆妮西亞）和岡咲美保小姐（艾維莉亞）的對手戲。

第22話 沙耶小姐的日常

「師父、師父——」

「啊？咋了？」

某一天，師父在魔法統括協會的吸煙區旁邊若無其事地幹著抽煙管這種愚蠢行為。看不下去的人家走上前去，抓了抓老給人添麻煩的師父的衣袖並跟她搭話。

她大概又會說出像是「這不是香煙而是煙管，再說我不進吸煙區抽也沒問題吧？」這種明顯缺乏道德的話。她這樣真的讓人很困擾，真希望她能就此打住。不過人家這次刻意貼近她，絕不是為了指責正在幹蠢事的師父。

「請您教人家魔法。」

是的，人家想請她教自己魔法。人家跟隨師父暗夜魔女席拉學習魔法，並正式以炭之魔女沙耶的身份展開活動。只要一有時間，人家就會去找師父教自己魔法。

雖然人家已經能獨當一面了，但人家還是覺得自己不夠成熟。畢竟還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所以人家現在可沒有閑工夫原地踏步。雖然平時總是一副胡鬧的樣子，但說不定人家其實還算是個挺認真的女生……不對這話不該由自己來說。

「哎……真麻煩……」師父看上去是個很沒出息的魔女，所以即使人家坦率地求她，她也基本不會聽人家的。

「不要。」我就說吧。

不過一向懶散的師父拒絕人家的提議也不是一天兩天了，說是家常便飯也不為過。所以接下來她要說什麼人家都能猜得到。

那就先給我買杯咖啡吧，她應該會這麼說。

「那就先——」

「請用。」人家飛快地將咖啡獻給師父。

「……！」師父略顯驚訝地瞪大雙眼，在說了「挺機靈嘛……」之後，便將咖啡接了過去。

接下來她應該就會說：「那接下來去給我買麵包來。」接著還會叫人家去買香煙和第二杯咖啡，人家基本上已經習慣了。

「那接下來去給我買麵包——」

「請用。」人家飛快地將麵包獻給師父。

「……那去買香煙——」

「請用。」早就買好了。

「……那就再給我買一杯——」

「咖啡是吧？請用請用。」

「……………」

終於，在提了一大堆無理的要求後，師父一臉嫌麻煩似的撓了撓頭說：「……真拿你沒辦法……」然後朝人家看了過來。「所以呢，你想我教你什麼？」盡管看上去是個很沒出息的魔女，但她絕對不是真正的壞人。

差不多就是這樣，人家的日常就是和懶散又很沒出息的師父共同編織而成的。

【首次公開情報】 第八卷 GAMER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魔女之旅》第四卷裡出現過一個向往硬派人物但實際上根本一點也不硬派的廢柴，是個叫尤莉的女孩子。在寫席拉的時候，我就想尤莉最應該立志成為的硬派人物可能就是席拉。

第23話 伊蕾娜小姐的生日

「魔女大人，今天不正是您的生日嗎？」

在某個國家進行入境審查的時候，那個國家的職員小姐笑盈盈地看著我說：「恭喜您！能在生日當天蒞臨我國，真是您百年難得一遇的幸運呢！」

哎呀哎呀。

「您所謂的幸運是指？」

「在我國，我們會給於生日當天造訪這個國家的人分發這種券。」

職員小姐一邊說著，一邊遞了一張紙片給我。在這張正適合拿來當書簽的紙片上，清清楚楚地寫著『生日券』三個大字。

「……這是什麼？」

「這是生日券。」

這個一看就知道了。「那這東西有什麼用處嗎？是某種東西的兌換券？」

「這個嘛，說是兌換券其實也是。」

緊接著，，職員小姐相當乾脆利落地——

說出了很難以置信的話：

「只要出示這張券，這個國家裡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免費換取。」

○

坦言說，城裡的一切看起來都很耀眼。無數座高大的建築物並立在街上；在路邊攤上販賣的麵包和水果；最近剛發售的新書，乃至在模型人偶上盛麗地穿搭著的衣服——所有的一切都顯得熠熠生輝。

「這個也好那個也好……全部都是免費……的嗎？」

說起來，那位職員小姐在我拿著這張券的時候就一直跟著我。在我身後待命的職員小姐露出和之前一樣的笑容，並回答道：「是的，就是這樣。」

「真的嗎……？」

「真的。」

職員小姐點了點頭。

我來回打量著生日券和街道，略顯慌張。在這張給得實在過於突然的生日券上，確確實實地寫著『只要出示這張券，您就可以得到這座城市裡的任何東西。此外，您無權拒絕。』這麼一行字。

換句話說，假如我是個超級大惡人，我要是一邊說著「呵呵呵，那我就用這張券將這個國家給弄到手吧～」一邊將券交給國王陛下的話，他說不定就會「行啊，這個國家就給你好了。」這麼簡單地就把國家給拱手讓出去吧？

「……這事實在好到過頭，不禁讓人心存疑慮。」

話說回來。「住在這個國家裡的人，都是些一看到人家出示這張券，就會擺出一副『請隨便拿吧～』的嘴臉將自己的東西拱手讓人的家夥嗎？還是說這玩意兒被人動了什麼手腳……？」

我試著用火烤，同時用盡各種手段琢磨。可這張券不管再怎麼看都只是一張普通的紙片，似乎並沒有被人施加什麼特別的伎倆。

「還請不要這麼做，魔女大人。您再怎麼用火烤也不會有東西顯現出來的。不僅如此，那張券一旦燒著了就會當場作廢。」職員小姐慌忙制止我說：「這個國家裡的每個人都是好人。只要有人出示這張券，他們都會無一例外地遵循這張券的規則。所以不管是什麼東西，他們都一定會交換給你的。」

「真的嗎……？」

「真的。」

這可真是有點厲害過了頭的東西呢……

「買什麼好呢——」

突如其來的事態讓我不知所措，總之還是先在街上到處逛逛好了。可不管我怎麼走，我也不過是個旅人，就算用這張券換來一個家或者是一間店也無處可用。

不過，難得拿到這麼一張券。

「乾脆用來換取這裡最貴的麵包好了——」

這麼想著的我猶豫不決地在一個路邊攤前停下腳步。我指向一個烤得剛剛好的麵包，然後說道：

「那個，我想用這張券換這個麵包——」

我準備把券遞交出去。

「……………」

就在我即將券把拿出去的時候，我忽然想到。

這裡是個全民皆善的國家，所以不管提出怎樣無理的要求，只要把券交出去就一定會有求必應。只要用這張券去交換，不管什麼樣的東西都可以得到。

……………

話說回來。

如果我把券就這樣交出去，那麼這張券又會去往何處呢？

「您這是怎麼了，魔女大人？您不是要買這裡最貴的麵包嗎？」

職員小姐突然從我身後探出頭來問。好險好險，還好沒有把這張生日券送出去。

「我能問一個問題嗎？」

「您盡管問。」

「這張券，是只有過生日的人才能用嗎？」

「不，並非如此。」

「那如果我在這裡把這種券拿來交換麵包的話？」

「理所當然，券的使用權就會被轉讓給這家店的老板。」

「……………」

「這家店的老板就能使用這張生日券換取任意一樣東西。不過我國的人們都是好人，大概會僅僅為了交換麵包而把這張券的使用權給放棄掉吧。我說的沒錯吧，老板？」

被職員小姐問到的老板點了點頭。

因此，職員小姐很開心地拍了拍手說：

「真是太令人高興了，魔女大人。您果然是個善良的好人呢。如果您是個壞人的話，說不定現在早就一邊說著『呵呵呵，那我就用這張券將這個國家給弄到手吧～』，一邊直奔向國王陛下那裡。」

「瞧您說的！我怎麼可能會打這麼壞的主意呢？真是的。」

這裡有一個漂亮地將剛在腦海中一掠而過的壞主意抹掉，並盡全力順著職員小姐的話走的魔女。

那個人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那也就是說，這張券就是用來辨別一個人是好是壞咯？」這算哪門子的什麼生日券啊？根本就是個危險得要命的東西好嗎！

「正是如此。順帶一提，如果是不在生日當天蒞臨我國的旅人，我們會用『恭喜您！您是光臨我國的第一百個旅人！』這樣的理由將這張券交給他們。」

「為什麼要做這麼麻煩的事……」

我這麼一問，職員小姐再一次笑了笑，然後說道：

「這當然是為了，揭露其本性啊。」

○

「這些就是我在前幾天過生日時發生的事。」

幾天後，我在旅行途中遇到了沙耶小姐，於是就把我在那個不可思議的國家所經歷過的事講給她聽。

沙耶小姐聽完後點了點頭說：「真是個奇怪的國家啊。」然後她問：

「那麼，伊蕾娜小姐你在那之後用那張券換到了什麼東西呢？人家聽著覺得，只要不是太貴重的東西，他們都會願意交換給你吧？」

只是用來交換最貴的麵包的話，這種程度確實沒什麼問題。而且只要是以用那張券交換的這個名義，就算真的拿了點什麼東西應該也不成問題。

「機會難得，我拿到了一樣特別的東西作紀念。」

「是什麼？」

「這個。」

我一邊這麼說著，一邊從剛好讀到一半的書中間抽出一張紙片。

是一張寫著『生日券』三個大字的特別紙片。

【首次公開情報】 推特投稿作品

【作者評論】

又是一篇伊蕾娜小姐生日的故事。這個是發布在推特上的故事。話說回來，我經常收到伊蕾娜小姐到底幾歲了這樣的問題。我想如果將角色的正確年齡公開的話，肯定會有人大受打擊的，所以我才故意不透

露。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有個一直以為是年上的角色。當自己的年齡超過了那個角色時，受到的打擊恐怕是難以估量的吧。我的這種經驗來自漫畫《地獄老師》。

第24話 不可思議的詞匯

「啥子嘞！」

剛抵達那個國家的大門，衛兵先生就對我說出這種不可思議的詞匯。

「什麼？」

「啥子嘞！」衛兵先生又說了一遍，還稍微加大了語氣的力度。之後，在我側頭不解，正準備透露出不快的語氣再次說「什麼？」前，他先一步低下頭說：「真的很不好意思，這句話在這個國家是有多種不同意思的。」

「……是嗎？那算了。」我略顯冷淡地回答道。

我對矗立在大門對面的這個國家的風貌所知不深。只是從別的地方聽說這地方很熱鬧、有著可口的美食、人們使用的語言很獨特。至於這個國家裡面是什麼樣子，我以前就很感興趣，但很難找到機會進到國內一探究竟。

早就聽說這是個有意思的國家，所以我也做好心理準備，只是沒想到剛準備入境就攤上這事兒。

話說回來。

「您口中的『啥子嘞』是什麼意思？」從沒聽說過這樣的詞匯。

「這是只要說出口就能把眼前的狀況先應付過去的神奇詞匯。」他很快就回答了我。

「……………」

雖然我對這個國家的內幕不是很了解，但我可以斷言這樣的解釋肯定是不對的……

「就是這樣，魔女大人您在通過這個國家的大門後，要是有人跟你搭話就請使用這句話吧。還有其他想知道的嗎？不介意的話我可以向您

說明。」

「……不用了。」

「啥子嘞！」

「……………」

「啥子嘞……啊，這個叫做一梗多用，是指重複進行同樣的對答的用語。要來練習一下嗎？」

（譯注：原文為【天井】，除了指天婦羅蓋飯，也指重複使用同一個梗來製造笑點。）

「……………」我本來想再次搖頭說『不用了』，但在說之前我忽然想到，這也許是陷阱。如果我在這裡說出這句話，那就毫無疑問成了衛兵先生所謂的一梗多用。

照著衛兵先生的預想走，總覺得有點不爽。我閉上張開一半的嘴，開始思考：這種場合該怎樣作答才合適呢？

然後我就想到：我剛剛不是學到了一個只要說出口就能把眼前的狀況先應付過去的神奇詞匯嗎？

於是我說隨口了句：

「啥子嘞！」

【首次公開情報】第八卷 Animate大阪日本橋店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方言可以出現在幻想世界裡嗎？我本來是這麼想的。不過阿爾蒂這個角色就是鄉下方言妹，就覺得無所謂了。畢竟在外國，不同地域也會有不同的方言嘛。

第25話 魔鏡啊魔鏡

某個地方，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公主。

她美得用那個國家的辭典查閱「美麗」這個單詞，就會發現注釋裡插入了「難道是指，公主殿下？」這條多余的影射。因為她太過美麗，只要她出現在眼前，人民百姓無一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那是一種難以用筆墨言辭形容的美。

這位到處張揚自己那宛如暴力一般的美貌的公主，某一天陷入了煩惱。

「……我為什麼就是結不成婚呢？明明我長得這麼美麗。」

沒錯，她正愁著找不到結婚對象。

公主明白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人，卻可謂是完全沒有異性緣。國內的男人們見到她都只會跪拜。她總是無法邂逅自己的真命天子。

到底是為什麼呢？

「難道有比我更美麗的女人……？」

公主沒有異性緣純粹是因為身份太過高貴，民眾們都認為光是靠近她都是無禮的。但是公主的想法卻恰好歪到另一邊去了。

所以公主對著鏡子，獨自低語。

她摸著那面能夠說人類語言，十分不可思議的鏡子，低語道：

「魔鏡啊，魔鏡啊，這個世界上最美的人到底是誰？」

映照出美麗公主的魔鏡，對那句話起了反應，展現出一個人像並回答：

「沒錯，就是我。」

那是一個長著灰色頭髮的美麗少女。

○

「哎呀，多虧了魔女大人，我們公司的業績突飛猛進啊！真是叫人止不住笑意啊！」

森林妖精們全都像這樣向我卑躬屈膝。我之所以會摻和到這間靠大約七個妖精經營的小型企業裡去，就要回頭看現在開始幾個星期之前發生的事。

我一如往常在森林裡旅行時，無意中聽到妖精大叔們在「我們啊……建築技術明明是一流的，卻一點生意也沒有啊……」這麼發著牢騷。

哎呀哎呀，你們有什麼煩惱嗎？我有點感興趣，於是這麼問他們。他們就回答：「其實我們是建築師。可是不管用森林的樹木蓋多少間房子，都會被那頭該死的狼破壞掉。我們的客戶，豬群都向我們投訴了。」

哎呀，那真是不得了。那麼我就來為你們出個點子吧。我這麼想著，給了他們一個建議：「那不如用磚瓦來蓋房子吧？」

他們開始從建造木制住宅改為建造磚瓦住宅之後，他們的客戶豬群「呼嚕呼嚕」地向我表達了謝意。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不好意思，我完全聽不懂豬群在說什麼。」我說。

一個妖精一臉歉意地回答：

「嘻嘻嘻小姐你長得真可愛啊。它們是這麼說的。」

「我可以揍你們一頓嗎？」

然後豬群又「呼嚕呼嚕」地回答。

「剛才它們說了什麼？」我說。

一個妖精一臉歉意地回答：

「請務必揍我！拜托了！它們是這麼說的。」

「這群豬羔子……」

總而言之，我像這樣插手幹預了妖精們的事業。簡單來說，我擺出一副負責人的架子，敲了他們一大筆錢。

在妖精們蓋的房子裡悠閑地消磨時間，並在一天結束之際聽取業務報告，我現在做的就是如此輕鬆的工作。哎呀，真好搞定。我這麼不成體統地收錢真的好嗎？我甚至會這麼想。

所謂一帆風順就是指這件事。我就這樣一心一意地不斷地榨取著金錢。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的臉上忍不住浮現一抹壞笑。

○

「唔……她就是灰之魔女啊……真是可恨……真是可恨啊……！她的笑聲是怎麼回事！氣死我了！」

公主一邊從窗口外面盯著正在一個人安靜地埋頭看書的魔女，一邊咬住手中的手帕並用力拉扯著。真是顯而易見到可謂是刻板印象的嫉妒。

公主一直都堅定地認為這世上最美麗的人肯定是自己，可是看到眼前這個正在暗笑的魔女，「咦……？靠近了再看看，確實長得很可愛啊……她這人是怎樣？」如此想著，她不禁對心底裡已經舉起白旗認輸的自己感到氣憤。

順帶一提，那面會說人話的魔鏡因為說出「果然伊蕾娜小姐才是最可愛的。」這番糊塗話，公主就握緊拳頭將它打碎了。

說遠了，總而言之，公主對眼前的灰之魔女燃起了那般強烈的，毫無道理可言的怒火。

也對她心懷怨恨。

甚至對她產生了憎惡。

「……………呵呵呵。等著瞧，臭魔女。我才是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人……這世上不存在比我更加美麗的女人……！」

話說回來，為了在某件事上成為第一需要做些什麼，各位知道嗎？

付出努力來奪取第一的寶座。尋找自己能取得第一的領域。方法有很多種，但成為第一這件事本身就相當困難，要超越比自己優秀的人更是談何容易。因為人與人之間有著努力也無濟於事的才能的差距。

那麼，要取得第一最快的方法是什麼呢？

答案很簡單。

將比自己優秀的人除掉就行了。

○

當我在看書消磨時間的時候，森林小屋的門突然響起了敲門聲。

咚、咚，緩慢地響起了兩聲像是在觀察這邊情況的敲門聲。之後，「請問有人在嗎？」響起一股澄澈的話音。

是訪客嗎？

「在。」我毫無警惕地打開了門。

門前站著一個外表可疑的女人。她把兜帽戴得很深，看不見她長什麼樣子。她的雙手抱著一個小竹籃，裡面裝著很多蘋果。

「你好，可愛的魔女小姐。方便說兩句話嗎？」

我把門關上了。

「喂！為什麼要關上門？不覺得很沒禮貌嗎？」

身份不明的女人在門對面開始抱怨。

我搖了搖頭說：「不好意思，這裡謝絕推銷。」

「不是的！不是的哦！我不是推銷的！」

「那麼是傳教嗎？」

「也不是傳教的！」

「那到底有什麼事？」

我把門打開了一點點。

「……那個，我是住在隔壁的。蘋果多出來了一點……所以……想分給你……」

「啊……這樣啊……那真是謝謝了。」

我把門再打開了一點點。然後，兜帽戴得很深的她說：

「來，請收下。這可是十分美味的蘋果哦。吃過的人都說，它美味得吃一口就有如升天一般呢。」

同時把蘋果一口氣推給我。

「……原來如此。哦哦。有這麼美味啊。被你說到這份上，我也有點感興趣了。」我老實地收下那些蘋果，然後問她：「對了，我剛才就很在意。你手上的傷，是怎麼了嗎？」

她的手被繃帶一層層包住了。她是受傷了嗎？

「啊啊，這個啊……我打破了一面囂張的鏡子就成這樣了。」

「……那是怎麼回事啊……」我不是很懂她的意思，但我決定不去管。因為很麻煩。

更重要的是，

「受了傷的話，最好塗一點藥膏哦。請稍等一下，藥膏就在小屋裡。」

我拿著蘋果先關上了門。

然後很快又打開了。

「久等了。塗一點這個藥膏在傷口上吧。用過的人都說，塗了這個藥膏之後傷口立刻就會好，如同升天一般有效呢。」

「哇，真棒。這麼好的藥，我真的可以用嗎？你真是熱心腸呢。」

她呵呵呵地笑了笑，便解開包在手上的繃帶，用指尖沾了一點我拿著的藥膏，開始往自己手上塗。

「咦……這個藥膏，有一股蘋果的香味呢。」

我對面露詫異的她回答：

「這個就是從你那裡收下的蘋果啊。我磨碎成糊狀了。」

「誒！？」

一說完這句呆頭呆腦的話，她的身體就發生了異常。

「呼~」

啪嗒一聲，她當場倒下了。如同一根僵硬的木棒，她就這樣一動也不動了。

「……果然是有毒的啊……」

雖然不知道是出於什麼理由，看來她想要了我的命。

○

我姑且先用魔法清除了她體內的毒。雖說是突然被她盯上了性命，可要是反過來害死了她，我會睡不著覺的。

我先治療好她的身體，讓她睡下了。不用多久她應該就會醒過來了。

為了讓她在醒過來時無法大吵大鬧，我用繩子將她的身體五花大綁起來。

正當我忙著善後的時候。

「你好啊！可以打擾一下嗎？」突然有個奇怪的男人出現在我面前。

「你是？」

擡頭一看，他騎著一匹白馬。頭上還戴著王冠。從他的打扮來看，他應該是一個王子。

「我是王子。」

他以自誇的語氣說：

「我是碰巧路過的，有戀屍癖的王子。」他說的話裡帶了個奇怪的單詞。

碰巧路過的有戀屍癖的王子，到底是什麼意思？我還不是很懂這個概念，但我嫌吐槽太麻煩，就回答：「這樣啊。挺好的啊。」

王子很高興。

「是啊。的確很好。不過，你正在用繩子綁起來的那位女性也……不錯啊，真的很不錯。她那張看起來像是睡著了，又像是實際上已經死了的美麗面容真是太棒了。棒到我都想娶她了。」

「是哦……」

看來他是個性取向很奇特的人。我就先不深究了。

「可是我有一個很久以前就思慕不已的人。很遺憾，我無法和那位女性談戀愛。」

「這樣啊。」我打從心底裡覺得無所謂，但還是點了點頭。

「對啊。住在這附近的國家裡的公主是個十分美麗的人。那位公主正好就和在那邊倒下的她長得一模一樣——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被你用繩子五花大綁的她，該不會就是公主吧？」

「誒！？是嗎？」

居然被公主盯上了性命，這到底是為何？

「不會錯的。她正是我苦苦追尋的最理想的女性，公主殿下啊！她到底在這種地方做什麼啊？」

她想殺了我。

……這話實在是說不出口，所以我決定演一場戲。

「呃，那個——其實……」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

在那之後過了幾天。

某個國家內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婚禮。結婚遊行隊伍的中心，是一個性取向稍微往奇怪的方向偏了的王子。他身邊則是到現在都還搞不太清楚狀況，但又覺得總之可以結婚就是好事所以將錯就錯，正在跟民眾笑著打招呼的公主。

那天後來，我對王子低聲說：「其實公主殿下她想要理解王子殿下您的性取向，因此才陷入了沈眠。要想讓她醒過來，您必須懷著真切的愛意親吻她。」

王子發自內心愛上了這位想要理解王子的奇怪癖好，品格如此高雅的美麗公主，於是直接將她帶回了國家，親吻了她，讓她醒了過來。

與其說讓她醒了過來，只不過是我將魔法解除了而已。

總之，經歷了這樣的事情，在她尚在驚訝之余，他和她就已經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哎呀……哎呀哎呀……我這麼幸福，真的可以嗎……」

在遊行的間歇，公主如此自言自語。「真沒想到你會當我的愛神丘比特啊……或許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人確實是你呢。」

她也對我說了這番話。

這是我後來聽說的，她似乎是因為找不到結婚對象才會來攻擊我。也就是說，只要她可以結成婚，我就完全不成問題了。

就算如此，遺憾的是她攻擊過我可是洗不白的事實。

「啊……我真是太幸福了……！」公主感動到雙眼濕潤。

「嗯，是啊。真是太好了。」呵呵呵，我也笑著回應她。

話說回來。

「你對我做過的壞事，我可是記得一清二楚呢——」

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對她輕聲說：

「你要是不想我說出去的話……明白該怎麼做吧？」

「……誒？」

「明・白・該・怎・麼・做・吧？」

「……………」

就這樣，我成功敲了她一大筆錢，數額多到甚至讓我覺得傻子才會跑去和豬做生意。

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首次公開情報】第8卷 Animate有償特典「聲優朗讀CD」劇本

【作者評論】

這是專門為現在已經很難入手的《魔女之旅》第8卷Animate有償特典「聲優朗讀CD」寫的原稿。在寫第十五卷時，我久違地又聽了一遍這張聲優朗讀CD。本渡楓小姐的朗讀劇果然很有趣。

感覺從第一卷那時候起就一直受本渡小姐照顧。如果不是她主演的話，《魔女之旅》一定無法有現在這樣的成就。

能不能將朗讀劇以每卷一話的形式再販呢？請再販吧。拜托了。

第26話 阿爾蒂和莉娜麗雅的歷史探訪：傳說中的雕像

我和莉娜麗雅同學的歷史探訪依舊在繼續。

說是我和莉娜麗雅同學的旅行，但真要說的話我覺得自己比較像是莉娜麗雅同學要人陪才跟著她一起去的。

「看啊，這尊雕像。太帥了。」

我的旅伴莉娜麗雅同學「呵呵呵呵」地露出可怕的笑容並用臉蛋不停蹭著一尊毫無特點的雕像。我完全不懂這東西有什麼好的。

「這是什麼東西？我不是很懂。」

「問得好。過去發生過這麼一起事件，一名偉大的魔女說著『沒錢了啊．．．．．對了，先來詐騙吧』這種鬼話並到處敲詐城鎮人們的錢。當時城鎮的首長說『為了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搞事的魔女，來造一尊雕像吧』，於是這尊雕像就在城鎮的博物館被造出來了。簡而言之，造這尊雕像與其說是為了贊頌這個偉大人物，不如說是為了讓這個人公之於眾。這種雕像可是很少見的哦。」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不好意思，聽了你的說明我也還是不太懂。」

「你應該對歷史稍微感興趣一點。」

「我倒覺得莉娜麗雅同學你應該有一點一般常識。」

「沒禮貌。我很有常識的。」蹭蹭蹭蹭。

「聽好了，阿爾蒂。能夠遇到這種罕見雕像的機會可不多哦。」

「這個嘛，說得也是。」

「說不定我們以後都沒機會再見到了。」

「是啊。」

「不趁現在蹭個夠，就再也沒機會蹭了，你不這麼認為嗎？」

「不好意思，我聽不懂你說的最後那句是什麼意思……」你不這麼認為嗎個頭啦……

「總之，用臉蹭傳說的雕像也能成為很好的經驗。你也來試試吧？」

「不，我就免了。」

「不要客氣。」

「我不是在客氣——」應該說歸根到底，在這之前，

「莉娜麗雅同學，這裡是禁止入內的……」

「？」莉娜麗雅同學可愛地側了一下腦袋。雕像周圍被仔細隔開了一段距離，還寫著『禁止入內 請勿觸摸雕像』這兩句警示語。而莉娜麗雅同學就在這裡面蹭著這尊雕像。

「——喂！你這家夥！在幹什麼呢！」理所當然，不遵守規則的莉娜麗雅同學被警衛逮住了。

「……誒？那、那個……」莉娜麗雅同學嚇得不知所措，像是向我求助一樣看著我。於是，我輕輕地移開視線，只對她說了一句話：

「……嗯，就是啊，這樣的不也能成為很好的經驗嗎……」

【首次公開情報】第九卷 GAMER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當初我是計劃寫一本跟《魔女之旅》完全沒有關係的新作才寫下阿爾蒂和莉娜麗雅的故事，但不知怎的就歸到正篇裡去了。我好像在哪裡寫過這段經過來著。從故事的時間線來看，可以看到伊蕾娜小姐長大

成人之後的世界也挺不錯的。不過，原本計劃要寫的故事我也想找個時間寫。（邊說邊看著出版社的人）

第27話 傲嬌的伊蕾娜小姐

「人家覺得，有沒有可能反倒是伊蕾娜小姐你喜歡人家呢？」

沙耶小姐突然對我說這番莫名其妙的話，於是我停下正在翻書的手，
「啊，哦．．．．．這樣．．．．．啊」給了她這麼一個含糊的回複。

「世界上好像有一個叫傲嬌的概念哦，伊蕾娜小姐。」

「傲嬌．．．．．」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沙耶小姐說：

「所謂傲嬌，就是指明明喜歡那個人，卻無法坦率面對自己的心情，說出了與真心話正相反的話語的人。」

「是哦．．．．．」現在我總算擡起了頭。「那麼，那個傲嬌和我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誰叫人家對你說我愛你，你卻無視人家？」

「我是會。」

「而且人家從來沒有見過你對任何人產生過好感。」

「是啊是沒有呢。」

「對吧？那不就代表你是傲嬌嗎？」

「我覺得肯定不是．．．．．」

「人家猜到你會這麼說，所以準備了一些資料。請看這個。」

沙耶小姐邊說邊從不知哪裡拿出一張很大的紙，貼在牆壁上。

「這是將伊蕾娜小姐平常的言行可視化之後制成的圖表。」

「你這人很閑嗎？」

「不，人家忙著研究你。」

「不好意思我說錯了。你是跟蹤狂嗎？」

「是的。」

「你倒是否認這一點啊．．．．．」

「總之請你看看人家的研究成果吧？」

沙耶小姐避開我的蔑視目光繼續說。「這是向伊蕾娜小姐進行愛的告白時的回複，其中在九成場合裡你是說『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拒絕了人家。」

「嗯。」

「順帶一提，剩下的一成是無視。」

「原來如此。」

「然後，有關世界上的傲嬌的統計結果在這裡。對她們進行愛的告白時，她們也是在九成場合裡會說『你、你在說什麼傻話！不過，如果你無論如何都希望的話．．．．．那個，跟你交往也不是．．．．．不能。』並擺出一副拒絕的態度。」

「不是，這不是沒有拒絕嗎？」

「說到後半部分時，一般都會被剛好在這時發生的噪音還是別的東西打斷，最後只聽見『你、你在說什麼傻話！』這一部分，於是就當成是被拒絕了的意思。」

「是哦．．．．．」

「順帶一提，剩下的一成場合裡她們會回答『我也．．．．．喜歡你．．．．．』。」

「這都已經不是傲嬌了吧。」

「順帶一提，這個回答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無法被對方聽到，所以等同於無視。」

「 」

「總之就像這樣，伊蕾娜小姐你的言行和傲嬌是一致的。」

「幾乎都只有一成是一致的不是嗎？」

「不對不對！請你好好想一想，伊蕾娜小姐！」沙耶小姐一下子將身體向前探過來。然後她說：

「歸根到底，一般傲嬌的嬌那一部分很多時候都沒能被對方聽到。因為這樣，她們很容易被當作是只會臭屁的女生——得出的統計結果是這麼說的。」

「現在才說有點晚，沙耶小姐你還真是做了個蠢得可以的統計呢。」

「先不提這個！」講到這裡，沙耶小姐的勁頭已經停不下來了。她說：

「從這個理論來看，就算伊蕾娜小姐你表現出嬌的言行，人家沒有聽到的可能性很高。」

「這理論都徹底崩壞了 」

「就是這樣，伊蕾娜小姐。請你對我嬌一下。」

沙耶小姐硬是將這段牛頭不對馬嘴的對話結束掉，然後將手放在耳朵旁，嘟囔著「來來，請吧。」等著我。

她不知為何在期待著。

但我要做的事早已決定好了。

「 」

於是我給出一如往常，或者說是統計結果中剩下的一成場合的回複，繼續看書去了。

「啊．．．．．人家聽出來了，伊蕾娜小姐回答『我也喜歡你』．．．．．」

順帶一提，沙耶小姐激動得不得了。

【首次公開情報】Melonbooks特賣活動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家夥是最強角色嗎？

第28話 點心店與魔女的故事

「點心完全賣不出去啊．．．．．」

在某個街角開店沒多久的她很煩惱。她的店完全沒有顧客光顧。到底為什麼呢？她精心制作的蛋糕和曲奇今天也孤零零地擺在店裡。這附近的點心店應該只有她的這一家，價格也很適中，店主又是這麼個美女，但卻沒有生意。

不僅如此，最近她很在意自己的皮膚變粗糙了，還有物價高漲。她的母親也對她說「差不多也想抱抱孫子了。」「你要到什麼時候才帶你男朋友回家？」「聽說鄰居家的女兒準備結婚了。記得她和你同年吧？」「你爸在公司的熟人的兒子在找對象。你覺得他如何？賺得還挺多的哦。」之類的話，擔心起獨生女的將來。各種各樣的煩惱源源不斷。老板娘對此十分頭疼。

「嗚．．．．．我到底該怎麼辦啊．．．．．」

老板娘一邊嚼著蛋糕一邊流下大滴的眼淚。然而就是沒有生意。

「嗚嗚嗚．．．．．不要嘛．．．．．人家還不想結婚啊．．．．．」

老板娘消沈到人格都變了。

此時，有一個人向滿臉哀愁的她伸出了援手。

「原來如此。我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

她的頭髮是灰色，眼睛是琉璃色。頭戴黑色三角帽，身穿黑色長袍的她是一個旅人，也是一名魔女。

這個魔女一聽說點心賣不出去這等大事就趕了過來，看到店裡的蛋糕咂了咂嘴說「原來如此，這些蛋糕賣不出去的確是個問題。而且是大問題。一定要盡快想出對策才行。」並興奮地提出建議。她到底是誰？

沒錯，就是我。

「想辦法讓利潤產生就行了吧？這樣的話，調整一下價格如何？」

「調整．．．．．價格？」

「沒錯。現在的價格都太便宜了，先調整成原來的四倍吧。」

「四倍！？ 」店主小姐嚇得尖叫。

「這麼離譜的價格怎麼可能賣得出去！」

「不對不對。說到底，這家店賣的點心都非常好吃，以現在的價格來賣就廉價過頭了。這樣原本賣得出去的東西都賣不出去了。」

「可是我想讓很多人能夠吃到．．．．．」

「我明白你有你的堅持，但是太過廉價的東西是不會有人會感興趣的。正因為價格高，人們才會覺得『說不定很好吃』而有所期待。而這家店賣的點心，味道足以凌駕這份期待。所以，價格應該是現價的雙倍左右才合適。」

「現價的雙倍．．．．．？可是要以原價的四倍來賣對吧？」

「對。將價格調整成原來的四倍，然後附上贈品吧。」

「贈品？」

「就是握手券。」

「握手券．．．．．」

「如果客人使用點心附贈的握手券，就可以和你握手。不過只有在結賬的時候可以握手。然後往他們新買的點心裡也附上握手券。這樣就是永動機了。」

「真是黑心的生意．．．．．」

「一開始就這樣讓回頭客逐漸增多，等有固定客源了就可以擴大店面了。盡量多雇一些可愛的女孩子，讓她們去櫃臺接待客人，就會有更多新顧客上門了哦。」

「會這麼順利嗎．．．．．」

「就當是試一試去做吧。起碼我認為，握手券和這家店現在賣的點心的價格是有著同等價值的。」

「同等價值啊．．．．．話說回來，照你這個打算，價格應該調整為三倍才更合適。為什麼是四倍？」

「當然是因為調整後的價格的四分之一是給我的分成啊。」

「真是黑心的生意．．．．．」

於是，這家點心店就這樣十分勉為其難地開始發展新的事業。

要說結果怎麼樣嘛。

「生意十分興隆呢。」

「真是好對付。」

店內一片興旺。有兩位女性正在用骯髒手段來撈錢。

【首次公開情報】第九卷 Animate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個故事的評論就放到下個故事再深入說明。說點題外話，各位喜歡吃什麼點心呢？不知道該不該稱這個為點心，我最近一有空就吃7-11賣的韓國海苔。卡路裡含量很低，我很推薦。不過吃多少也不覺得飽，會令人感到很空虛就是了。

第29話 點心店與師徒的故事

我和芙蘭老師一起旅行時，偶然來到了以前來過的一個國家。

「伊蕾娜，你來過這個國家對吧？不介意的話可以做個向导嗎？」

老師說著這番話，在我的身旁走著。雖然我對這個國家也不是很了解，比老師了解得多倒是事實，所以我欣然答應了。

「這個國家——就是，該怎麼說呢，如您所見是個普通的國家。有大道，有人行道，有很多東西很好吃的店。是很普通的國家。」

「哈哈，是這樣啊。話說回來，我聽說這個國家有一間點心店很有名。」

「……………您在哪裡聽說的？」

「嗯？沒有，我一個人旅行的時候一位商人跟我說的——記得是，那裡的點心味道還算不錯，但是贈品非常好什麼的……………說了一番很不可思議的話呢……………伊蕾娜，你有去過那裡嗎？」

「沒有。」

「真的嗎？」

「沒有。」

我說謊了。

有。其實我有去過。可是，我幹了不能讓我的師父芙蘭老師知道的事，所以我堅稱自己毫不知情。

「……………」不過老師知道有那間點心店在，這可就麻煩了……………「老師，這邊走。」

我帶著老師走。幸好，那間點心店在離大道有點遠的地方，只要一直走在大道上就不會碰到那間點心店，從而蒙混過關。

「．．．．．」

然而。

我離開這個國家之後沒過多久——我在這個國家大賺了一筆離開之後，那間點心店似乎獲得了超乎我想象的成長。

大道上擠滿了人。

其中一角有一間店，立著一塊我曾經見過的招牌。那是一間我以前來的時候連半個影子都還沒有的店。

「誒～．．．．．」

那間點心店成了一座巨大得跟以前完全無法可比的建築物，矗立在大道上。店的入口排了一條大長龍。

「哎呀哎呀，一說到它就出現了．．．．．原來在這種地方啊。」

芙蘭老師滿臉好奇地擡頭看著招牌。

看來之前提到的這間店在我不知道的時候搬到這裡來了．．．．．

「哦．．．．．還以為是誰呢，這不是伊蕾娜小姐嗎。」

然後禍不單行，我正在擡頭看著招牌呆站在原地時，一位女性從我背後向我搭話。

「．．．．．」我回過頭，看著她的臉。「你是．．．．．」

那是一位身穿不知道是什麼羽毛制成的大衣，脖子上莫名其妙地戴著一串大得離譜的項鍊，每只手指都戴著戒指，看上去非常有錢的年輕女性。

「．．．．．哪位？」

我歪頭不解，自己不認識這樣的人的說？她就笑了笑，

「我是老板娘。」

說了這句話。

「 」

. 人設變過頭了吧？

○

「哎呀伊蕾娜小姐，好久不見。自從上次受你幫助之後就沒見了呢呵呵呵。」

滿臉開朗笑容的老板娘將我們請到店裡頭的貴賓房。我很高興她優待我們，但以我現在的心情來說優待不優待根本無所謂，我一心只想快點走人。

可是我走不了。

「哇，真漂亮！」

我的師父芙蘭老師對這裡特別感興趣，所以走不了。「看啊伊蕾娜。天花板有一盞吊燈哦。好像很貴呢 」

「是啊。」

「哇！看啊伊蕾娜。房間裡到處都裝飾著奇怪的抽象畫。雖然看不懂但好像很貴呢。」

「是啊。」

「對了伊蕾娜，你和這位小姐是什麼關係？」

「 以前我們一起工作過。」

「工作啊。什麼樣的工作？」

「.....」

我不太想回答。不懂得看氣氛的老板娘「啊啊」地想到了什麼似的拍了拍手，

「其實，以前伊蕾娜小姐來過我的店，還拯救了我那間當時營業額毫無上升跡象的店呢。」

然後這麼說了。

「哎呀還有這回事.....不過你是如何將店發展成現在這麼大的？」

「我是用握手券--」

哎喲。

「老師話說回來您肚子不餓嗎一定餓了吧對吧老板娘有蛋糕嗎蛋糕我想吃蛋糕！」

「誒？啊啊，蛋糕啊？嗯，當然有了。」老板娘呵呵呵地笑了笑，然後拍了兩次手。

之後房間的門打開了，一群黑衣服的男人將蛋糕送了進來。

「.....」這個蛋糕上面塗滿了金粉，怎麼看都很難下口。十足的暴發戶作風.....

「哇！」但是老師覺得很高興，就算了吧。

乾脆就這樣沈迷於這個蛋糕，將對我的懷疑忘個精光，就再好不過了。

「話說你是如何將這個蛋糕變得暢銷的？伊蕾娜。」

「.....」真是纏人.....「這是商業機密。」

「這樣啊。」芙蘭老師理解了一樣點了點頭，大口吃著蛋糕。「老板娘，這個握手券又是什麼？」

「購買本店的商品都會附贈一張。這張券會給客人一次和在本店工作的可愛女生握手的權利。」

「老板娘。」你在說什麼呢。

「多虧伊蕾娜小姐替我出主意，本店成為了全國最有人氣的點心店。真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才好．．．．．」

「老板娘。」感謝就不用了，能請你安靜一會兒嗎？

「順帶一提，現在本店的蛋糕定價都高得離譜，但是這也是伊蕾娜小姐的主意。哎呀伊蕾娜小姐出的主意真是太棒了。到底是跟隨什麼樣的師父才能成長為這麼優秀的人呢．．．．．」

「哎呀哎呀．．．．．」

芙蘭老師這個優秀的師父大口吃著蛋糕，臉上一直掛著和藹的笑容。

「伊蕾娜．．．．．你還真是做了件好事呢．．．．．」

她臉上一直掛著和藹的笑容，眯得細長的雙眼裡卻散發出無法言喻的壓迫感。

「．．．．．我．．．．．不記得呢．．．．．」

我移開了視線。

「你真是謙虛！伊蕾娜小姐的本事真的只能用漂亮來形容啊！」店主小姐笑著說。「簡直就像你平時就是在通過做那樣的事來賺錢一樣。」

「是這樣嗎．．．．．嗯～」身旁有一雙冰冷的眼睛盯著我。

「哎呀．．．．．我真的不記得啊．．．．．」

「哈哈！那難不成你連賺了多少錢也忘了嗎？真是的，你明明就狠
狠撈了一大筆錢才離開的，居然不記得了．．．．．！不愧是伊蕾
娜小姐啊！」

「一大筆錢．．．．．嗯～」老師用手指抓住了我。

「．．．．．哎呀撈錢什麼的．．．．．我有做過嗎
．．．．．？」我已經無路可逃，雙眼黯淡無光。

「哈哈！伊蕾娜小姐真是個謙虛的人呢！不過你為本店做過的一切
我都記得很清楚。來吧。今天請你享用本店的甜點到你心滿意足為
止。」

然後店主又拍了兩次手，於是又有一群黑衣服的男人將店裡所有種類
的甜點都送了進來。

眼前的這一幕看得我胃都漲了。

「哎呀真是太好了呢，伊蕾娜。做了好事就有了好的回報。」

芙蘭老師還是一樣「呵呵呵」地滿臉笑容，絕對沒有放開我的意思。

「．．．．．」

然後。

老師悄悄地湊近一言不發的我，在我耳邊小聲說：

「但是，做了壞事就會遭到報應，這一點你也要學到才行哦。」

【首次公開情報】Animate已出版單行本全卷購入活動特典

【作者評論】

這個故事原本是計劃要放入正篇的，但當初寫初稿的時候寫得比這還
要短，而且收尾也不是很好，就被否掉了。接到Animate的短篇請求之
後，我馬上就想「收尾不太好的話，我就重寫啦混蛋！」然後提起幹
勁來寫了。還有，當時我接到的委托是將這個Animate特典分成兩個部
分來寫，所以說實話真是來得正好。

第30話 料理技能覺醒的芙蘭老師

我和老師一如往常地繼續旅行。

「伊蕾娜，你知道嗎？其實我最近學會做料理咯。」

旅行途中，晚上在某個國家的旅館借宿時，老師突然做出莫名其妙的言行舉止。老師說自己會做料理了。我在腦中咀嚼這句話的意思。

「……………您在說什麼啊？」

隨後這麼吐槽。

「我活到這把年紀，連一點料理都不會做實在是有點不妙。我覺得自己差不多該學一點生活技巧，所以就開始學做料理了。」

才想說她怎麼難得跑進廚房，原來是因為這樣啊。

「換句話說，就是今天能吃到老師親手做的料理咯？」

「就是這樣哦。」

「……………
……………
……………不會吧？」

「為什麼你要露出一副世界末日來臨的表情？」

「我想到修行時代的慘痛回憶。」

我遙望遠方這麼說。過去在修行時代，每天努力修行鍛煉魔法的我，曾經一不小心吃下老師做的料理，結果一連好幾天都臥床不起。聽到老師要親手做料理我當然會提高警覺，當時的我還為了不讓老師再次下廚，想盡辦法讓她只要洗碗就好。於是，聽到老師口中說出做料理這幾個字時，我才會不禁覺得世界末日來臨了。

「老師，你還是不要勉強自己比較好……………」

「伊蕾娜，不用擔心。我好歹也是個大人，對自己的料理實力有自知之明。我打算乖乖地從簡單的開始做，你不用那麼擔心。」

「哎？打算，開始……？什麼意思，今天是您第一次挑戰嗎？」

「就是這樣哦。」嗯呵呵，老師輕聲笑了笑。

「別鬧了，老師！會出人命的！」

「哎呀，你怎麼說這麼過分的話！」老師誇張地大吃一驚，在廚房裡拿起菜刀說，「伊蕾娜，你等著瞧。這就讓你看看成長後的我。」

說完老師就開始做料理。

幾分鐘後。

「……………」我低頭看著老師做的料理。「老師，這是？」

「三明治。」

而且還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在店裡買的。老師說的下廚做料理，其實就是切開三明治而已。

「您說做菜，可這根本就只是用刀子將三明治切開而已嘛。」

「總不可能一上來就學會呀？想要每天努力鍛煉技巧，就得先從簡單的開始做起。」就跟修行時代的你一樣，老師說完，又笑了。

【首次公開情報】 第九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我也曾經有一段時間想要成為料理能手而做過很多嘗試。說個題外話，RPG裡不是經常有不升到一定等級或者支付一定代價就無法裝備的武器嗎？對我來說，各種廚具差不多就是那種感覺的東西。就算氪金買來好的裝備，也因為等級太低而裝備不了耶。南無。

第31話 勝負的世界人人平等

「伊蕾娜，我們來玩個遊戲吧。」

旅行途中，在旅館休息時，老師突然向我如此建議道。隨後我笑著回答老師說：

「不要。」

「規則很簡單的。我會把一張紙放在桌子上，紙上寫的內容是我預測到的伊蕾娜你接下來會做的事，如果你在三分鐘內照紙上寫的內容行動就算你輸。怎麼樣？要不要來玩玩看？」

「我不都說過我不要了嗎？」

「哎呀，明明是對伊蕾娜這麼有利的遊戲，你真的就這麼不想玩嗎？你只要不照紙上所寫的內容行動就可以贏了哦。」

「順便問一下，如果贏了的話我會得到什麼獎勵？」

「你會得到我的稱贊。」

「那如果我輸了呢？」

「那你就得請我吃晚餐。」

「……這不就是對我來說非常不利的遊戲嗎？」

「正因為是對你有利的遊戲，所以懲罰較重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就算您這麼說。「只是得到您的稱贊我可提不起幹勁。」

「你可真是任性呢……」

瞧您說的，我嘆了口氣說：

「只是這點好處的話我可不要。如果有比這更好的條件，陪您消磨時間也不是不可以。」

「那你希望得到什麼好處呢？」

「那還用說？」我露出有點壞壞的表情說：「那老師您就得請我吃最高級的晚餐。」

「你可真是任性呢……」

瞧您說的。

「而且您不覺得，在勝負的世界應該是人人平等的嗎？」

「……………」老師沈默了好一陣，隨即她竟笑著說道：「嗯……確實，是該在平等的條件下一決勝負。沒問題，如果我輸了的話，今天的晚餐我請客。」

就該這樣才對嘛。

此時的我終於提起幹勁，伸手去拿放在桌上的那張紙。

當我將紙翻開後——

發現在那上面只寫了這麼一句話：

『你會參加這場遊戲。』

……………

「老師，您也太奸詐了吧？」

被我狠狠一瞪，老師竟笑著說道：

「怎麼能說是奸詐呢？在勝負的世界，不都是人人平等的嗎？」

【首次公開情報】 第十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總覺得芙蘭老師的情緒比平時高漲，不過第十卷裡的芙蘭老師基本上情緒都很高漲。她這人就是這副德行。

姑且不說這個，《魔女之旅》動畫裡芙蘭老師的演技真是太厲害了。因為聽慣了廣播劇CD裡和伊蕾娜小姐在旅行時重逢之後，跟伊蕾娜小姐像是漫才一樣你一句我一句的芙蘭老師，這個給人一種神秘感的芙蘭老師十分新鮮。花澤香菜小姐果然厲害……

第32話 師父與弟子的故事

「你認為有個魔女樣子的魔女是怎麼樣的？」

正當我在魔法師之國教沙耶小姐魔法的時候，她突然問我這個問題。簡而言之，我在握著魔杖對因為沒什麼進步而煩惱的她不厭其煩地講解的時候，她突然這樣打斷我的話。

所以，

「你突然之間說什麼呢？」

我也這麼問她。在民房的屋頂上，這個國家裡隨處可見的場景之中，我對突然開始說些奇怪的話的她感到相當不解。

她還這麼說：

「人家打算成為見習魔女之後，也一步步成為魔女的。可是魔女也是有各種各樣的吧。有為國家竭盡一生效力的魔女，有忠實於自己的欲望而活著的魔女，也有像伊蕾娜小姐這樣到處旅行隨心所欲地生活的魔女。」

「…………說得是啊。」的確，魔女並沒有單純到能以簡單的一句話概括。有各種各樣的人作為魔女活在世上。

「人家在向你學習魔法的時候無意中想到，自己想要成為魔女的理由其實很含糊不清。」

「這也沒什麼不好吧。」

「伊蕾娜小姐你為什麼想要成為魔女？」

「……………嗯——」我想起來，魔法特訓進行到現在還沒有休息過。我在沙耶小姐身旁坐下來，說「稍微休息一下吧。」拍了拍屋頂的瓦片，示意她坐到我旁邊來。

她依照我的指示，略顯緊張地坐到我旁邊來。然後我擡頭望著藍天，開始一點點地回憶往事。

「我以前讀過一套叫『妮可的冒險譚』的書。那是講述一位魔女環遊世界的短篇小說集。當時年紀還小的我，被書中的世界深深吸引了。要是能在這樣的世界旅行的話該有多幸福啊；要是可以親眼看，親身體驗這個世界的話，那該有多快樂啊。我這麼想著，向往著，徹底迷上了這本書。」

「．．．．．嗯。」沙耶小姐感覺到這可能要說很久，一臉溫順地點頭。

「總之，我讀了那本書之後很想去旅行，所以就立志成為一個旅人。有人告訴我要成為旅人的話就先成為魔女，所以我就成為魔女了。」

「．．．．．嗯。」

「就這樣。」

「．．．．．誒？這就完了？」

「完了。」

「誒誒．．．．．？」

可能是因為特地坐了下來聽，結果這段回憶這麼快就完了於是按捺不住，她十分客氣卻又語帶懷疑地問我，

「就沒有什麼．．．．．被魔女救了一命所以就立志成為魔女，這一類的經歷嗎．．．．．？」

「沒有耶。」

「那成為魔女之後將男人們玩弄在掌心然後賺大錢這種願望呢．．．．．？」

「沒有。」雖然後半部分我無法否定。

「・・・・・・・・・・・・・・・・」過了一會兒，沙耶小姐側頭問我「那伊蕾娜小姐你成為魔女的理由，簡單來說，就只是讀了一本書而已嗎？」

「就只是這樣。」

「這也太膚淺了吧・・・・・・・・？」

「真沒禮貌。」歸根到底。「要成為魔女根本不需要什麼理由。並不是只有抱有崇高目標的女生才能成為魔女，也不是只有誠實的人才能成為魔女。有些讓人忍不住懷疑『為什麼這種人也在當魔女』的爛人當上了魔女，也有些有能力但在人格方面問題很大的爛人當上了魔女。更有人只是心血來潮，糊裡糊塗就當上了魔女。」

「・・・・・・・・・・・・・・・・」

「簡單來說，戴著魔女胸針的人並不都是懷有高尚目標和遠大志向的人，總會有幾個爛人混在其中。不是所有魔女都是好人。不過世界就是這樣的。」

要成為魔女沒有必要亂擺架子，放輕鬆去做就好。

我這麼說。

「簡單來說，就算你的魔法沒有進步，也不是因為你的目標不夠清晰之類的理由。」

我身旁的沙耶小姐似乎睜大了眼睛。

我繼續說下去。

「你大概是覺得自己沒有明確的目標就不適合當魔女——其實你不需要介意這個。不用特地懷有高尚的目標，也可以成為魔女。」

「・・・・・・・・・・・・・・・・」沙耶小姐沈默了一陣子，低下頭回了我一句話：「・・・・・・・・真的可以成為嗎？」

我點了點頭。

「只要繼續認真進行魔法的特訓，應該可以。」應該說，在這之前。
「沙耶小姐你要先成為見習魔女才行。」

「……………人家當得上嗎？」

「……………」

「誒？喂，幹嘛說到這裡就不說話了？」

「老實說，其實成為見習魔女比成為魔女更難。」

要成為見習魔女必須接受測試，然後為了成為魔女要去找師父，之後接受修行，得到師父承認就可以成為魔女了。

簡而言之，能不能取得魔女稱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師父的斟酌考量。

「成為魔女簡單嗎？」

「簡單到只要你想，一天就可以成為魔女。」

「真的嗎？」沙耶小姐有點意外地點了點頭。

「只要隨便捉一個魔女，對她下藥洗腦，一天就能取得魔女稱號了。」

「那不就成了犯罪了？」

「戴著魔女胸針的人並不都是懷有高尚目標和遠大志向的人哦
……………」

「在這裡聽到這句話，人家只會覺得不安……………」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話說伊蕾娜小姐的師父是個怎樣的人？」

沙耶小姐眯起雙眼。她是在懷疑我，懷疑我是不是用了疑似犯罪的手法才當上魔女。

不不，很可惜，我是正正經經地跟隨師父學習才取得魔女稱號的。

「是個捉摸不透的人哦。」

「是哦。」

「她不擅長早起，總是要我做飯，以為要為我進行魔法的特訓卻跑去追蝴蝶，到了夜晚又埋頭搞自己的研究。我和她一起住了一年，卻只有一小段時間是有好好教我魔法的。」

「伊蕾娜小姐，那不叫捉摸不透的人，就是個爛人啊。」

「不過，她教給了我一件比魔法更加重要的事。」

「．．．．．是什麼？」

「人一旦開始墮落，有多深就能墮落多深．．．．．」

「果然是個爛人啊．．．．．」

「不過她是個好人哦。我在修行時代曾經嫌過她煩人，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那全都是為了我好。」

「．．．．．」沙耶小姐一言不發了一陣子之後，皺起眉頭側著頭說：「可是，那位魔女為什麼會決定給你胸針呢？」

「玩著鬧著一年過去了，就給我了。」

「真夠隨便的。」

「她就是那種師父啊。」

關於這段往事的詳細經過，就等下次有機會再跟她說吧。



跟師父學習魔法學了大概一個月，人家回想起了在魔法師之國那時候的事。

人家的師父席拉老師，是個十分捉摸不透的人。她和伊蕾娜小姐的師父一樣，每天都吊兒郎當，看起來像個整天都閑得發慌的廢人。

比如說，人家對師父說「師父！請看人家的魔法！」然後得意地放出一個魔法，

「啊？．．．．．不錯嘛。」

她也只會這樣隨便附和兩句。比如說，人家像個女生一樣向師父撒嬌「師父~師父啊~教人家魔法嘛~」，師父卻說：

「啊，抱歉，現在抽不出空。」

然後朝人家臉上呼一口煙草的煙。好臭！該死的！

基本上就像這樣，人家飽受這個無情師父的冷酷對待，所以也難怪人家的心會變得像被煙草汙染了的肺一樣渾濁。同時，人家會像嫌棄煙草的煙一樣對師父抱怨說「誒~討厭~受不了~」也是必然的。

人家很心急。

「不妙．．．．．再這樣下去，人家這輩子都只能是見習魔女了．．．．．」

人家絕望了。總而言之，照現在這樣下去，師父是不會把人家當回事的。人家到底哪裡不行了？

啊啊，這種時候要是伊蕾娜小姐在就好了．．．．．盡管會一臉嫌棄，伊蕾娜小姐一定會給人家一些建議的，人家是這麼想的。

幫幫人家，伊蕾娜小姐！

說起來，伊蕾娜小姐說過「成為魔女比成為見習魔女容易」這種話，可根本一點也不容易。

人家抱著頭煩惱起來。

就在這時候。

『不不，才沒有那回事。要成為魔女可是很簡單的。』

一個聲音在人家腦袋裡響起。

「這個聲音是．．．．．！伊蕾娜小姐！」人家立刻擡頭環顧周圍。可是，周圍都沒有看見伊蕾娜小姐的身影，要說人的身影就只有一臉驚訝地說「．．．．．怎麼了？」的師父。

『沙耶小姐．．．．．沙耶小姐．．．．．我現在是在你的腦袋裡跟你說話．．．．．』

啊啊，腦袋裡聽得見伊蕾娜小姐的聲音．．．．．

人家忍住腦袋要冒煙的衝動，小聲說：「伊蕾娜小姐．．．．．！你是在哪裡看著人家的？」不想讓師父以為自己是奇怪女生的自制力起了作用。

但是，即使是人家壓低聲音說的話，也傳到了伊蕾娜小姐那邊。

『沙耶小姐，很遺憾，真正的我現在正在旅行途中。應該不在你的附近。』

「應該不在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她現在人在哪裡和在做什麼。』人家腦袋裡的聲音很乾脆地說。『畢竟我是在你的腦袋裡生成的伊蕾娜啊。』

「．．．．．這是怎麼回事？」

『換言之，我是你的妄想。我是我，但又不是我。』

不知為何她說得有點哲學。那也就是說，

「．．．．．在人家腦袋裡跟人家說話的，是人家的妄想製造出來的，想象中的伊蕾娜小姐．．．．．？」

『說得簡單直接一點，就是這麼回事。』

「真的嗎？」

『真的。』

「人家豈不是很不對勁？」

『我也這麼覺得。』

啊，剛才那種冷淡的感覺很像伊蕾娜小姐．．．．．

「那麼，想象中的伊蕾娜小姐找人家有什麼事．．．．．？」

『沙耶小姐，我來為你解決你的煩惱吧——你好好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我們在魔法師之國說過的話——在休息的時候說過的話．．．．．那裡就藏有提示．．．．．』

和伊蕾娜小姐說過的話．．．．．？

人家按著頭，嘴裡念著「唔唔唔唔．．．．．」。那時候說過的話，記得是——

「沙耶小姐．．．．．我，對你．．．．．就是，女生跟女生說這種話有點奇怪．．．．．我，喜歡你。」

「好高興．．．．．！人家也一直喜歡伊蕾娜小姐——」

『可以不要捏造記憶嗎？』

「哎呀，人家總覺得我們起碼說過一次這種話呢。」

『你分不清妄想和現實嗎．．．．．？』

要是分得清，想象中的伊蕾娜小姐就不會毫無預兆地出現了。

人家腦袋裡的伊蕾娜小姐徹底傻了眼似地嘆了一口氣之後說：

『我想說的不是那個意思。你在屋頂上問過我關於我師父的事吧？你回想一下那時候的事。』

那時候的事．．．．．？

人家再次抱著頭沈思。那時候，記得是——

「沙耶小姐，要從見習魔女升格為魔女，小菜一碟啦。只要做點媚藥，讓身為你師父的魔女迷上你就行了．．．．．這樣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呵呵呵．．．．．」

原來如此！是這麼回事啊！

「謝謝你，伊蕾娜小姐！人家這就去做點媚藥！」

『誼？呃，我不是那個意思．．．．．』

人家不顧在腦袋中傻了眼的伊蕾娜小姐，一心想著要做能用來洗腦的藥，當場飛奔出去了。

幾天後。

「席拉老師！謝謝您平日的照顧！這是人家的一點心意．．．．．可以請您收下嗎．．．．．？」

人家雙眼朝上，毫不掩飾地拍起了師父的馬屁，並遞給她一包親手做的曲奇（加了超強力媚藥）。

吃了這個，師父就會像人家的奴隸一樣對人家言聽計從了．．．．．！

「．．．．．嗯？」

師父接過人家的曲奇，然後斬釘截鐵地說：「不好意思，我不愛吃曲奇。」

「給你吧。」然後，她往人家嘴裡硬塞了一塊曲奇。

「．．．．．咕！」

很遺憾，人家這個人平時就不怎麼設防，所以被師父塞進嘴裡的曲奇就直接通過了喉嚨，進到身體裡去了。

加了超強力媚藥的曲奇，進到人家的身體裡去了。

師父可能已經看穿人家想要什麼把戲了吧。她一定早就一清二楚了。

「唔唔唔唔唔唔．．．．．鳴鳴，人家已經有伊蕾娜小姐了．．．．．」人家當場難受得滿地打滾。

老師一副冰冷的眼神俯視著人家，說「果然是下了藥的啊．．．．．」傻了眼並呼出一口紫煙。

「想讓我任由你擺布，先讓魔法多長進一點再說吧。」

師父微微一笑，扶人家起來，

「你先來給我揉揉肩膀。」然後就在時間允許範圍裡，趁著藥效還在持續，把人家當作奴隸使喚了一番。

「然後去做飯。」「去買煙回來。」「去買麵包回來。」「給我點個火。」就像這樣。

可悲的是，人家做的媚藥堪稱完美，使得人家即使被師父那樣對待也嬌滴滴地說「誼嘿嘿．．．．．當然沒問題~最喜歡師父了~」並乖聽從她的吩咐。

人家甚至對把人家像自己的手腳一樣使喚來使喚去的師父說出「誼嘿嘿．．．．．為什麼師父這麼好人呢．．．．．？」這種話。這時，人家忽然想到。伊蕾娜小姐說過自己的師父是個好人。難不成．．．．．

後來，人家找到和伊蕾娜小姐見面的機會，便在她耳邊悄悄問她。

人家說：

「伊蕾娜小姐，你是不是被你師父灌了媚藥？沒事吧？藥效還在持續嗎？」

「啥？不好意思你在胡說什麼呢？」





【首次公開情報】Animate已出版單行本全卷購入活動特典

【作者評論】

我在做短篇集的整合時才發現，篇幅長的短篇還挺多的。我不停嘮叨讓我出短篇集，終於有了出短篇集的機會，只要敢於提出機會肯定會有。這麼多限時公開的短篇，實在不忍心讓它們就這樣消失。

有機會的話，希望也可以出一個廣播劇CD集呢！！！！！！！！！！！！！！！！！！

第33話 害怕的故事

我在旅行途中久違地遇見沙耶，她卻對我說了奇怪的話。

「嗚嗚．．．．．伊蕾娜小姐好可怕．．．．．伊蕾娜小姐好可怕．．．．．」

不斷從她嘴裡冒出來的「伊蕾娜小姐」到底是誰？

自不用說。

沒錯，就是我。

不過到底為什麼她非得這麼怕我不可呢？我記得自己應該沒有威脅過她。那麼到底是為何？

「你怎麼了，沙耶？」

「呀！不要這樣伊蕾娜小姐！請你不要碰人家！」

她大聲地這麼說。抗拒地搖了搖頭並遠離我的沙耶，看起來與其說在害怕，不如說是在高興。她那張不停朝我這裡眉來眼去同時發著抖的臉上，透著一股像是在說「來來再多嚇嚇人家！」的眼神。我嘆了一口氣。

「．．．．．那個，發生什麼事了？」

「不要這樣！請不要靠近人家！好可怕！」

「就算你突然這麼說．．．．．」

．．．．．這叫我該拿她怎麼辦啊？

總而言之，那天的沙耶只能以奇怪來形容，我對此十分困惑。

剛好那天我和沙耶的師父席拉小姐約好見面，我就在和她聊天的時候，也說了關於沙耶突然整個人變了的事。

「啊啊，原來如此。」

席拉小姐好像理解了什麼似地點了點頭，還說「你還真是受她喜歡呢。」並擺出一副有點壞的表情。

「喜歡我卻說我很可怕？我有點不太明白．．．．．」

「她的故鄉東洋那裡有這麼一個逸聞，故意跟別人說自己很『害怕』某種自己喜歡的食物，有惡作劇念頭的人就會送那種食物給自己。」

「．．．．．哦？」

那也就是說，只要我在東洋的國家說自己很害怕麵包，就會有人送麵包給我了？聽到了一個不錯的故事呢．．．．．

「簡單說，她可能是想用你來試一試那個故事的做法吧。」

「她是以為只要不停地說伊蕾娜小姐很可怕，我就會靠近她了啊．．．．．可是這麼說的話，要是我不知道這個東洋的逸聞不就沒有意義了嗎．．．．．？」

「反正她似乎是在幹什麼蠢事，我去給她一個小小的提醒吧。」席拉小姐說完含著煙管，就這麼離開了。

到了第二天。

「席拉老師好可怕．．．．．席拉老師好可怕．．．．．師父好可怕．．．．．」

沙耶牙齒發顫，渾身發抖。她縮在角落裡發著抖，我都不忍心問她席拉小姐到底對她做了什麼了。

我看著這樣的她，心裡不由自主地冒出想惡作劇的念頭。

於是，我對她說了一句話。

我說：

「你說的是哪個意思的可怕？」

【首次公開情報】GA輕小說已出版單行本全卷購入活動特典

【作者評論】

我是真的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故事被我寫成在寫第一卷時寫過的一個短篇的後續了。伊蕾娜小姐在第十卷終於知道了『饅頭很可怕』這個故事的意義，驚嘆原來還有這麼有意思的事。

第34話 心理測試的故事

那是在我和沙耶小姐在咖啡廳吃飯時發生的事。沙耶小姐露出有點得意的表情看著我，然後，

「伊蕾娜小姐，你知道這麼一個心理測試嗎？」

對我這麼問道。

「不知道。」所以我秒答了。

「人家還什麼都還沒有說呢……」

「像這種故意賣關子的事情我基本上都是不知道的。」

「人家覺得你這是偏見……」沙耶小姐像是對我敷衍的態度傻了眼似的皺起眉頭。「有這麼一個心理測試。『你的眼前有麵包。那麼，有多少個？』」

「這個心理測試真是有夠籠統的……」

所謂心理測試，差不多都是不會在一開始準備好正確答案，而是根據對方的回答推測出對方稟性的遊戲。

簡單來說就是，不用多想，直接回答就行。

問我眼前有多少個麵包是吧？

「有兩個。」

我望著放在桌子上的麵包這麼說。剛好有兩個。簡單來說，我只是直接回答自己看到的東西。

「嘿誒……這樣啊。」

沙耶小姐呵呵呵地露出厚臉皮的笑容。她笑得有點像是在炫耀自己贏了。「話說伊蕾娜小姐，你知道嗎？這個問題裡的麵包，代表你現在

在意的人有多少個哦。」

「原來如此。」我同時嚼著兩個麵包點了點頭。

看到結局了。

總而言之，沙耶小姐打的鬼主意就是用「伊蕾娜小姐你現在在意的人是誰啊？」這個問題捉弄我來打發時間吧？好的我知道了。

「話說沙耶小姐，你知道這麼一個說法嗎？」

「不知道。」

居然秒答。

「我想也是。」

像這種故意賣關子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不知道的。

不過說到現在的沙耶小姐，大概就是因為她不知道才會對我做心理測試。

我露出有點像是在炫耀自己贏了的笑容，

對她這樣說道：

「心理測試啊，是只會對自己在意的人才會做的哦。」

【首次公開情報】第十二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是伊蕾娜小姐在被沙耶小姐用「你現在在意的人是誰啊？」這個問題捉弄之前，先用「難不成你在意的人是我？」這個問題反過來捉弄沙耶小姐的故事。

結尾也有說，心理測試是不會對自己不感興趣的人做的。

在自己中招之前先下手為強，我認為這種行事方式很符合伊蕾娜小姐的個性。

第35話 我，美麗嗎？

「沙耶小姐，你知道一說到夏天就會想到什麼嗎？」

「那還用說嗎，伊蕾娜小姐。說到夏天那當然是大海——」

「沒錯，就是鬼故事。」

「誒... 不對是大海——」

「是鬼故事啊。對吧？」

伊蕾娜小姐飛快地在桌上點起蠟燭，然後十分興奮地對人家說：「所以今天就來講鬼故事吧。」

如果是伊蕾娜小姐的邀請，不管是什麼人家都很樂意馬上答應奉陪。但是只有這一次人家面露難色，實在沒辦法迎合興致勃勃的伊蕾娜小姐。

「人家不是那種擅長應付鬼故事的魔女呀——」

「這是我朋友的朋友曾經經歷過的事情——」

「哎？等下．．．．．伊蕾娜小姐就這麼無視人家了嗎？」

「果然，夏天就是要講那些讓脊背發涼的故事不是嗎？」

「人家很怕聽讓脊背發涼的故事呀。」

「沙耶小姐知道『饅頭很可怕』的故事嗎？」

「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害怕饅頭的男人，他收到別人為了嚇唬他和找他麻煩而送給他的饅頭。而結局是，男人其實是想吃饅頭才撒了這麼個謊。」

「沒錯。」

「那又怎麼了？」

「我猜你害怕那些脊背發涼的故事，差不多也是出於這個理由吧？」

「不是的。」

「先不提這個，接下來我要說是我朋友的朋友所經歷的事情——」

「伊蕾娜小姐你這是來硬的也要講故事就是了。」

在飄忽不定的燭火之前，伊蕾娜小姐妖艷地微笑著，向人家講述了一個鬼故事。

某一天夜晚，她在某個國家的小巷裡走著，然後感覺到背後有種詭異的氣息。

有人正從某處看著我——她有這種感覺。她在暗中向前走著，每走一步她的鞋子都發出哐啷的響聲。

只有她的鞋子的響聲回響在耳邊。她下定決心回頭，看到的也只有細長的昏暗小巷，一個人都沒有。

即便如此，她還是覺得有人在某處看著她。一旦開始在意，就會對所有東西都在意起來了。

她自己走路時的影子，天空中詭異地蠕動著的雲，就連映照在窗邊的自己的模樣，都讓她覺得仿佛是在暗中覬覦她的異物一般。

即便如此，她還是佯裝平靜地繼續走著。

「 」

終於，在她前行的方向上，有一位穿著大衣的女性朝這邊走過來。她的高跟鞋踏在石板上發出哐啷的響聲。這位女性全身縈繞著不可思議的氣質。她的頭深深地低垂著，嘴邊圍著圍巾，眼睛以下的臉龐全都看不見。僅能看見的部分肌膚白皙得驚人，使得她的身姿在月光照耀下好似通透一般。

她覺得這位女性相當令人毛骨悚然。

因為那天正值盛夏。

在那種日子穿大衣，實在是太反季節了——

最後，那位女性和她擦肩而過。

她為了不讓自己和這位可怕的女性打照面，故意和她一樣低著頭，試圖蒙混過關。

但是。

「喂，你。」

女性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她驚訝地擡起頭，那位詭異女性的臉已經近在眼前了。

她親身體會到了恐懼。

到了這時候，她才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個極為有名的鬼故事。當一個人走夜路的時候，對面會走過來一位女性。那位女性從嘴巴到耳朵都是裂開的，是一個詭異至極、異形一般的存在。

她出現在深夜獨自走夜路的人面前，並問他們一個問題。

「我美嗎？」

就像這樣。

然後，女性解開圍在嘴上的圍巾。

圍巾飄然落地。

「啊．．．．．啊啊．．．．．」

她全身劇烈地顫抖。

在她眼前的這位女性。這位解下了圍巾的異形一般的女性，是一位極其美麗、長著一頭灰色頭髮的成熟女性。她的嘴巴沒有裂開，還長得非常可愛，在這層意義上可謂是異形一般的存在。那麼她究竟是誰？

沒錯，就是我——

「等一下！」

「好的。怎麼了？」

故事才講到一半，人家還是叫她停下來了。

不對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故事是怎麼回事？」

人家以為是鬼故事，結果卻冒出來個伊蕾娜小姐。

「這個故事講的就是，我是異形一般的存在啊。說得再直白一些，就是我很美麗。」

「……………」

「怎麼樣？」

「成了在另一種意義上令人顫抖的故事呢……………」

也就是說，這和伊蕾娜小姐她剛剛講的那個害怕饅頭的故事一樣，她想表達的意思是「總而言之我的美麗才是最恐怖的。真是不得不服呢。」所以這根本就不是什麼鬼故事吧。

……………

虧人家還膽戰心驚的。

「我還以為你會講什麼恐怖得要命的故事讓我害怕得直發抖呢……………」

人家放心地舒了一口氣。人家可是很怕鬼故事的。

話說。

「這故事究竟是哪裡恐怖了，伊蕾娜小姐．．．．．」

人家放心的同時也多少有點失望。

伊蕾娜小姐直直看著人家，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個嘛．．．．．」

然後她吹滅了蠟燭，這麼說：

「是我的美麗吧．．．．．」

○

之後沒過多久，伊蕾娜小姐離開了人家的房間。大中午突然跑過來講了個鬼故事就走人，今天的伊蕾娜小姐真是莫名其妙呢！本來人家還想和她一起吃午飯的。

正當人家想著這些事的時候。

「沙耶小姐，你好。」

伊蕾娜小姐又出現了。簡直像是今天第一次見面一樣，她問人家：「沙耶小姐，午飯你已經吃了嗎？還沒吃的話，不如現在一起去吃吧？」

於是人家說「只要你別再講剛才那樣的鬼故事就可以。」並點了點頭。

「剛才．．．．．？鬼故事．．．．．？你在說什麼？」

她卻歪著頭，然後一臉十分不明就裡地說：

「我直到剛才都一直在房間裡看書啊．．．．．」

【首次公開情報】GA輕小說已出版單行本全卷購入活動特典

【作者評論】

雖然應該不是靈異體驗，但我自己也親身經歷過一件怪事。學生時代的某一天，在我呆望著窗外的時候，忽然背後有腳步聲接近過來。我還想是誰呢然後回頭看過去，卻發現誰也不在。不過這個故事並不是基於那次的經歷寫的就是了。

第36話 艾姆妮西亞和艾維莉亞

「真正關係好的兩個人，即使是沒意思的話題也可以聊得很開心的說。」

「怎麼突然這麼說，艾維莉亞？」

姐姐因為我太唐突說這句話而可愛地歪著頭問。她一臉詫異，甚至看得到她頭上有個問號。

我回味著之前讀過的一本書的內容說：

「即使聊的內容沒有營養也不會覺得無聊，就意味著雙方能夠如此自然地進行交談的說，也是和對方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好的證明。聽起來很棒吧？」

「這樣啊……嗯，是啊。」

「所以說呢，姐姐。」

「嗯？」

「我們來聊點沒有營養的話題吧。」

「就知道你會這麼說。」

不要，姐姐皺起眉頭說。

不過我是不會放棄的說。

「拜托了說。」

「咦……」

「我想聊的是內容沒有營養，又沒有什麼高潮和要點，但我也聽得懂的話題的說。」

「要求可真多啊……」

「不過內容太沒意思的話我可能會變消沈……」

「要聊有意思的話題倒是難辦了……」

聊天的難度無端地提高了使得姐姐嘆了一口氣。這個請求十分突然，但姐姐還是抱起胳膊說：「有意思的話題啊……」然後「嗯」了一聲，又沈思了好一陣。

「沒有呢。」

之後很乾脆地放棄，結束對話。「那換我反過來問你，艾維莉亞你有什麼有意思的話題嗎？」

「有意思的話題嗎？」

我也跟姐姐一樣抱起胳膊，「嗯」了一聲，沈思——其實並沒有。於是我秒答：「沒有的說」。

姐姐對我輕輕點了點頭之後，

「這樣啊。對了艾維莉亞，剛才你跟我說話覺得無聊嗎？」這麼問我。

「不覺得的說。」還是秒答。

之後姐姐說了句「這樣啊」又點了點頭，然後笑了笑說：

「我也不覺得。」

就這樣，我和姐姐聊了一場並不怎麼有意思的天。

【首次公開情報】第十二卷 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廣播劇CD第四部裡有這麼一幕，艾姆妮西亞小姐說『是伊蕾娜小姐你不好哦』。在廣播劇CD的收錄結束之後，我才知道在某部小原好美小

姐出演的動畫裡有句同樣的臺詞很有名。我心想『糟了，無意中惡搞了人家！』不過那句臺詞好像沒有在小說正篇裡被用到，算啦！

第37話 詛咒之匣

「這匣子裡好像裝著一個惡魔。」

在我訪問某個國家的時候，有一名看上去一臉困惑的男子突然上前找我搭起話。

他告訴我，他「有一個被詛咒的匣子」。一問才知道，自他打開那個匣子後，那個匣子為他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災厄。

「喔喔，究竟是什麼災難呢？」

在我問及他之後，他就一臉悲傷的告訴我：「譬如昨天有個花瓶忽然從我頭上砸了下來，痛得可厲害了我；再有就是前天家裡的地板突然塌掉，結果害我掉了下去——」

他似乎經常遭遇不幸。不光是花瓶和家裡的地板，他所遭受的是盡是些隨處可見的災難。

譬如走在路上被落下的鳥糞砸中；抽獎完全不中；在長椅上坐下卻發現上面剛上好油漆，甚至弄丟了錢包，等等這些。總之他就是碰上了各種各樣的倒黴事。

因此，我用稍顯平淡的語氣對他說了句「那可真是不得了呢。」以表同情。

「一定是被這匣子給害的。」

自他得到這個匣子後，就碰上了這等可謂是離人間一大譜的事態。這個因上了鎖而打不開的木匣子，據說是他偶然在古董店裡買到的。

古董店的老板見他要買這個匣子時，對他拋下這樣一句話：

「我勸你還是不要買的好，這可是被詛咒的匣子啊。」

他不相信，最後還是不顧老板的反對買了下來。也就是在那天後，他就再也沒有碰上什麼好事，所以才會認為是這個匣子變得這麼倒黴

吧。

「只是因為這個匣子的話，直接把它處理掉不是更好嗎？」我提出了一個笨辦法。

「可以的話我也想，但就是行不通啊。」男子搖了搖頭。「只是只是持有這個匣子就會害我遇上倒黥事，要是把它扔了肯定會發生比這更糟糕的事。」

「嗯嗯……」

「所以魔女小姐，能不能請你為我出出主意？」

「……………」

如果是魔法師的話應該可以化險為夷吧？他皺起眉頭向我這麼問道。

我為此思考了好一陣。能讓人變得不幸的匣子，乍看之下都覺得難以置信，可他最近接連碰上倒黥事應該也是事實。

有沒有什麼我能幫得上忙的呢？

「……………」我想到了一個好點子。「請把這個匣子借給我三天，就由我來為你解開這個匣子裡的詛咒吧。」

在那之後過了一周。

「哎呀，真不愧是魔女小姐！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遭遇不幸了！」

他興高采烈地出現在我面前對我如此說道。在他把匣子借給我的這三天裡，我為他解開了這個匣子的詛咒——在我對他這般說明後，便把那匣子還給了他。

要說結果如何，詛咒已經消失了。

「在那之後，我的每一天都過得很幸福。不僅沒有遭遇不幸，還交到了女朋友，我的每一天真的快樂得不得呢！」說出這番話的他兩眼放

光。

「那真是太好了。」我嗯哼哼地笑了一聲，然後向他伸出手來。
「那麼可以請你支付報酬給我嗎？」如果能起到作用的話就要付我錢，我和他可是這麼說好的。

「啊啊那必須的！」拿出錢包後，然後側著頭問：「請問需要多少錢？解除詛咒一定相當困難吧？我會支付相應的報酬的。」

話說回來。

我就不賣關子了，其實自我收下那個匣子的這三天裡，根本什麼也沒發生。

我也什麼都沒做。

當我打開匣子後一看，發現裡面什麼也沒有，更沒有什麼詛咒。就只是一個頗具古典風格的小匣子而已。他之所以會認為是詛咒，多半是他的錯覺吧。畢竟事物的好壞都會隨著人的心境而產生變化，我只不過是將「詛咒之匣」這個認知從他腦中剔除掉而已。

因此，我對他這樣回答道：

「有你這份心意就足夠了。」

【首次公開情報】 第十卷 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舉個例子，早晨的占卜節目裡自己的星座排名是第十二位的那一天裡，一旦有什麼災難發生在自己頭上，可能就會認定是「因為今天的占卜排名是第十二位自己才會這麼慘」。其實只要有那個想法，毫無關聯的事物也可以硬是讓它們扯上關係。

第38話 詐騙的故事

不管在哪個國家，走在路上都會碰上那麼一個行動不可理喻的人。我在那一天造訪的國家，也有一個行為怪異的人。

「……………呵呵呵。呵呵呵呵。」

那個魔法師坐在道路的一角，弱弱地笑著，摸了摸自己的三角帽再戴上，摸了摸再戴上，反複做著這種不可理喻的行為。

一看就知道是個可疑人物。

話說這個在重複著這種莫名其妙的行為的她到底是誰？

……………

其實就是我啦。

「小姑娘，你到底在做什麼？」

看樣子我做的莫名其妙行為在這個國家的人們看來非常奇特。一位在大道上閑逛的男性，用如同看到怪東西一樣的眼神看著我。

我呵呵呵地笑了笑，回答他：

「我在賺錢。」

「……………？做這種事能賺到錢？到底是怎麼回事？」

只不過是反複地摸一摸帽子再戴上，其中有何意義？男性覺得十分可疑，同時又有點感興趣，側頭說：「可以詳細告訴我嗎？」

哎呀呀。

「這麼好的賺錢方法可不能免費告訴你呢。」

「是哦……………那我要付多少錢你才肯告訴我？」

「這個嘛——兩枚銅幣如何？」剛好是在附近的便宜旅館住一晚的費用。

「付這麼點就行了啊。好吧。」男性點了點頭，將兩枚銅幣叮當一聲放到我的手上。

「謝謝惠顧。」

我又呵呵呵地壞笑了一下，然後說：「這個賺錢方法非常簡單哦。」

「是嗎？我只看得出來你在做無用功……」

不對不對你在說什麼呢。

「只要在這裡做著莫名其妙的行為，遲早會有人來過來問我在做什麼的吧？我就回答來問我的人『我在賺錢』。這麼一來，對方就會追問『做這種莫名其妙的行為能賺到錢嗎』吧？」

正好就像現在一樣。

「所以我就回答，給我銅幣我就把方法告訴你。」

「……然後會怎樣？」

哎呀，理解能力真差。

「就能賺到錢了。」

【首次公開情報】第十一卷 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平時伊蕾娜小姐在路上做奇怪生意都會被士兵罰款，而她做的八成就是這種生意，就是這麼一個故事。無本獲利的生意。簡直就是煉金術啊……

第39話 主食的故事

造訪某個國家的我一如往常，在街上買了麵包，正邊啃邊走在路上。在別人眼中看來，這一幕非常沒有規矩，不過除非是在頗為奇怪的國家，不會有人指著陌生的旅人說：「哎呀，真沒規矩！」所以我一如往常，在街上邊啃邊走。

「咦咦……你看那邊……！」「哇啊……居然邊走邊吃麵包……她身體一定很不健康……」「明明那麼年輕，真是太可憐了……她一定會英年早逝。」

在街上和我擦身而過的人交頭接耳說著這種話，對我指指點點。

「……………」

哎呀哎呀。

看樣子今天造訪的國家如同前面所述，是個有點奇怪的國家呢。

「我來解釋吧！」

一來到城裡的旅館，旅館老板便舉著標語牌向我解釋。看來造訪這個國家的旅客有不少人和我抱有相同的疑問，他準備得這麼周到似乎是為了回答遊客的問題。

「在我國，吃麵包被視為對健康有害。平常有吃麵包習慣的人智商會顯著低下。」

「簡單來說就是會變笨嗎？」

「沒錯！麵包是對身體有害的食物！每天都吃麵包的人，有過半數會罹患某種疾病而死！」

「是喔……」我想不論是誰，死掉的時候大多都會罹患某種疾病。

「不僅如此，天天吃麵包的人中，居然有一半比這個國家的平均壽命還早過世！真是太恐怖了！」

「啊，是喔……」

「還有許多證據指出麵包是危險食品。首先，每天只吃麵包的人會有營養不均衡的風險，小孩子只要吃麵包大約在十五歲就會進入叛逆期！所以麵包才會被視為惡魔的食物，在我國遭人避諱。」

在那之後，旅館老板又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了一番麵包的危險性。

結果，到最後——

「也就是這個國家吃麵包的人是少數。」既然如此，「這個國家的主食是什麼？」

「當然是米飯！」老板立即回答。

喔喔，這樣啊這樣啊。

「你知道嗎？」

我說：

「聽說每天都吃米飯的人，大約有一半會比平均壽命還早過世喔——」

【首次公開情報】 第十一卷 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我在「被詛咒的盒子」也有提及。這個故事講的是只要有那個想法，所有事物都可以生拉硬扯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話說回來，各位知道嗎？好像有這麼一本很好的書，只要平時一直隨身攜帶，向遇見的人們逐個推薦「這本書很不錯哦」，人生就能變得豐富多彩哦。這本書就叫『魔女之旅』。

第40話 壺中亡靈

『吾乃壺中之亡靈。』

某個國家有一個奇聞，只要摩擦一下茶壺就會有一個亡靈冒出來並實現一個願望。有一天，一個男人在老家的倉庫整理東西時擦了一下壺，然後壺嘴就冒出一陣滾滾濃煙，一個渾身白色的亡靈從中出現，並說出這麼一句話。

男人相當驚訝。

壺中亡靈抱著手臂，用一副高高在上的語氣這麼說道：『吾來實現汝的願望吧。』

奇聞似乎是真的。

「真的嗎？」男人這麼說著，相當驚訝。這麼說來，自己在賭場輸得很慘還欠下了很多錢，所以不如就向它要錢吧。這個男人著實是個人渣。

「那麼我要錢——」

男人立刻就要開口這麼說。

就在這個時候。

「事情經過我了解了。」

一個魔女冷不防地從一旁冒出來。那是誰呢？沒錯，就是我。「你這麼做，真的沒問題嗎？向死人要錢沒問題嗎？」

對這個突然出現又在莫名其妙地煽動不安情緒的魔女，也就是我，男人露出極其詫異的表情。

「你是誰啊？」

「我是誰這個問題現在一點也不重要，不是嗎？」

「不是啊這裡可是我的家——」

「聽好了哦。這個所謂的壺中亡靈，換言之就是死人。從死人身上收取物品和金錢是會產生遺產稅的。也就是說，你不先付錢就不能拿到錢。這可和你所期望的展開相去甚遠哦。」

「呼，這的確很傷腦筋……」

男人嘆了口氣。不過不用擔心。我已經想好了對策。

『怎麼樣啊。有什麼願望就盡管說。』

「啊，我現在沒有什麼願望，所以可以請您先回去嗎？」

『你的願望就是這個，可以吧？』

「怎麼可能啊。之後會再叫您出來的，請您快點回去。」

『好吧。』

隨著一陣滾滾的煙霧，亡靈回到了壺裡。

我雙手抱起那個壺，並對男人說。

「就算不向壺中的亡靈直接要錢，也還有好幾種辦法可以賺到錢哦。」

於是我帶上男人，把那個會冒出一個能實現所有願望的亡靈的壺拿去賣了。之後自不必說，以高價賣出去了。

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首次公開情報】第十三卷 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好事背後多蹊蹺。當神燈精靈跑出來說「我來實現你的願望吧。你想要什麼？」的時候，是我的話就會想不如就把神燈給賣了吧。由此，

我想到了這個故事的靈感。基本上，這種單方面給予的力量就算用了也往往不會有好結果。

第41話 來歷不明的人

我在某個國家觀光的時候來到了一個廣場，在那裡我看到一個正煩惱著的男人。他在綠草坪前面說著「這下頭疼了……我該怎麼辦啊……」並歪著頭。不管怎麼看，他都像是遇到了麻煩。我問他怎麼回事，他就說，

「其實啊，走進這片草坪的人越來越多了……」

說完，他讓我看近在眼前的一片慘狀。廣場的草坪上插著一個上面寫著『禁止踏入』的牌子，應該是為了保持草坪的美觀。

但是現在，城裡的居民們無視這個牌子走進了草坪裡並坐在上面，享受著野餐。不管提醒多少次，還設置了柵欄，就是不斷有人無視警示。

「真傷腦筋啊……」

男人嘆了一口氣。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事情我都聽說了。」

突然在一旁出現了一個魔女。那個人是誰呢？沒錯，就是我。「這件事可以交給我嗎？」

「先問一句，你是誰？」

「我一定會幫你解決這個草坪的問題。」

「行啊。話說你到底是誰啊？」

機緣巧合之下，我接下了將這群踏入草坪不守規矩的家夥逐個趕走的工作。其實也沒什麼，處理這種問題的方法簡單至極。

到了第二天。

一如往常，有一對年輕男女踏進了草坪並開始在上面野餐。

他們不僅無視了禁止踏入的警示牌，卿卿我我地嬉鬧著。哎呀，真是的，根本毫無公德心可言。

於是我立刻上前找他們兩人搭話。

「你們好啊！二位方便跟我說句話嗎？」

我對楞住了的兩人說。「其實啊，最近，我在為像你們這樣的人們分發這種禮物呢。呵呵呵呵呵呵。」

我一邊這樣說著，一邊給了他們兩個人一個鮮紅的蘋果。

「以後每當有人在這個草坪上野餐時，我都會無一例外給他們禮物哦。呵呵呵。」

兩人對我這形跡可疑的樣子，只是「呃，哦……」地給了個微妙的反應，然後又繼續野餐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我給所有踏進草坪的人派了蘋果。

最後，在禁止踏入的草坪上有一個來歷不明的魔女在四處分發蘋果這麼一個有相當可信度的傳言開始在人們之間傳開。之後一個接著一個，人們漸漸不敢再靠近草坪了。

「原來如此。比起提醒，鼓勵人們踏入草坪的話他們反而會感到不舒服，從而不再踏入草坪。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男人將報酬交給我時恍然大悟了。

我肯定地點了點頭。

「畢竟人是會不由自主地和來歷不明的人保持距離的。」

【首次公開情報】第十三卷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比起「不可以這樣做！」，有人對自己說「請吧請吧，盡管做沒關係哦嘻嘻嘻嘻」反而會令人下意識拒絕。這種心理現象和被「不要按。千萬不要按哦。」這麼告誡了卻偏要按下去是同一類的。

第42話 某個國家的名產

在某個名產為賣點的國家的路上，有一對男女在爭吵。

當時我在這裡旅行，路過的時候聽了一下，他們在爭論的似乎是十分無聊的事。「這個國家最美味的食物是什麼？那當然是麵包了！」

「不對，是漢堡肉！憑你那個像發酵過的麵包一樣又軟又空的腦袋是不會懂的！」

「你說什麼！」

大道上相鄰的兩家人氣店。

漢堡肉大賣的肉店老板，和鬆軟麵包大賣的麵包店老板，正在比哪邊的料理最美味。

「你要這麼說，那就請這位魔女小姐來決定我的麵包和你的漢堡肉到底哪個更美味吧！」

「這辦法不錯！不過肯定是我的漢堡肉更好吃就是了！」

於是，如同熱騰騰的漢堡肉一樣吵得火熱的兩人就把我這個人畜無害的旅人卷進了他們的爭論之中。

在遠處看著這兩個人的爭論的旅人被這突如其來的展開搞得說著「誒誒……？」歪起頭來，但兩人絲毫不管旅人的想法，

「來吧旅人小姐！我們的麵包可美味了！來吃一個吧！」一個拿出麵包，

「來吧旅人小姐！當然是漢堡肉更好吃了！來吃一塊吧！」一個拿出漢堡肉，硬塞過來給我。

旅人對這兩個人感到相當困惑。

再說根本不需要比來比去，將兩種食物合二為一不就行了嘛。

因此旅人將他們給的麵包和漢堡肉直接合成一塊，做成了漢堡包。不需要比較哪個最好吃，將兩種食物合二為一就能做成更加好吃的東西，這才是應有的想法。

兩人都吃了一驚。

「將麵包和漢堡肉合二為一……？」

「還有這招啊……！」

兩人看著對方，然後握起了手，和好了。

「我們也像麵包和漢堡肉一樣在一起吧？」

「真巧……我也是這麼想的……」

於是，原本針鋒相對的兩個人結婚了，兩人的店合併了，這個國家的名產漢堡包就此橫空出世了。

「魔女小姐您覺得如何！我國的漢堡包！」

我一邊吃著一個如同兩人相愛的佳話一樣熱騰騰的漢堡包，一邊望著街上。現在這個國家到處都開了成排的漢堡包店。

「吃得我胃都要漲了。」

【首次公開情報】第十四卷虎之穴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我本來想在評論欄寫個漢堡肉相關的梗，可是即興想不出什麼好的。果然還是得花點時間來斟酌。沒錯，就像漢堡肉一樣。

漢堡~~~~~肉！

第43話 關於故事之國的事

「不、不得了！不得了啊啊啊！」

和平國羅貝塔的某間民宅裡響起男人的高呼聲。

停在附近樹上的鳥嚇得飛走。路過附近的主婦說「哎呀哎呀，又來了嗎？」噗嗤一笑。民宅裡男人的妻子說「似乎又來了呢」嘆了口氣。

男人大吵的理由總是同一個。

「不得了啦！伊蕾娜寄信回來了！」

每次收到外出旅行的愛女寄來的東西，男人就如同天崩地裂一般大吵大鬧。妻子總是笑著對他說「不管過多久都還是離不開孩子呢」。不過最近這變成了她煩惱的苗頭，「差不多也該習慣女兒不在了吧……」

「出門旅行的人寄信回家不是很正常嗎？你鬧過頭了。」

「有信寄回家就證明伊蕾娜過得很好。這不是好事嗎……！」

男人說特別是最近收不到信的時候真是害他擔心得不行，妻子對此嘆了一口氣。

「不用太擔心，她一定過得很好啦。沒有寄信回來證明她正在目的地盡情享受。不管有沒有寄信回來，她都一定沒事的。」

說著，她看向女兒寄來的包裹——男人很寶貝地抱著包裹。這個大得用雙手才抱得住的包裹，一看就知道相當重。

「你總是這麼冷靜。」

男人笑著將包裹放到桌上。

說她冷靜有點不對。

「我只是相信那個孩子而已。就算是我也會有慌張得手忙腳亂的時候啊。」

比如在廚房看到某個來歷不明的黑色生物的時候。比如看到幽靈的時候。又或者是很久以前自己寫的內容很羞恥的書意想不到地冒出來的時候。

人們常說她總是很冷靜，但她也是個基本上遇上這些情況都會慌張起來，非常普通的女性。

雖說如此，她已經很久沒有在廚房看到那個黑色生物，也從來沒有見過幽靈。因為沒有發生害她慌張的事，所以說她冷靜可能確實沒說錯。

「好了，伊蕾娜這次寄了什麼東西來呢。」

男人哼著歌打開包裹。

裡面裝著大約十本左右的冊子。

「……？這是什麼？書……？」男人拿出其中一本冊子，用手指摸了摸封面。

她從一旁探頭看封面。

上面這麼寫著。

關於故事之國的事。

「啊……」





那是她很久以前旅行的時候寫的內容很羞恥的十幾本書。

然後她理所當然地慌張了。

【首次公開情報】第十四卷Melonbooks購入特典

【作者評論】

這個短篇是原本就打算放入《魔女之旅》第十四卷裡的故事，可是故事有點不太對或者該說有點偏離正篇的主題，沒有適合插入這個故事的地方，就放到短篇裡去了。這個時候第十五卷就已經決定好要做短篇集，所以也可以說是我死心了。

第二章 不管扔掉多少次都一定會回來的詛咒娃娃

住在某個國家的少女撿到了一個娃娃。

這個娃娃有著一頭亮麗的金髮。身上穿的粉色裙子十分漂亮。藍色的眼睛猶如寶石一般閃耀。從第一眼看到它的那一刻起，少女的心就被這個漂亮的娃娃給俘虜了。她甚至連這個娃娃是誰的都不知道就把它帶回家了。

但是少女的母親在看了一眼少女帶回家的這個娃娃之後，便皺起眉頭輕聲斥責道：

「不可以撿這種東西回來哦，快點把它放回你撿到的地方去。」

如此漂亮的娃娃，怎麼看都不像是被人丟棄的。大概是失物吧。說不定它的主人現在也在找它。母親認為，在女兒被人誤會偷了娃娃前，應該先把娃娃放回原處。

「咦咦……」難得撿到的，少女這麼撒嬌。

「想要娃娃的話我給你買一個。」母親提出這個條件，打算和女兒一起去把那個娃娃扔掉，然後到娃娃店買了一個漂亮的新娃娃送給她。

「……可以嗎？」女兒問。陳列在娃娃店裡的每一個娃娃都價格不菲。

「當然可以哦。媽媽我啊，光是做副業就賺了很多錢哦。」

「什麼副業？」

「就是轉賣哦。」說點題外話，這位夫人靠著在家工作賺了不少錢。

「哇！謝謝媽媽！」

女兒將自己撿到的那個娃娃拋之腦後，抱著新的娃娃和母親一起回家了。

第二天。

母親在廚房裡做早餐的時候，突然感受到一陣惡寒。她感到一股就像是被什麼人監視一樣，讓人很不舒服的視線。

於是母親回過頭一看。

「……………？」

然後側頭不解。

她身後沒有任何人在。

然而，在她們一家人平時吃早餐時坐的餐椅上，坐著一個娃娃。

那是有著一頭亮麗的金髮、身著十分漂亮的粉色裙子、一雙猶如寶石一般閃耀的藍眼睛的娃娃。那的確就是她在昨天和女兒一起扔掉的那個娃娃。

是丈夫偶然撿回來的嗎——母親沒有多想，只是和昨天一樣把它帶出去丟在路邊。

不可思議的是。

在吃早餐的時候，她問了丈夫關於那個娃娃的事。丈夫卻只是側頭不解地說：「我根本就沒有撿到什麼娃娃啊。」女兒當然也沒有撿到過。

那麼到底是誰把娃娃放在餐廳的？

「該不會這娃娃是自己走回來的吧？」

丈夫一邊啃著早餐吃的麵包，一邊笑著開起這種玩笑。

「……不要說這種奇怪的話啦。」

母親也跟著樂天派的丈夫一起笑了，同時也從某處感受到令人不舒服的視線。

到頭來，她不管怎麼想也想不通為什麼那個娃娃會自己回來。但這次可是確確實實地扔掉了，應該沒問題了吧。

然而，那天傍晚。

下班回到家的母親剛一打開家門，就整個人呆住了。

「……為什麼？」

在玄關口，門打開後的地方。

那個娃娃竟在那裡等母親回來等了很久。它靜坐在地板上，擺著一張仿造的笑臉仰望著她。

她寒毛直豎，感到十分害怕。這時母親終於意識到，眼前正發生著真相不明的事態。

從那天起，那個娃娃就纏上了她們一家。

不管扔掉多少次，那個娃娃都會自己回來。

就算是放回到撿到它的那條路上、丟到垃圾箱裡、懷著愧疚轉交給別人、賣給商店，無論她做什麼，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那個娃娃就好像很喜歡她們一家似的，總是會跑回來找她們。

不管過去了多久，不管扔掉多少次。

那個娃娃都一直纏著這家人。

然後某一天回到家。當母親和這個一如既往在玄關前擺出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臉等她回來的娃娃對上視線時，她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

「你也差不多夠了！別再纏著我們家好嗎！你到底想要什麼啊！」

由於實在太過可怕，母親當場跪倒在地，並哭了起來。

「事情我聽說了。」

先說點題外話，有一個環遊四海的魔女背靠著敞開的門，露出爽朗的表情。

那個人是誰呢？

這家的夫人擡起頭問：

「你、你是哪位……？」

只見她清爽地撥弄了一下頭髮說：

「我是灰之魔女伊蕾娜，是個強大而又聰明的魔女。今日因感受到困難之人的氣息而來。」

「強大而又聰明的魔女……」這人突然在胡說八道什麼呢……？夫人側頭不解。我只是想開個能緩和氣氛的玩笑，卻被人家當真了呢。

「比起這些，這位夫人，您似乎因被跟蹤狂纏上而倍感煩惱呢。」

這個將自己一時興起而說的不經大腦的話，用「比起這些」一詞搪塞過去並繼續將話題進行下去的強大而又聰明的魔女，就是我。

「是、是啊……！ 那個娃娃、那個娃娃它……！ 不管被我扔掉多少次都會自己回來啊……！」

夫人抓住我的裙子不放，像個小孩子似的放聲啜泣。她在搞什麼啊。

「那個應該就是所謂的詛咒娃娃吧。恐怕您的女兒在撿到它的時候就已經被它給盯上了。」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女兒撿到這個娃娃……？」

「因為當時我也在場。」

「……你是跟蹤狂嗎？」

「不是。」就只是剛好在場而已。

「……那你可以解開那個娃娃的詛咒嗎？」

「啊啊，抱歉。我忘了說了，我並不擅長應付詛咒什麼的。」所以沒辦法，我搖了搖頭。

「怎、怎麼會……」夫人頓時變得更沮喪了。

「您要振作起來啊，夫人。這種詛咒娃娃會在主人內心變得脆弱的那一刻乘機而入，所以您千萬不能暴露出您脆弱的一面。」

這是在書上學到的知識，詛咒娃娃的目的大多都是讓主人的內心變得脆弱然後奪走其性命。

「可是、可是……就要你要我振作起來，那我到底該怎麼——」

「錢。」

「錢？」

「我們來賺錢吧，夫人。」

「你到底在說什麼……？」

夫人很困惑。我則擺出一副相當認真的表情說：

「這個娃娃身上有一股生意的香味，不是嗎？」

「您不覺得這娃娃身上，散發著生意的香氣嗎？」

「等等我是真的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那就有必要向她詳細說明了。於是我蹲了下來，明知周圍沒有任何人卻還是悄悄地在夫人耳邊說：

「這個娃娃，不管扔到哪裡都會自己回來吧？」

「是啊……」

「這麼說來，夫人您好像經常寄出貨物吧？」

從玄關往屋裡看，可以看到有幾個打包好的貨物。她似乎通過從事生活用品的個人買賣多少賺取了一點收入。「把詛咒娃娃附在您的貨物上如何？」

「可就算我這麼做，那個娃娃也還是會回來啊……」

「是沒錯。但如果在那娃娃身上植入廣告，不正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嗎？」

我聽說在從事個人買賣的人裡，有人會因為想要表達謝意而在貨物裡附上略表心意的點心或信，而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和那個差不多。只要將娃娃和貨物包裝到一塊，然後再請對方在收到貨物後將娃娃放在玄關前就可以了。

如此一來，娃娃就會自動回到夫人家中，還可以在途中做廣告宣傳。

換言之，在從事副業的同時，還可以收取一點廣告費。

「……！」

夫人的雙眼因為新商機的到來而恢復到原有的光彩。她拍了拍手說：「還有這一招啊！」然後把那個娃娃給撿了起來。

此刻在她手中的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詛咒娃娃，而是她的商業夥伴。

「謝謝你魔女大人！我會試試的！」

就這樣，夫人利用這個被詛咒的娃娃設計出的全新商業模式，並以此一躍成名。各大企業都看上了她的詛咒娃娃，並主動提出希望她在娃娃的衣服上繡上他們公司的名字。之後越來越多人經常去她那裡買東西，為的是親眼目睹這個滑稽的娃娃。

如今身上印有各種公司標志的娃娃在街上緩步行走的樣子，成為了那個國家的一大名勝。

「真是太好了。」

而我因為賺到臨時收入開始得意忘形。在我前往高檔的咖啡廳優雅地吃早餐的時候，剛好看到報紙上刊登了一篇專題報道。上面寫的是她開創了娃娃商業模式。

報紙上寫著這麼一句話：

『無論何時都要重視能夠發現商機的敏銳嗅覺。』

她是這麼說的。

而在她賺得盤滿鉢滿的背後，有一個為她出謀劃策的魔女。

那麼她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第三章 沙耶與席拉與香煙的故事

「師父您為什麼總是在吸煙呢？」

人家在魔法統括協會處理雜務的時候。

盡管室內禁煙，但人家的師父暗夜魔女席拉卻還是成天叼著煙管吞雲吐霧，害自己折壽。人家很想知道她為什麼這麼喜歡吸煙，所以才會這麼問。師父「嗯？」了一聲轉過臉，說了句：「你想吸嗎？」

「人家搞不懂您為什麼會這樣想……」

「因為你一副很想要的眼神看著我的煙管。」

「很想要……」人家就只是盯著看而已啊……「煙管和香煙這些東西，吸了也只會對身體有害，還會讓衣服沾上煙臭味。您吸煙是覺得它哪裡好了？」

「喔喔你想知道？」師父莫名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然後她說了句「這個嘛……」並看了一眼漂在空中的煙霧。在思考了好一陣後——

「舉個例子。假如你有喜歡的人。」

打了一個有點奇怪的比方。「人一旦戀愛，就會很神奇地變得只想著對方吧？就算自己在工作或者在玩，腦海的一角裡總會在不经意间想起對方，就算想忘也忘不掉，甚至會更加思念對方。」

「嗯……好像懂，又好像沒懂……」

「而香煙對我來說亦是如此。」

「喔喔，簡單來說，師傅您這是愛上香煙了？」

「可以這麼說。」

「……真叫人意外。師父，您有談過戀愛嗎？」

「喂喂你以為我誰，我可是你師父耶。」師父敲了敲煙管，把裡面的灰敲掉了之後，「我怎麼可能談過戀愛啊。」說了這麼一句話。

「……………」

「我剛才這些說的全都是想象出來的。」師父得意地哼了一聲。「不過我也知道你想說什麼，我猜你是想勸我戒煙吧？」

「是啊是啊，吸煙對身體不好。」

人家點了點頭，可師父卻說：「那我就再拿戀愛話題舉個例子吧。知道墮入愛河的人要怎麼做才能平復自己那股等不及想要見到戀人的心情嗎？」

「我想想看啊……總之先努力讓自己不去想對方？」

「錯。」師父搖了搖頭，然後「嗯」地一聲伸出手。

她手裡握著一枚金幣。

「……這是？」

師父就說了一句：

「煙草抽完了，去幫我買一點新的回來。」

原來如此，您的意思是要抑制住想吸煙的心情就只能靠吸煙了對吧？

……看她這副樣子，她是不打算戒煙了。

「事情就是這樣，師父每天都害人家很頭疼……都怪師父，人家每天胸口都很難受。」

「是嘛。」

這是在自由之城庫諾茲和伊蕾娜小姐重逢時發生的事。

人家不經意向伊蕾娜小姐抱怨了一下師父的大煙癮，還有人家因此被她害慘的這檔子事。

伊蕾娜小姐的師父芙蘭女士，好像和人家的師父是舊識。於是人家打算讓伊蕾娜小姐告訴芙蘭女士，再由芙蘭女士提醒師父，好讓她戒煙。

提醒大人的時候，最好依照適當的步驟行事，由大人代為傳達自己的意見。就算人家當面跟她說，最理想的情況也只會是被她噴一臉煙就完事，這點是很顯而易見的。人家真是恨不得想噴她一臉煙呢！

所以人家將情況一五一十說明給伊蕾娜小姐。

「嚼嚼嚼嚼……」

伊蕾娜小姐正在吃麵包。

她細心地用雙手手指捧著麵包、很寶貝地吃著麵包的樣子像一只小動物。可愛這個概念就擺在眼前，人家看得入迷了。

最後伊蕾娜小姐看過來，側著頭問：

「啊，不好意思。你剛剛說了什麼來著？」

好可愛啊……可是。

「你有在聽人家說話嗎？」

「嗯？不，我有在聽……？」伊蕾娜小姐雙眼遊離不定。好可愛。

「那你還記得人家說了什麼嗎？」

「沙耶小姐，那正是我要問的。」伊蕾娜小姐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的表情。好可愛

「人家說，師父搞得人家每天胸口都很難受。」

「啊啊，對，是的。也就是說，沙耶小姐對你師父抱有些許戀慕之情。」

「不是。」

「不不，你不用害羞的，沙耶小姐。你也到這個年紀了，自然會有這樣的煩惱啦。」

「不是的，真不是戀慕。」然後人家也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的表情說：「人家戀慕的對象只有伊蕾娜小姐你一個……」

「是是是。」伊蕾娜小姐像是聞到煙一樣揮了揮手。好可愛。

「哎呀哎呀？伊蕾娜小姐……難不成你，害羞了？」

「我沒害羞。」

「原來如此，如果是像人家和你這麼親密的話，告一兩次白也不至於會害羞，是這個意思吧……」

「你那離譜的樂觀態度是打哪兒來的啊……？」

伊蕾娜小姐嘆了一口氣說。

就算問人家的樂觀態度打哪兒來的，人家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啊。就算這麼問人家，人家也只能說是在做一如既往的自己。

「先不說這個，伊蕾娜小姐。請給人家一點建議吧。」

說點題外話，伊蕾娜小姐現在吃的麵包是人家買的。

人家買來給自己當午餐的麵包又硬又難吃，真叫人難以下咽。就在人家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伊蕾娜小姐像個鄉下的不良少女似的「哎呀？你手裡不是拿著個好東西嗎？」這般糾纏人家一番後，人家就把麵包給她了。這樣的麵包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可見伊蕾娜小姐是個不折不扣的麵包迷。如今人家給了她麵包，所以求她給點建議不過分吧？

「這個嘛……」說了這麼多，還是有好好聽人家說話的伊蕾娜小姐將手指放在嘴邊，可愛地「嗯～」了一聲，思考了好一陣。

然後她說：

「老實說自己的胸口難受如何？」

.....

說句實在的。

就建議來說.....

「真夠一般的.....」

「你請我吃的麵包不也很一般嗎.....」

人家心想，那下次得給她好一點的麵包才行。然後和伊蕾娜小姐繼續暢聊了起來。

○

那位心思細膩的女人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雖然我是邊吃麵包邊聽沙耶小姐講話，但我當然有注意到她真正的心意。她是看準了我之後會怎麼做才特地找我傾訴關於席拉女士吸煙的煩惱吧。

就弟子的立場而言，要沙耶小姐親自提醒她師父席拉女士似乎有些困難。

為此，我這個心思細膩的女人立刻去跟某個人見面。

畢竟收了人麵包就得投桃報李。

「您好，老師。」

啪嗒一聲，我打開旅館的門。

「哎呀，是伊蕾娜啊。你好。」

正在房間裡休息放鬆的芙蘭老師笑著歡迎突然來訪的我。而她也笑著提醒我說：「請至少敲一下門。」

這個暫且不提。

「聽我說老師。其實最近，我的朋友因為某件事而傷透腦筋。」

「哦，是嗎？是個怎樣的煩惱呢？」

我說：

「在師父身邊的話，胸口就會難受。大致就是這樣的煩惱。」

畢竟是我的師父芙蘭老師，她一定會發揮她細膩的心思，光憑這些情報也能徹底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吧。

「原來如此……」

然而芙蘭老師給出來的反應卻出乎我的意料。「……順便問一下，你口中的朋友是伊蕾娜你自己嗎？」

「哈？」

您在胡說八道什麼啊？

「將自己的事說成是朋友的事找別人商量，再看看對方有何反應。這是和別人商量難以啟齒的事情時常用的方法之一。」

「是沒錯，但這次不是。」

「不過，在一起的話胸口就會痛……也就是說，伊蕾娜你不喜歡和我在一起，是這個意思吧……老師我真的好傷心……」

「不是啦。」

「哎呀，不是嗎？那就是在另一種意義上胸口感到難受咯……？」

「不，那個，老師。說到底，商量煩惱的人真不是我……」我敏銳地察覺到由於老師的觀察力實在太差，氣氛開始變得奇怪起來，便搖了搖頭並嘆了口氣。「是沙耶小姐被她師父席拉女士搞得很頭疼。」

「哎呀。」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她總該意識到我想表達的意思了吧？

才剛這麼想，我的師父就跟我想的一樣唱了反調。

「也就是說……你到底想表達什麼，伊蕾娜？」

沒聽明白啊。

早知道這樣我就不該假裝心思細膩，把話說得那麼含糊。

「我希望您把我剛才說的事情傳達給席拉女士。」

「原來如此……通過第三者將自己的意見傳達給對方，這是要跟對方說很難以啟齒的事情時常用的方法之一呢。」

「是的。」總之拜托您了，我隨便地點了點頭說。

「要我跟她說是可以啦……可是，這樣好嗎？要是把剛才你說的那件事告訴給席拉，不會給那孩子造成困擾嗎？」

說到底，沙耶小姐就是因為困擾得不行才找我商量，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給她造成困擾。

更何況——

「她希望您這麼做。」

畢竟有人在近處吸煙的話，氣味會沾到衣服上，也會使身體不適，肯定不會有好處。正可謂是百害而無一利。

「原來如此……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明白了。我就來幫她吧。」

責任重大啊，我的師父不知為何這般頻頻點頭說。



「席拉……你可真是害人不淺啊。」

「啥？」

吃完午飯後，在旅館房間裡抽著煙管的時候。

芙蘭輕輕敲了敲門後慢慢地打開房門，然後一臉嚴肅地對我說道：

「你不覺得你的弟子沙耶小姐，最近有些奇怪嗎？」

「……？」

經她這麼一問，我便回想一下最近和沙耶說過的話。不過，那家夥本來就很怪，不如說她最近就沒有不奇怪的時候。換言之，她很正常。

「跟平時沒差。」

「沒差……這樣啊。」

芙蘭似乎不太能接受我的回答。只見她誇張地嘆了一口氣，擡頭望著天花板。

「咋了？」

「席拉，請你冷靜地聽我說。」

「啊啊？」

「最近，沙耶小姐和你在一起的時候，胸口似乎非常難受。」

「胸口難受……？」

她在說什麼呢？我側頭不解。而芙蘭卻——

「真是害人不淺啊，席拉……」

又對我說了這句話。

「……誼？」胸口難受指的是這個意思？不是物理上的疼痛，而是心理原因導致的疼痛？真的假的？

「這也太突然了……」回想一下，她從來都沒有在我面前表現出那種意思，再加上她光是平時就老是在說關於伊蕾娜的事情，我還以為她一定是對伊蕾娜抱有那種感情。

看到我為突然聽到這種事不知所措，芙蘭一臉自己很懂的表情點頭說道：

「戀愛就是來得很突然哦。」

「瞎說什麼呢你。」

「和親密的朋友商量戀愛話題，卻一不小心喜歡上跟自己商量的那位朋友，這種事也很常有……」

「不，我不是她的朋友，我是她師父……」



「呀啊啊啊啊啊！好痛！胸口好痛！」

這裡跟大家說一下。人家按照之前伊蕾娜小姐的建議，試著說出自己的心裡話。

人家去師父下榻的旅館房間，看到師父一如往常對著窗外吐出煙氣，就跳到床上。

然後大叫胸口好痛。

人家使出渾身解數，一目了然、直截了當、光明正大地向師父抱怨自己有多麼討厭香煙。

那麼，師父會對此作何反應呢？

「啊、呃、哦……是嗎……胸口，痛啊……」

.....

嗯？

這種微妙的反應是怎麼回事？

「您怎麼了，師父？您的樣子看上去有點怪。」

「我樣子，怪……？是嗎？在你看來是這樣啊……」師父吐出一口煙，表情愈發嚴肅地說：「沒有啦，我是想和平時那樣回應啦……只是很抱歉，我不怎麼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不習慣……」

「哦？」

人家不是很懂，但她似乎有煩惱呢。「師父您還好嗎？不介意的話，跟人家說一下吧。」

「咦咦……不、不用了……這事兒我不能跟你說。」

「好啦好啦您就別客氣了。」人家主動靠近師父。「人家會好好傾聽您的煩惱。不過相對地，您也要聽一下人家想說的事情哦。」

「我反而更不想說了。」

「不然您就只聽人家說人家要說的事情好了。」

「你這是要任性嗎？」

「就是這樣，那人家就自顧自地說了——人家胸口好痛啊，師父～」

「真夠自顧自的。」

就這樣，人家按照伊蕾娜小姐的建議老實說出來了。

再怎麼說，人家猜伊蕾娜小姐起碼有正確理解人家的意思，然後去委婉地求師父少抽一點煙。

今天她見到人家之後，抽煙時的樣子都好像有點不痛快了，這應該就是證據吧。

一定是被芙蘭女士提醒過了。伊蕾娜小姐果然靠得住！

人家心中充滿了期待，老實地向師父抱怨討厭她抽煙。

而師父的反應卻是——

「……抱歉沙耶。我現在光是工作都忙不過來，根本沒有多余的時間去找什麼戀人。」

「?????」

「所以說，那啥……我沒法回應你的心意。」

「????????????」

那時候，人家的腦子開始像陀螺一樣以飛快的速度運轉起來。究竟為什麼會搞成好像是人家向師父告白呢？自己沒有表白卻被對方甩掉，在這種莫名其妙又尷尬的氣氛裡，人家不斷思考。還是按照時間順序來想想吧。首先，整件事的起因是昨天人家去找伊蕾娜小姐商量應該沒錯。伊蕾娜小姐心思很細膩，一定會把人家找她商量的事情告訴給芙蘭女士。說起來，如果一句話經過越多人的口傳下去，意思似乎就會一點點變得越來越不同。那就是有人傳錯了話吧？肯定沒錯！真叫人傷腦筋啊！得出結論後，人家決定開門見山、簡潔明了地向師父指出了錯誤。

「師父，人家的意思是，您抽煙害人家胸口好痛。」

之後，師父那副嚴肅的表情恢復了光彩。

「哈？啊，什麼？你說這個啊。」師父敲掉煙管裡的灰，安心地嘆了一口白色的氣。「芙蘭這家夥……淨跟我說這種對心臟有害的話。」

果不其然，傳話的過程出了差錯。只見師父捂著胸口。

話說回來。

「吸煙也對心臟不好哦。」

「是是是。」

師父很不自在地擺了擺手。

恢復到老樣子的師父，一邊往煙管裡加入新的煙草，一邊問：「話說回來，你覺得遇到對心臟不好的事情時應該怎麼辦？」

人家猶豫了一下，說：

「我想想看啊……先來做個深呼吸？」

「錯。」師父搖了搖頭，然後「嗯」一聲向人家伸出手。

她手裡握著一枚金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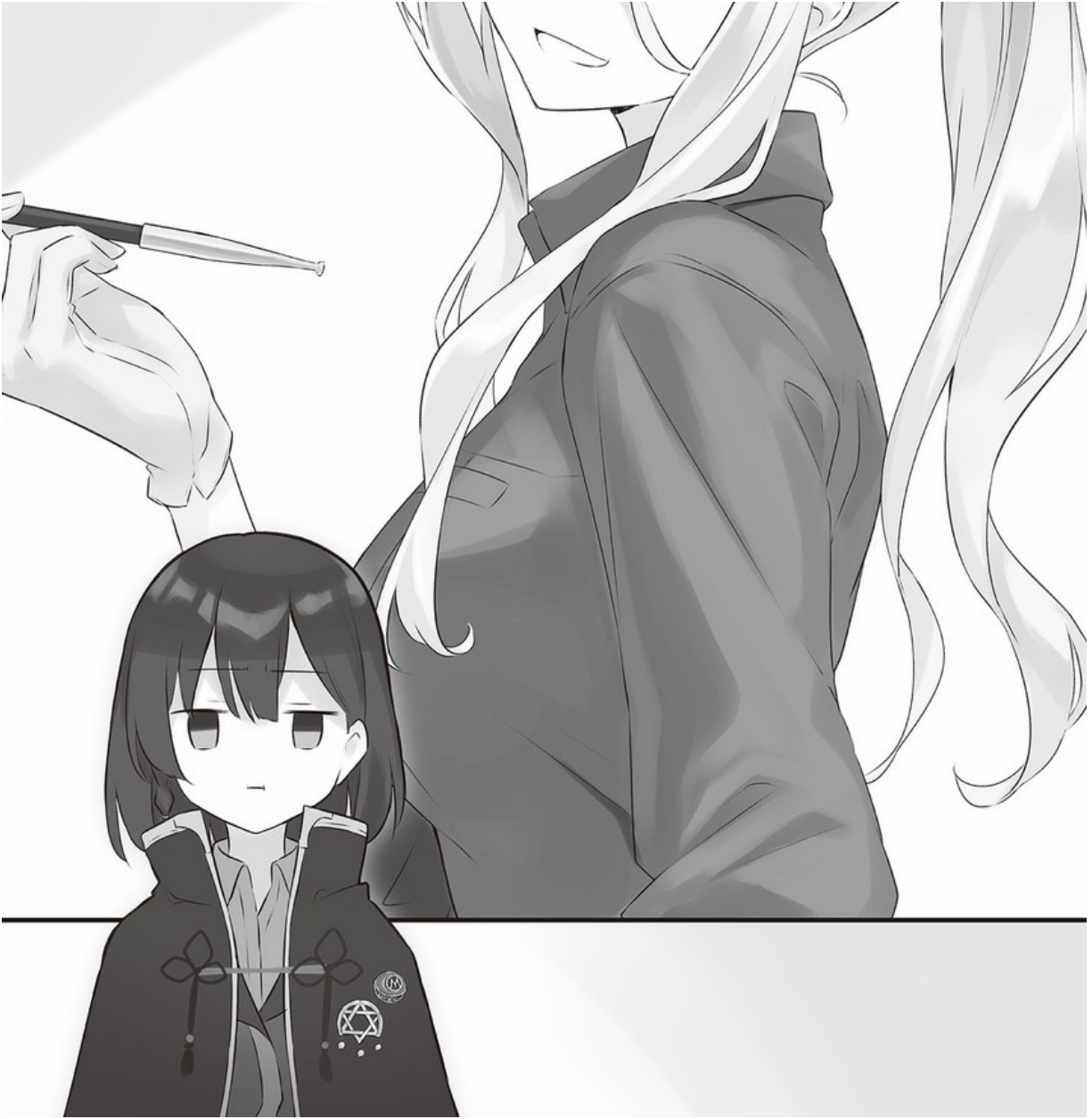
「……總感覺您昨天也像這樣給過我錢呢。」

人家盯著金幣看。

然後師父說了一句話：

「煙草抽完了，去幫我買一點新的回來。」





簡而言之，如果遇到對心臟不好的事情，首先應該吸口煙讓自己冷靜下來。她想表達的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看她這副樣子，她是真不打算戒煙了。

第四章 某位旅人的故事

我不知道自己親生父母的名字。

倘若追溯我最久遠的記憶，就會看到一處海邊的廢墟，在那裡可以聞到海岸邊獨有的清香。折斷的木材、沙土覆蓋的床鋪、在地面上攤開的幾件衣服、只剩下骨幹部分的民房、掩埋在沙子底下的人偶。視野所及之處皆沾滿沙土、骯髒不堪。我倒在這片有如拼圖般零零碎碎、散亂不堪的景色之中。

一問才知道，這是一方人們生活的痕跡土崩瓦解、隨流水逝去後的景色。

而那片景色正是我那早已不復存在的故鄉，而我是在那裡好不容易才被發現的唯一的幸存者，孤兒院的老師很悲傷似地低著頭這麼告訴我。我問老師為什麼要擺出那樣的表情，老師的表情就變得更加悲傷，並緊緊地抱住了我。我想我一定是問了什麼不該問的，於是就再也沒有問這個問題了。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在孤兒院的生活除了無聊還是無聊。

每天都要按規定時間起床、吃飯、玩耍；到了中午就吃午飯；稍微午休之後又是玩耍，然後適當讀一點書學習一下外面世界的事情；到了晚上就吃晚飯，然後洗澡、和大家一起和和睦睦地上床睡覺。

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在重複做著同樣的事情。

來到孤兒院之後過了多久我也記不清了。

回過神來時，我已經八歲了。

我被困在這小小盆景般的空間中所度過的那段無聊日子裡，站在講桌前的孤兒院老師每天都在為我們講述外面的世界有多麼廣闊、多麼美麗。

「——在我們人類當中，有一種被稱為魔法師的人，可以自由使用一種被稱為魔力的有趣力量。只要能夠用魔法，就可以在手中玩出這種有趣的花樣哦！」

老師揮動魔杖，變出閃耀炫目的星星給我們看。老師告訴我們，那些一閃一閃地圍繞在我們身邊，隨後消失的光點，正是魔法師們所能夠操縱的、被稱為魔力的東西。

房間內美景一片，孩子們都十分開心地為之鼓起掌來。

我覺得這時鼓掌是正常反應，稍晚我也默默拍了拍手。

老師認為我們之中或許也有魔法師，隨後便將魔杖逐個遞給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老師說，若是往魔杖注入力量後出現藍白色光芒的話，

那個人就是魔法師。

而魔杖出現藍白色光芒的只有我，我也因此收到周圍夾雜著半分驚訝和半分困惑的稀疏掌聲。

孤兒院老師覺得在將來可能會派上用場，便稍微教我魔法的使用方法。其中包括如何使用魔力、如何用掃帚飛行。

「我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

我問。

老師笑著回答道：

「等你離開這裡的時候，自然就會派上用場了。」

離開這裡的時候嗎？

雖然不知道那是在多久以後，但當時的我只覺得那一定是在相當遙遠的未來才會發生的事。

有時候，孤兒院會有不認識的大人來訪。老師一向有叮囑我們如果有大人來的話就要向他們打招呼，所以不管來的人是誰我都很有禮貌地向他們行禮。

大人們看到我向他們打招呼都會高興地說：「懂得打招呼，真了不起。」好像只要會打招呼就會受到表揚。每次大人們來訪時，孩子們當中總會有一人不見。

反正沒有人和我關係好，少一個人對我也無關痛癢，只是突然有人不見了，自然會讓我覺得疑惑。

那個孩子上哪兒去了？我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而老師像是有點內疚似地撇開我的目光，並回答道：

「他被大人帶到外面的世界去了。」

「外面的世界？」

「是的。」老師眉頭緊皺，並摸了摸我的頭說：「不用擔心，早晚有一天，也一定會有人帶你出去的。畢竟你是乖孩子。」

「乖孩子就可以去外面的世界嗎？」

我望著孤兒院的大門。

平日裡大人們都打開那扇巨大的門走進來。外面炫目的陽光沿著打通成圓形的窗口照射進來。

今天好像沒有一個人來。

「是啊……只要乖乖等著，就會有人來找你的。」

老師撫摸著我的頭說。

我不知道自己親生父母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故鄉在哪兒，包括大門外面的世界。所有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明白乖孩子究竟意味著什麼。

我一無所有。

我只有一種透不過氣的感覺。

會想這種事情的我肯定不是普通的孩子吧？

被關在狹小的世界裡，一無所知地活著。能感受到的就只有一種任由流水帶走，最後被淹沒的窒息感。

我感覺時間過得越久，門外的光亮就會離我越來越遠。

「……真無聊。」

無趣苦悶的每一天，正一點一點地侵蝕著我的內心。

「無聊、無聊、無聊……」

只要乖乖等著，總有一天會有大人來把我接走。老師對我說過的話將我束縛在孤兒院裡。

「每天都很無聊——」

我覺得自己原本一定是個壞孩子。

「夠了，我受夠了——」

在我十歲的時候。

我一個人溜出了孤兒院。

我並不是因為有什麼令我討厭的事情才從孤兒院裡溜出來，生活上也沒有任何不便。即使什麼也不想，我也照樣可以在孤兒院裡繼續生活下去。

但只是這樣並不能讓我覺得滿足。

從小老師就常常教導我們不可以一個人擅自離開孤兒院，但一個人走在外面，頓時讓我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是多麼的自由、廣闊，令人心曠神怡。

「你是要出國嗎？」

離開孤兒院後的我隨即前往國門。

因為我要是繼續待在這個國家的話，肯定會被孤兒院的老師帶回去。

「是的，我要出國。」

我點了點頭說。門口站崗的衛兵叔叔扶著下巴，露出一副為難的表情。

那副表情和經常來到孤兒院的大人們在遠處跟老師交談時對我露出的表情一模一樣。

雖然不知道那些大人們都說了我什麼。

但當時的我也能理解，那副表情絕非出於正面的情感。

為了不讓我察覺到那份情感，大人們只要一和我對上眼就會露出這種虛偽的笑容。

「小妹妹，你的爸爸媽媽在這附近嗎？」

衛兵叔叔彎下腰來問我。

我搖了搖頭。

「嗯，這樣啊……」衛兵叔叔為難的表情頓時變得比剛才還要誇張。

「對不起小妹妹，以你現在的年紀，沒有父母的同意是不可以從這裡出去的。你先回趟家，和爸爸媽媽商量好了再過來吧。」

「……………」

我回以沈默。

「聽懂了嗎？」

「……………」

我取出掃帚，讓它漂了起來，然後一屁股坐了上去。坐穩之後，我深呼吸了一下，輕輕蹬了一腳地面。身體隨即輕飄飄地脫離了大地。

「……嗯？小妹妹？你這是在做什麼？你有在聽叔叔說話嗎？」

「……………」

我將魔力注入掃帚上。

「……小妹妹？」

「我要出國了。」

接著。

我二話不說，騎著掃帚飛走了。

「啊！喂，等一下！喂！不可以這樣啊！快回來——！」

一陣叫聲在我的背後響起。

回頭一看，發現衛兵叔叔正追著我跑。

我一直騎著掃帚飛行，叫聲漸漸遠去，直到最後再也聽不見。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繼續騎著掃帚飛行。

在這個充滿自由的世界裡。

○

我不想繼續待在這狹小的世界裡，我的旅程就是在這種任性和好奇心的驅使下開始的。

最開始造訪的是一個小小的村落。

「哎呀哎呀，是個可愛的旅人啊。」

在森林裡過著質樸生活的村民們，盛情歡迎我這個難得一見的來訪者。一個年僅十歲的孩子獨自一人在外面旅行，這件事情一定不簡單，這裡面一定有什麼隱情。

但他們什麼也沒有說，就接納了我。

由於這裡沒有住宿設施，因此村裡的一位老婆婆決定讓我住在她的家裡。婆婆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既沒有帶換洗衣服也沒有帶行李，於是她說：「這個讓現在的年輕人穿可能有些舊了吧」並遞給我幾件衣服和一個包。

「……這些我真的可以收下嗎？」

我身上沒有任何可以回報的東西。

「可以哦，反正我們這把老骨頭也用不著這些。」

她給我的除了自己的衣服，還有件看起來像是魔法師穿的長袍。那是一件華麗的白色長袍。穿過袖子時，我聞到了木頭的味道，似乎在衣櫃裡沈眠許久。長袍不合我的尺寸，穿起來很大，婆婆便將尺寸修改成適合我的大小。

婆婆一臉懷念似的看著換好衣服的我，並將住在村子裡的人們的故事講給我聽。

住在這個森林村落的他們，都是因為各種理由在和別人一起生活時感到壓抑苦悶，因而選擇離開故鄉。

有著相同的理由而在外面的世界流浪的人們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相互扶持，最終形成現在這個村落。

「所以即便你是獨自一人來到這裡，也不會有人問你什麼哦。」

婆婆還為我準備了晚餐。

住在森林的他們拿得出手的美食就是蘑菇。比如加了蘑菇的意面、用蘑菇做的湯。盡管都是些簡單的飯菜，但對於自給自足的他們來說已經可以稱得上是佳肴了。

吃完晚餐後婆婆告訴我，只要我願意的話，可以繼續住在這個村落。

她還告訴我，村裡的其他同伴也希望我留下來。

真是一群溫柔的人啊。

「非常感謝您。但是，我不能留在這裡。」

到了第二天，我很快就離開了這個村落。

他們還給了我一些食物和盤纏作為餞別禮。

直到最後還是這麼溫柔的一群人。

可是，我一定是個不普通的人。

這個村子裡的人們很溫柔，不會對我的不尋常之處說三道四。我不能一直白白承蒙他們的好意。為此，我向村民們鄭重地行禮道別後，再次騎著掃帚飛走了。

絕對不是因為我不喜歡吃蘑菇。

○

在我離開村落、騎著掃帚飛了大約兩天後，於平原中央遇到了一支商隊。

三個小孩子和一對年輕男女在兩輛馬車旁邊有說有笑。當我陶醉於這副恬靜的一幕時，他們終於也看到了我。

「喂喂！旅行魔女小姐！你這是要上哪兒去啊？」
問我上哪兒去嗎？

對於這個問題，連我自己都沒有答案。掃帚自然地停在了他們旁邊。
要說這附近一帶，我也不知道沿著掃帚前進的方向是否有國家存在。
所以我一開口就問：「請問這附近有國家嗎？」

「這附近有沒有國家嗎……？不，不在這附近——」看起來像是商隊
領頭的男人在聽到我的話後，略帶困惑地回答道。「該不會你騎掃帚
那麼長時間，連自己朝什麼地方去都不知道嗎……？」

「是的。」

「你啊，可真是個怪人……」
這我知道。

「姐姐，你迷路了嗎？」

在像是領隊的男人身後，有一個小孩子這麼問我。是個看上去大約五
歲的男孩子。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迷路了。

話說什麼是迷路啊？

我不是很懂這個詞的定義。

「……不介意的話，可以跟我們講講關於你的事嗎？」

商隊領頭的男人對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的我露出溫柔的微笑。

看樣子，他們也是一群溫柔的人啊。

問了才知道，他們是家族經營的商隊。一家人在廣闊的世界裡旅行之
余，也在四處做生意。

擔任領隊的這名男子既是一家之長，也是商隊的隊長。副隊長是他的
妻子。三個孩子似乎主要負責售貨。

「我想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廣闊——所以才決定讓全家
一起做這份工作。」

我跟領隊說了一點我的情況。他聽了之後略表同情，然後就得意洋洋
地跟我說他組建這支商隊時的事。

坐在他身邊的妻子撫摸著孩子們的頭說：「這些孩子真是幸福呀。」
長子七歲；長女五歲；次子三歲。

「小的時候獲得的特別經驗，一定會成為自己將來的寶貴財產。」

他如同一個心懷夢想的天真孩子，向我講述了組建商隊的經過。看著
他閃閃發亮的眼睛，一時間想起了在孤兒院的時候和我在一起的那些
孩子們。

他們說，就算一直騎掃帚飛，估計也得花上三天才能到達離這裡最近
的國家。

他們親切地對我說，我可以暫時跟著他們的商隊一起行動。

我決定接受他們的好意。

我和他們一起旅行了大約一周。

那段日子真的很悠閒舒適。我和孩子們時而歡笑、時而學習，就這樣一起度過每一天。副隊長似乎會用一點魔法，而我並不滿足於只能使用最低限度的魔法，於是她便從基礎開始教我魔法。

在那段日子裡，我只是一味接受他人的親切厚待。

「請問有什麼是我能做的嗎？」

我這麼問隊長，他便笑了笑。

「只要你願意和孩子們玩，就已經幫了我們大忙了。」然後這麼回答道。「能和年長一點的姐姐玩上一個星期，這種經驗應該也能成為他們的一份寶貴財產。」

他接著說道：

「嘗試去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去接觸各種各樣的事物，和各種各樣的人見面交談友好相處。多經歷多體驗，就能為人生奠定堅實的基礎。」

過了一個星期後，我們終於到達了一個國家。

我在那裡跟他們道別。

「我們計劃去再前面一點的國家做生意——來這裡是順路。」

說完，隊長向衛兵替我證明了我的身份，並墊付了入國的費用。

他給了我一點盤纏作為餞別禮。

我並沒有做什麼值得收錢的事——我搖了搖頭，他卻笑了笑，並摸了摸孩子們的頭。

我在旅行途中總是受到溫柔之人的眷顧。

我不停向離開國家、漸行漸遠的商隊揮手。

並暗自發誓，一定要在這個國家體驗到各種各樣的事物。

○

之後過了一周。

「……為什麼？」

我身無分文了。

我走在路上，肚子咕咕地響。因為發生得太突然，一時不知所措。從巷子裡望向外面，這個國家的士兵們和一群奇怪的男人為了找我東跑西跑。他們到處向路過的人打聽有沒有見過一個灰色頭髮的小孩子。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剛入境的時候沒有任何問題。

光靠我拿到的這點錢，最多只能維持大約一周的生計。為了能讓自己活下去，光是住處、食物、衣服就需要很多錢。

首先得去找份工作。

咖啡館、餐廳、旅館、服裝店、書店……盡管街上的店鋪多種多樣，但要在什麼樣的地方工作才能有好的經歷呢？他們會願意雇一名年僅十歲的魔法師嗎？

我一邊斟酌，一邊在這街上走著。

「你，沒錯，就是你！」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向我搭話。我轉頭一看，只見小攤旁邊的小路裡有一名男子在朝我招手。

「你該不會，是在找工作吧？我這裡正好有份不錯的工作哦！」

哇！這人是能讀我的心嗎？當時我太過驚訝，如同被吸引一般搖搖晃晃地往男人所在的昏暗小路走去。

「您所謂不錯的工作是指？」

沒想到這麼快就能獲得寶貴的經驗了，真叫人興奮啊。

「我想請你幫我把這些派給城裡的人們。」

他遞給我一個小籃子，裡面裝了滿滿的糖果。

男人告訴我，他想在街角開一間點心店，大概會在一周後開張。為此他想請人到處分發這些糖果，以便宣傳自己即將開張的點心店。

我在到處找工作，而男人想找人為他做宣傳。我們的利害一致。於是我二話不說，拿起裝滿糖果的籃子上街去了。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都在到處向行人分發糖果。

「點心店即將開張！還請務必光顧！」

我每天都張大嗓門，鼓足幹勁工作。

男人心地善良，每天為我準備夥食。我光是每天住宿就得不停花費我那僅剩不多的錢，不用擔心夥食費實在是求之不得。

隨著一周後的開張日越來越近，男人向我講述了他的夢想。他跟我說了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能開這間店，以及這間點心店能夠開張多麼令他高興。

然而在一周後。

第一批光顧他這間期盼已久終於開張的點心店的，卻是一群粗野的可疑男人。

「喂你小子！你可沒忘記從我們這裡借的那些錢吧？這麼無憂無慮地開店前，不應該有東西先還清嗎！」

粗野男人們逼近這名男子。

如今身為店老板的男人，似乎從這群粗野男人那裡借了不少錢。

「對、對不起……！真的非常抱歉！！我現在手頭沒錢——不過，等店裡的生意興旺起來我一定會還的！還請您多寬限——」

「鬼才等你嘞！老子要你現在就還錢！」

其中一個粗野男人揪住了老板的胸口，還大發雷霆地威脅他如果還不了就把他的內臟割下來賣掉。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老板跟我提到過他之前過得有多辛苦。

他之所以手頭拮据，一定是因為每天都付工資給我，外加為我準備夥食吧。我感到一陣心疼。回過神來時，我已經站到了粗野男人們的面前。

「請、請等一下！要錢的話，我來付好了！」

於是我把我所有的錢都交給了粗野男人。

我身無分文了。

不過沒關係，在來到這個國家前，甚至是剛開始旅行的時候，我就已經身無分文了。想必這也算是某種經驗——

「喂喂你這是瞧不起我們嗎小姑娘？就這麼點錢怎麼可能夠啊！」

……………。

誼？不夠？

粗野男人將我的全部財產隨手塞進口袋裡後，像是估價一樣打量著我。

「小姑娘，仔細一看你人長得還蠻不錯嘛。應該可以賣個好價錢。」

……………

我有種不好的預感。

「既然借給這家夥的錢拿不回來，那麼把她交給我們抵債也不是不行。」

我有種非常不好的預感。

在這股緊張的氣氛裡，我向老板投去了求助的視線。

「……………」

老板當即撇開目光。

然後說了這麼一句話。

「真是抱歉，那就請你們把這孩子賣了吧。」

這時的我十分確信這男的是個人渣。

事已至此，那之後就好辦了。我隨即拿出掃帚，從店裡逃出去。和離開故鄉那時候一樣，我盡全力逃跑。

「啊？給我回來！喂你們幾個！給我追上去！別讓她跑了！」

在大路上騎掃帚飛太過顯眼。於是我混進人群後，立刻收起掃帚跑了起來。

跑了好一陣後，剛好看到這個國家的士兵在向路人問話。

對了，向士兵求助吧。

「士兵叔叔！救命！有一群可怕的人在追我！」

我緊抱著一個士兵說。

「嗯？有這事……」士兵看到在談話時突然出現的我，略帶驚訝地挑起眉毛，然後將手搭在我的肩上。「你說的是真的嗎？那些可怕的人現在在哪裡？」

「欸……」

我轉頭望向四周。

或許是我拼命逃跑的緣故，到處都看不到那些粗野的男人。

我到底該怎麼解釋現在這個狀況呢？我用幼小的腦袋思考著。

「不過你來得正好。我其實也正在找你呢。你就是一個星期前開始到處分發糖果的女孩子對吧？」

「？ 嗯，啊，是啊……是我沒錯。」

「那你知道你到處分發的糖果都有什麼成分嗎？」

「……什麼？」

「我們調查了成分後發現，你到處分發的那些糖果都含有有毒物質，幾乎等同於違禁品。請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是從哪兒弄來那種東西的？麻煩請你跟我說明一下——」

原來如此這下沒戲了。

於是我逃走了。

「啊！喂！站住——！」

我就這樣落得身無分文，還被一群士兵和粗野男人同時追著跑。

也不知是我運氣不好，還是在來到這個國家之前就運氣好過頭，我轉眼間就變得一無所有，最後落得跟只過街老鼠似的，在小巷裡偷偷摸摸地到處逃竄的下場。

我甚至考慮過不如一直在垃圾堆裡生活直到他們忘記我。

盡管我能使用魔法，但這名十歲少女的思考回路還是被輕易看穿了。

粗野男人們和士兵們就像是串通好似的找到小巷裡來，轉眼間我就被他們給抓住了。

不幸中的萬幸，粗野男人和士兵們並不是合謀好才來追我的。

「士兵同志有什麼事嗎？這姑娘可是我們的重要商品，還請你們不要插手！」

粗野男人們似乎已經認定我是他們的商品了。

「你們才是在搞什麼呢？我們只是有許多事情想要問她而已。我們這裡已經收到好幾份她做的可疑糖果所導致的受害報告了，所以一定要讓她負起責任！」

士兵們似乎已經認定我就是製造糖果的壞人了。

啊啊好過分。

「那、那個……不、不是我——」

到底該怎麼解釋才好……

我被一群大人圍住，害怕得不知所措。雖說我是魔法師，但十歲也不過就這點能耐。一到緊要關頭就什麼也做不了，只得無力地當場跪倒在地兩眼泛淚。

一群人高馬大的成年人在街上圍著一個小女孩破口大罵，這種非同尋常的光景持續一段時間後，自然會引來旁人圍觀。

也自然會有想要勸阻他們的人出現。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插入爭奪我的士兵和粗野男人中間的，是一名長著純白色頭髮的女性。

她身上穿的長袍和頭髮一樣也是白色，胸前佩戴著星星形狀的胸針。年齡看上去是三十五到四十歲之間。

「一群老大不小的大人，在大白天爭一個小女孩還吵起架來了是吧？」

盡管語調很平靜，但從她這個魔法師說出口的話卻有著一股不容分說的氣勢。士兵們都後退一步並站直身子，粗野男人們也垂頭喪氣地後退了幾步。

一名士兵向這位突然現身的魔法師搭話，應該是想向她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

可還沒等那名士兵把話說出來，魔法師就邊搖頭邊回答道：

「不管出於什麼樣的緣由，你們的做法終究還是搞錯了吧？沒看到這孩子怕得眼圈兒都紅了嗎？」

還不給我退下——魔法師這麼命令士兵們。

這孩子就交給我好了——然後對那群粗野男人這麼說並趕走了他們。

就這樣將所有危險人物從我周圍趕走之後，魔法師低頭望向我。

「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看來你的情況還挺複雜呢。」

跟我走吧，這麼說著的她牽起我的手。

不由分說地把我帶走她，自稱是白之魔女。

○

白之魔女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魔女。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魔女。據說身為魔法師的實力得到認可，並得到師父給的星辰胸針的人就叫做魔女。

她帶我來到自己的宅邸後——

「可以請你使用一下魔法給我看嗎？」
一面這麼問我，一面遞給我一支魔杖。宅邸的客廳裡幾乎空無一物，就只是放了桌子、沙發和書櫃。連我這個沒見識的人都看得出來那些東西的質量都很好，可見她的生活十分富裕。
為了避免碰壞任何東西，我打算小心翼翼地從魔杖中釋放魔力。
魔杖的前端發出光芒。

「原來如此。」
可以了，她搖了搖頭說道，然後「那麼，可以讓我聽聽關於你的事嗎？」這麼問我。
關於我的事嗎。

「……該從哪裡開始講起？」
她應該是想知道我被士兵和粗野男人們追的原委吧。到底該從哪裡開始說明好呢？
她對猶豫不決的我溫柔地笑了。

「從哪兒開始都沒關係哦。」
只要時間允許，你就盡管講到你覺得滿意為止吧——白之魔女這麼說道。或許是覺得可能要講很久的緣故，她便端來幾碟曲奇、馬卡龍，還有紅茶過來。

於是我開始向她講述。
自己來到這裡之前發生的所有事情。
最久遠的記憶是在海邊的廢墟倒下的時候。回過神來時，我就已經在孤兒院裡生活。孤兒院的生活讓我感到悶、無聊、難受，我就覺得一定是我自己不普通，於是便溜了出來。旅行途中第一個訪問的是一個待人親切的村落。然後在平原上飛行了幾天後，遇到了一支商隊，請他們帶我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前，我就已經受到不少人的幫助。」一路上，村落的老婆婆和村民們、商隊的人們都對我很好。「我認為親切對待遇到困難的人是普通的行為。」
我在旅程中一直都覺得，會在生活中做好事就是普通人。我也想像對我溫柔以待的他們那樣溫柔待人。

白之魔女問我：
「你是想要變得普通才會展開這趟旅程嗎？」
「……………」我無法回答。「我還不是很懂，怎樣才算普通。」

世上有太多我不懂的事物。
我本以為像溫柔對待我的那些人一樣親切待人，就是普通的生活方式。

然而結果就是，在我進入這個國家一個星期後，就被一群壞心眼的男人騙得血本無歸。

「眼前有認識的人遇到困難的時候，出手相助，親切對待，不是很普通嗎？」

我這麼問白之魔女。

可她卻搖了搖頭。

「我是不知道這算不算普通，光從我聽你說的來看，你的處事方式毫無疑問不夠聰明。」她用柔和的語調，如教誨似地說：「不了解清楚那個認識的人是出於什麼原因才遇到了麻煩，僅僅出於想親切待人這個動機而去幫助他，這是萬萬使不得的。你應該思考幫了他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然後再採取行動才對。」

親切待人是指為他人著想的行為，而不是自我滿足。

她這樣告訴我。

那才是所謂的普通嗎。

我一邊留心聽她認真講道理一邊這麼想，不過白之魔女大概早已看穿我的想法了吧。

她接著說道：

「你所謂的普通，換句話說就是常識。常識這種東西沒有明確的形態，每個人的常識也都各不相同。」

就拿這個碟子來說吧，她拿起了一塊曲奇。

放在桌子上的幾個碟子看起來形狀一樣，但花紋和具體的形狀卻有些許細微的差異。她告訴我，常識就和這個一樣，表面看上去是一致的，但每個人的常識都有些許不同。

「裝在這個漂亮碟子裡的曲奇和馬卡龍看起來很美味吧？但如果裝這些點心的這個碟子又髒又奇形怪狀，那你還會覺得這上面的點心美味嗎？」

我想象了一下，然後立刻搖了搖頭說：

「……不會。」

「是吧？」

白之魔女點頭同意。

人的知識和經驗是以常識為基礎的。常識不同的話，對知識和經驗的認知也會有所不同——她一邊揮動魔杖將碟子裡所有曲奇提起來，一邊對我這麼說道。

「至於什麼形狀的碟子是漂亮的，什麼形狀的碟子是骯髒、奇形怪狀的，這一點我們無從知曉。」

「……………」

我將視線往下移。

起碼留在桌子上的那只碟子，任誰看都會覺得乾淨漂亮。

「在來到這個國家前，我遇到的人們都是好人。」

不管是住在小村落的老奶奶她們，還是經營家族商隊的那些人，都溫柔接待了素不相識的我。我覺得如果能變得跟他們一樣，就一定可以成為普通的人了。

「是嗎？我不這麼認為。」

白之魔女很乾脆地搖了搖頭。「舉個例子。將你現在穿著的這件長袍送給你的那位婦女，你真的知道她是什麼人嗎？」

「……？」

「這附近的一個國家裡，曾有一名魔法師殺死了自己的丈夫。魔法師遭到逮捕，坐了足足十年的牢，後來終於回歸社會，但謀殺親夫這個事實卻使她遭到社會疏遠，失去容身之處，最後逃也似地離開了那個國家。你現在穿的就是那名魔法師在案發當時穿的長袍。」

「……誒？」

「還有你說你在旅行途中遇到的那支家族經營的商隊，在你看來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硬是擠出了最低限度的一句話。「他們看上去，很幸福。」

「這樣啊。說起來他們以前也造訪過這個國家，但因為虐待孩子而遭到這個國家的居民們強烈譴責。居民們說那些孩子連好好受教育的機會也沒有，從小就被強迫工作，實在太可憐了。」

他們無法忍受這個國家居民的譴責，就逃也似地離開了這個國家——她說。

「……可是……」至少他們願意親切對待素不相識的我，我實在無法想象他們會是壞人。

白之魔女對低下頭的我點了點頭。

「在你看來是好人的人，從其他角度看也有可能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就是這個道理。」

換言之，這世上沒有任何人都認為是正確的常識，也沒有所謂的普通，她這麼說。「光從我聽你說的來看，你還沒有明確的常識。你只不過是在模仿眼前看起來有常識的人的言行舉止，虛有其表地表現得像個明事理的人。」

然後白之魔女將魔杖收起來。

飄浮在空中的大量曲奇掉到桌子上，碎掉了。

「……那麼，我應該怎麼做才好呢？」

為了得到她所說的常識，我應該怎麼做？「要怎麼做才能變得普通呢？」

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明白。就算不明白的事情搞明白了，除此以外的其他事情也還是不明白。

我當作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問她，她只是搖了搖頭，「誰知道呢，那事兒我也不是很懂。」這麼回答。

然後她很溫柔地微微一笑，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所以來和我一起學習吧。」

○

白之魔女可能是個相當奇怪的人。

她以碟子為例，客觀地向我說明不同的人對漂亮碟子的定義是不同的道理。要是按照她的邏輯，那麼她的碟子對不少人來說，看起來就會顯得十分奇形怪狀。

她將和自己完全沒有血緣關係且素不相識的我收為學習魔法的弟子。她說一個人住這麼大的房子有點浪費，於是打算分給我一個房間，並從基礎開始教我學習魔法。

「你應該很想現在回去繼續旅行，但是不行，對很多壞人來說，像你這樣獨自一人旅行的年輕孩子是最好騙的獵物。要是我就這樣任由你離開，你肯定還會像上次那樣遭人欺騙。」

「那我該怎麼做？」

我側頭不解，她又簡單直白地說：

「成為魔女吧。」

證明自己是一名擁有高水平知識與技術的魔法師，並掌握與之相應的力量吧。

所以在你成為魔女之前，我是不會允許你繼續回去旅行的——她這麼說。

她是一名既嚴厲又溫柔的魔女。

她每天教我的不僅是魔法的使用方法，還有旅行的經驗心得和一般的常識。

她在這個國家似乎是位地位不低的魔女。

據說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人拜訪她的宅邸向她求助。要不要回應他們的求助就要看給多少錢。金額太低的她不會接受，金額太高的她也沒有接受。

當我問她為什麼時，她告訴我：

「只用一點小錢就想借助魔法師力量的人絕對不會是什麼正經人。而那些出錢多過頭的人，在提出委托的時候大多都另有隱情。像這兩類人絕對不能相信。」

所以我才只接受以剛好的金額提出委托、且不會不靠譜又不會有內幕的人提出的委托，她這麼說。

「在老師看來這很普通嗎？」

「是的。」

白之魔女點了點頭。

之後過了五年的歲月，日複一日的修行終於有了成果，我也成為了見習魔女。

在我十五歲生日那天，我在胸前別上了桔梗胸花。

從我成為見習魔女的那一天起，真正的魔法特訓開始了。

如果想過上無憂無慮的旅行生活，那就必須學會能讓自己在危險來臨時擺脫困境的各種魔法——白之魔女對我這麼說，並將多種魔法傳授給了我。

在我年滿十五歲並成為見習魔女後，我也會在她工作的時候幫忙。

工作包括調配魔藥、驅除害獸、尋人尋物、製造物品、破壞物品。

她為了世界和人使用魔法。

但人們回報她和我這個做助手的並不都是感謝的話語，畢竟為某個人使用的魔法會妨礙到其他人。

我和她兩人一起在這個國家裡潛心學習魔法。有時會受到人們認可，有時也會遭到人們輕蔑。

「您為什麼願意教我魔法？」

白之魔女認可我獨當一面，是在我年滿十八歲的時候。

「是時候可以成為魔女了。」

在我迎來十八歲生日的那天，我得到了她的認可，成為了魔女。「恭喜你。出發旅行的準備終於做好了呢。」

白之魔女露出與第一次遇見她那時一樣柔和的笑容。

我現在穿著地黑色長袍，是買來用作助手的工作服和旅行裝。她在胸前為我別上了星星形狀的胸針。

些微的重量壓在了胸口上。

「能夠遇見您真的是太好了。」

平常不會說出口的話自然而然地脫口而出。

說不定是我為即將踏上新的旅程而感到興奮。

「這也是我要說的。」看來她和我是一樣的心情呢。「因為你這個人的存在，多少拯救了我。」

我搖了搖頭。

「我還不是那種厲害到可以拯救您的魔法師呢。」

像是被我的話吸引住似的，她也搖了搖頭。

「不不不，我在遇見你的時候就已經被你拯救了……因為我認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怪人原來不只我一個。」

「……………」

「所以這幾年對我來說，還算挺充實的。」

這時，我想起她曾對我說過。

如果向她求助的居民無法提供合理的回報，那她就絕對不會接下他們委托的工作。

如果對方出價太高，她會起疑心；如果對方出價太低，她根本不會感興趣。她總是只接在看待事物的價值觀這一方面和自己哪怕只是稍微合得來的人提出的委托。

只要自己得到的和自己付出的不是同等，那麼她就不會傾聽別人的請求。

和她相遇後一起度過的日子對我來說真的很幸福。

或許對她來說，也是同等的幸福吧。

「想好要取什麼魔女名了嗎？」

她這麼問我。我側了側頭。

「什麼樣的名字好呢？」

真要說起來，當時我比較熟悉的魔女就只有她，從來沒有見過別的魔女。表示魔女身份的名字用什麼樣的才合適呢？

想到這裡，我再次問她普通指的是什麼。

她直截了當地回答：

「在這個國家，人們一般會起與髮色相關的名字哦。」

「原來如此。」

我注視著她。只是因為長著一頭白色秀髮就自稱為白之魔女，總感覺這樣的命名方式有點太隨便了。

「那就請您也按照髮色來為我起名字吧。」

我鞠了一躬後這麼說道。

那就這樣吧，她點了點頭說。

然後，她將我的魔女名授予我。

一個按照髮色隨便取的名字。

「就叫灰之魔女好了。」

○

自那以後，我以灰之魔女的身份旅行了很久很久。

有時從主路飛到岔路去；有時做一些被當成好事的事；有時做一些被當成壞事的事。我就這樣騎著掃帚，遨遊於世界各地。

這世上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普通。

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

踏上旅程後過了幾年，我收了兩名弟子。之後我一邊培育兩人成為魔法師，一邊繼續踏上旅程。

後來她們兩人都成為了魔女，並各自踏上不同的道路，又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

「歡迎蒞臨我國！請問是來觀光的嗎？」

我來到了某個位於偏遠鄉村地區的國家。那是一個和平、很小，且沒有東西值得去觀光的平凡國家。

或許是因為沒有什麼遊客來訪，衛兵向我敬禮時動作有點生硬。

我搖了搖頭說：

「我是回鄉的。」

「？回鄉？」衛兵睜大雙眼，隨即放下敬禮的手。「不好意思，請問您尊姓大名？」

「灰之魔女。」

「請您稍等一下！容我確認一下出境記錄！」

所謂回鄉必須是先出過一次國才算，看來得從過去的記錄中確認我以前是否有出過國。

這是我第一次回鄉，不小心把人家搞糊塗了。

「沒有您出境的記錄——」

我離開這個國家的時候還不是灰之魔女，當然不可能有。

更不用說我本來就沒有辦理過正式的出境手續。

「你查一下維多利加這個名字。」

我叫他翻到十幾年前的記錄去查。

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一名不諳世事的魔法師因為自己不普通而煩惱，最後擅自離開孤兒院，甚至強行衝出國門。我對他說出的，正是那名魔法師的名字。

只要指定具體是哪一年，應該很容易就能找到出境記錄。

衛兵一下子眉頭緊皺。

「……記錄上寫著非法出境。」

「所以我是回來繳交罰款的。」我點了點頭問道。「可以讓我入境嗎？」

「您不入境的話可交不了罰款啊。」

衛兵站到一旁敦促我進入國內。門的對面是一副令人懷念的和平光景。

「歡迎回家，魔女大人。」





於是我向敬禮的衛兵回禮，穿過國門。
和平國羅貝塔。
我旅行途中造訪的最後一個國家，也是養育我長大的故鄉。

後記

網譯版 轉自 輕之國度

作者： 白石定規

繪者： あずーる

掃圖： 牧野詩歌

翻譯： 守夜擎天柱（第一章大部分）、牧野詩歌（第一章第35話、第四章），M. K.（第一章第36話、第二章V2、後記），TEO（第三章），朔夜（第二章）

修圖： M. K.

校對： 守夜擎天柱

後記

大家好，晚上好，早上好……兩個月不見了！我是白石定規。

先來說說我對動畫的感想吧。真的是太厲害了！以窪岡監督為首的動畫製作人員們所描繪出來的《魔女之旅》的世界觀，是個美麗鮮活到遠遠超出我想象的世界。我被充滿魅力的世界觀迷得出神，每周都是抱著「真想去這樣的世界旅行啊」這樣的想法收看的。真的是太美了。還有在片頭曲裡用魔杖指揮的伊蕾娜小姐我也很喜歡，ChouCho小姐唱的片尾曲的主題實在是棒得不得了。還有為作品增添色彩的每一首音樂，每次在旅行途中播放都會讓我滿心激動。

あずーる老師在原作插畫中繪制的伊蕾娜小姐很可愛，七緒老師繪制的漫畫版伊蕾娜小姐也很可愛，動畫裡的伊蕾娜小姐也一樣可愛，總之伊蕾娜小姐就是這麼可愛呢。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第七話踩葡萄的

故事裡和村長交談時的伊蕾娜小姐，她的表情變得很快、十分有趣。另外在動畫裡，以本渡老師為首的聲優們的演技總是讓我聽得很開心。就我個人而言，開心的事情真的是多到寫不完。可即便是在忙得手忙腳亂的日子裡，只有是動畫相關的工作是我一直都十分期待的，這一點我至今記憶猶新。多麼美好的一年啊……就是過得太快了。

說點題外話，由於本職工作外加各種原因，我從2021年一月起會住在東京都內。平時只要一有《魔女之旅》的新刊出版，我都會去訪問愛知縣的各大店鋪，但現在起會離得稍微有點遠了。目前還是打算跟之前一樣繼續訪問店鋪。好想多弄點簽名本啊。我認為2020年算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以此為契機，生活有了很大變化讓我有些不安，但也像是去未曾去過的地方旅行一樣讓我覺得興奮。倒不是因為我要結婚或者交了戀人，就只是工作地點變更了而已，我所謂的有很大變化是指我現在呆的地方和生活不再用到車而已。總之我現在在找允許養寵物的住房。難得有機會，我也想養貓或者養狗。刺猬我也想養。因為刺猬真的超可愛的說……

到了年末，動畫的工作某種程度也算是步入正軌了。前面說了這麼一大段，總的來說就像這樣今年過得手忙腳亂，不過也有很多值得高興的事情就是了。

希望明年也能像今年一樣，日常生活裡盡是令人高興的事。

接下來將進入各章節評論環節。

可能內含劇透，還沒讀完正篇的還請翻回前面！

●第一章

終於能推出心心念念的短篇集太讓我開心了！好耶！多虧如此，第十五卷很神奇地突然改為十二月出版，不過包含新寫的篇章在內，頁數正好足夠，讓我鬆了口氣。我重新將之前出過的短篇整理成目錄後，發現居然有這麼多頁真的是嚇了一跳。原來我寫了這麼多啊……

●第二章

這是我以平時寫短篇的感覺新寫的短篇故事。不管被扔掉多少次都會自己回來的娃娃，這在鬼故事裡算是固定橋段呢。因為太過經典，總感覺就連將這個橋段描寫成喜劇風格的故事也變得經典了。

●第三章

這是將在推出第九卷時寫的一個短篇續寫而成的中篇故事。難得有機會推出這個短篇集，我就想如果為一個短篇寫類似後續的故事好像很有意思，於是便寫了這個故事。

●第四章

這是那位魔女的故事呢。因為不懂什麼是普通以及向往普通，所以才會出發去旅行，最後回到故鄉的魔女。在那之後應該是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普通了吧。

魔女的本名也有稍微提及到。羅馬神話和希臘神話裡有一位在兩個體系中司掌同一領域的女神，那位魔女的本名就是取自這位女神在羅馬神話裡的名字。魔女的筆名則是取自女神在希臘神話裡的名字。她的名字本來在之前什麼時候公開都可以，但一直沒有機會，現在因為她在動畫裡也要出場了才在這一卷裡公開。因為第十五卷的一大半是短篇，我就想至少該有一個故事是和本篇有關聯的。

【譯注：「維多利加」和「妮可」分別取自希臘羅馬神話體系裡的勝利女神在兩個神話體系中的名字「維多利亞（Victoria）」和「尼刻（Nike）」】

以上就是《魔女之旅》第十五卷！

我將《妮可的冒險譚》設定成全五卷，是為「希望《魔女之旅》能出到第五卷」這個願望討吉利。而當我回過神來時，都已經出了總冊數的三倍之多呢。動畫開播之後原作就不斷再版，還有很多人跟我說

「我有看動畫哦！」，實在讓我開心得不得了。之前有過這麼一件稀罕事，我一時興起往《魔女之旅》的網絡電臺節目（《魔女廣播（魔女のラジカ）》）投了匿名稿件，結果被本渡老師發現是我了。包含那件事在內，那段日子真的過得很開心。

雖然這個後記寫得好像這部作品就要在這一卷完結了似的，但《魔女之旅》系列今後應該還會繼續出下去的，在此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這部作品。

這個系列明年也會繼續出下去。我個人比較喜歡像廣播劇CD那樣全程喜劇的故事，寫起來很快樂。所以要是能多出廣播劇CD的話就太好了。

頁數也差不多快用完了，那麼就在這裡收尾吧。由於空間不太夠，我就把謝辭合在一起寫了。不管是動畫、原作、漫畫版，參與創作《魔女之旅》這部作品的各界人士，真的非常感謝你們。今後還能有機會合作的話，我會非常開心的。

然後是閱讀和觀看《魔女之旅》這部作品的各位讀者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真的很謝謝你們！

伊蕾娜小姐今後將繼續她的旅程，還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麼第十六卷也請多多關照咯！